四明圖經序

山海有經輿地有圖郡邑有圖經此古今所共由而一日所不可闕者也蓋天下之阨塞戶口之多寡不有載籍以著其所以然則所謂阨塞多寡者雖欲具知而不可得此博古之士所以勤成一書以昭後世而傳無窮也爰自大觀元年

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於是明委郡從事李茂誠等撰述故地里之遠近戶口之主客與夫物產之異宜貢賦之所出上而至於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林江湖橋梁坊陌微而至於羽毛鱗介花木果蓏藥茗器用之類靡不畢備書成未幾而不幸厄於兵火遂致存者亾全者毀前日之所成者泯然而不見　制置直閣張公治明之二年政成民和郡以無事迺登黃堂而歎曰明之為郡亦久矣在古為餘姚之墟在漢為會稽之境逮唐武德中而即鄮置縣開元中而即縣為州山有四明洞有黎洲有孫興公見之於賦有梅仙虞喜之巫廬有任奐董黯之人物有王密房琯之德政有建隆郡守康憲錢公億之塋有熙寧宰相荊國王文公之祠其他山川

勝槩章章在人耳目者未易以僂舉而圖經則闕焉詎可不搜訪遺亡以補四明之故事也哉公乃分委僚屬因得舊錄更加採摭裒為七卷又以篇什碑記等為五卷附於其末噫年歷四十餘守更數十政其間非無銳意立事欲作為一書垂之永遠者或因循未暇今 公恐是念於黃堂之上財六旬而編帙粲然大備鳩工刊木昭示將來信乎天下事非立志堅而用意到疇能有成哉

乾道五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新處州縉雲縣主簿主管學事三山黃鼎序

四明圖經總目

卷一
總叙　分野　風俗
城池　子城　祠廟
水利　古跡州城　賢守事實

卷二
鄞縣　鄉附里村　御書
橋梁　渠堰　祠廟附祠堂
山　水潭江附湖河　人物附名僧
古跡　塚墓　縣宰題名

卷三
奉化縣　賢宰　人物

卷四
定海縣

卷五
慈谿縣　賢宰　人物

逸民　塚墓

卷六

象山縣　祠廟　山

卷七

昌國縣　鹽場　祠廟

山　水湖潭井附　古蹟

卷八

古賦　古詩　律詩

絶句　長短句

卷九

記

卷十

記

卷十一

碑文　銘　贊

傳　書

卷十二

太守題名記　進士題名記

四明圖經卷一

總叙

上

明州奉化郡奉國軍節度治鄞縣本屬會稽古舜居後為餘姚之墟初夏禹會諸侯於江南執玉帛者萬國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周禮東南曰揚州又曰揚州之鎮山曰會稽明乃會稽之東境自勾踐滅吳稱霸其後越為楚所滅子孫散於會稽甌閩之閒分有故越之地秦并百粵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曰會稽郡者兼吳越而通稱也漢興封劉賈為荊王賈為英布所殺遂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國除乃復為郡治於吳又嘗封閩越王之子搖為東甌王元鼎五年國除因以其地并屬會稽而立東部都尉治鄞其徙章安章安今奉化之南也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盜又徙句章王莽改鄞為謹順帝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為吳郡其會稽郡領山陰會稽鄮烏傷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侯官十四縣吳郡會稽於是始分而鄞鄮句章三縣皆會稽之東部即今明

之地也故自兩漢而明越皆為會稽郡魏晉以來彥有變更隋平陳廢鄞以地隸吳州總管府高祖武德四年始析句章縣為鄞州八年廢鄞州為鄮縣隸越州明皇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始復奏請為州以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為明而郡名奉化屬浙東觀察使首命秦昌舜為刺史天寶元年改為餘姚郡肅宗乾元元年秋七月復為明州仍與浙東觀察使舊治鄮縣今阿育王山之西鄮山之東城郭遺址猶存代宗大歷六年三月海寇袁晁作亂於翁山而鄮久弗能復乃移治鄞鄞東取鄮城財三十里領縣五曰鄞曰奉化曰慈谿曰象山（象山本屬台州神龍元年始來屬）曰翁山是年翁山縣廢穆宗長慶元年浙東觀察使薛戎上書明州北臨鄞江地形卑隘請移郡於鄮縣置其元郡城近南高處却安縣從之而移否莫得而知昭宗乾寧二年錢鏐為鎮東軍節度使五代朱梁嘗為望海軍開平三年分鄞縣置定海縣厥後錢元瓘自號為吳越王據有兩浙十三州之地漢乾祐二年吳越王錢俶命其弟億判四明 聖宋受命建隆二年陞為奉國軍復授億節鉞以鎮之億為節度十有八年至乾德五年終於任猶子惟治實襲其後太平興國二年吳越王納土歸圖籍十有三州而明居其一 朝廷改授惟治鎮國軍節度使自是始用文臣為太守熙寧六年奉 勅割鄞縣之邊海富都等三鄉敘立昌國縣元豐元年又撥定海縣金塘一鄉隸昌國故今縣有六鄞奉化定海慈谿象山昌國六縣風土物產古今人物寺觀祠宇亭傳場鎮江湖河堰地靈古跡隨縣開列於後以傳不朽

分野

按後漢志自斗六度至須女四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故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明之為州實越之東部觀輿地圖則僻在一隅雖非都會乃海道輻輳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東出定海有蛟門虎蹲天設之險亦東南之要會也

風俗

按隋書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亦無飢餒之患信鬼神好淫祀小人多商販君子資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類京口東通天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鬬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會稽郡亦然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蕃漢商賈並湊君子尚禮庸庶敦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蓋其風氣所尚也

城池

明之羅城舊云閩粵無諸所築夏侯曾先謂劉牢之築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篠俗曰篠牆即故基也今羅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計一十八里西與南則環以水東與北則繞以江晉末孫恩 其犯會稽則由上虞以入不由乎明州者亦以此城據三江之險云

子城

子城周 四百二十丈環以水麗譙揭奉國軍之額太守潘良貴書州樓揭明州之額舊錢氏書今潘良貴書州治以奉化縣之金峩山為外案山而以城中之鎮明嶺為內案山後坐慈谿縣之驃騎山山以張驃騎而得名蓋後漢時人也奉國軍樓中有刻漏 皇朝慶曆年太守王周重修是時王文公安石為鄞宰嘗銘之其後歲久差舛不可信紹興辛巳太守韓公仲通訪得吳人祝岷考古制治銅為蓮漏至今用之有記刻於石簽判許克昌文也

祠廟六

靈應廟即鮑郎祠也舊云永泰王廟在州南二里半按輿地志云鮑郎名蓋後漢鄮邑人為縣吏縣嘗俾捧牒入京留家酣飲踰月不行縣方詰責已而得報章果上達甯究實然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塚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冥器完潔若日用者塚之四旁燈然不滅膏亦不銷郡人聚觀咸怪神之立祠以祀梁大通間有奴賊名益誕唱誘群盜有眾三千號奴抄兵寇會稽永嘉臨海海鹽並海郡邑咸被其害官軍屢邀擊

不勝賊勢益張定襄侯蕭祇為刺史神忽見形因巫語祇願助討賊祇乃施帷帳迎神置於譙門形雖隱而言人與接越三日告去語祇曰當以八月十三日破賊奴抄果以是日至餘姚舟膠於江衆臨於淖曠曠如醉官軍悉縶縛之若拾遺然祇奏其異武帝遣增大祠宇曰以益盛唐聖歷二年縣令柳惠古從祠於縣會昌中刺史張次宗嘗撰記　皇朝崇寧二年尚書豐稷奏明州鮑君永泰王廟額犯哲宗皇帝陵名乞改額內永泰二字為靈應　勑如其請至和八年太守徽猷閣待制樓　以雨暘順時有禱輒應奏請王爵加惠濟王宣和四年太守直龍圖閣李友聞因睦寇竊發驚擾鄰邦本州　保全繄王之功奏請加封於是加威烈二字又至六年侍郎路允廸使高麗舟船安濟奏請再加忠嘉二字建炎四年　車駕巡幸　勑加廣靈二字今稱靈應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

純孝廟東漢孝子董君祠也在州東南五十五步唐大歷十二年立刺史崔殷為之記徐浩書君名黯其孝行之大已見於徐浩所書之碑今祠宇即其故宅先是其母塑像在南郊外州堂中康憲錢公億因訪問而知之乃迎歸孝子廟以伸崇奉且具其事實請於朝乞加廟額於是　勑封為純德徽君之廟徐浩所書碑蓋郡中之寶也今舊石不存獨簽判韓嚞重刊石在廟中耳

佽飛廟在州北一里二百步鹽倉之西昔有碑今亡故神之姓氏邑里無傳焉淮南子云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遂還及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繞其舟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者而得活乎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刼而奪之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按　皇朝建隆中鄞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以此郡為鄞州至開元中改鄞為明郡名奉化城甬東地名句章軍號佽飛考此則佽飛廟者蓋出於當時之軍號而軍必有將之者往往有功於人故人為之祠云大觀之初本

州所編九域志乃引淮南子所謂荊有佽非不知淮南子之非實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新榜遂稱荊佽飛侯豈非好事者附會其說而增以荊字歟

水利

城之河渠蓋一水自它山經仲夏而入南門一水自大雷經廣德湖而入西門溪潦汎濫則城之東北隅有碶以洩於江碶閘猶存二水入城為州民之利今猶昔也　皇朝天禧間許俞作李侯夷庚開河湖記言廣德湖水也元祐間舒公龍圖亶為西湖引水記言它山之水也其後檢正王公庭秀作河渠說則兼言二水之利開河記曰廣德湖者舊為官職田之所廢穿百三十六盜洩四注中不涵瀦耨之為畎畝之地縣之為芻牧之場公於是官占民侵之所及芻牧之所踐者盡命撤廢禁不得之亘之以巨防環之以長隄築捍堅固導洩有方均之以高下周之以遠近自郭之內家映修渠人酌清泚湜湜之流周環四來潤下不竭澄源有歸又引之於州北隅鑿兩池以停之雖炎曦下爍河流交絕而茲池不　也引水記曰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正觀中令王君照修也蓋今里俗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為州濱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洩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引它山之水為旱歲備也

州城內古跡七

郡之子城內亭宇中舊有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玉筯篆額遭建炎兵火石已斷缺不全今在郡樓之下此碑與董孝廟徐浩舊碑皆是所寶也

州宅進思堂之西壁外有唐柳公權書金剛經刻於石而龕之

蛟池在州之北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其旁立佽飛廟以鎮之池今為居民所侵堙塞無幾矣

鎮明嶺在州南一百三十步州之內案山也上有佛亭　皇朝天禧中太守李夷庚能地理之學以州無案山故直州之南累土為阜高大名曰鎮明嶺此蓋夷庚因其舊有而增之耳非剏為也其後往來憚於登陟日削月夷特餘土坡於其側耳

競渡湖即開元寺西之小湖也昔有黃鍾二公競渡於此故後人以名其處亦呼為小江里又曰沿江里也

清瀾池在州衙前直奉國軍之門錢菘惠王在鎮日嘗浚之以為禦火備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泥益鎮明嶺之界薄壯內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水池春間蛙不鳴俗傳以為李侯夷庚以法禁之也

西湖在州南六十步舒公龍圖亶嘗記其事以為是湖本末圖志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歲月皆莫得而攷湖中有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洲曰芙蓉洲曰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竹嶼曰烟嶼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遊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漾影無虛日也

賢守事實十二

唐開元二十六年齊澣既清置明州更為潤州刺史招集流民五百戶置此以安輯之

正元九年刺史任侗修治廣德湖溉田四百頃

太和元年刺史于季文築仲夏堰溉田百頃

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建跨江浮橋五十五丈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明州舊貢蚶走驛達於長安郵卒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王密為刺史德政可紀李舟為之記事見於碑刻

皇朝建隆間廣德湖湮塞康憲錢公億請於　朝用工浚治築為塘岸周圍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丈它山堰損苦不可公跪請於神復得存固

天禧中直館李夷庚為太守修治東湖與廣德湖水利通濟有功於民

政和間太守樓异明人也被　命再任繼而睦寇猖獗蹂踐鄰郡公備禦有方六邑無犯

紹興八年太守仇公悆當兵火之餘復首建州學與鄉士大夫行鄉飲之禮邦人乃立祠於學

乾道五年太守直閣張公津憫鄉飲酒之禮久廢乃以正月二日舉郡僚與鄉之士大夫及士人之客寄是邦者即州庠行釋菜之儀盡致敬之義然後序齒會拜於講堂三爵而退自

此遂為常規云由是邦人復共立祠於學焉
孔戣為刺史後遷國子祭酒見明州貢蚶蛤淡菜水陸勞費特
奏罷之

四明圖經卷二

鄞縣

望鄞縣古越地之東境國語曰吳更封越東至於鄞秦并百粤以其地置鄞縣屬會稽郡吳越春秋謂越有赤堇山故加邑為鄞漢武帝元鼎五年會稽東部都尉治鄞其後徙章安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王莽改曰謹後漢改為鄮縣居貿山之陰既而復為鄞縣晉太康中戶一千六百六十隋平陳縣廢并其地入句章縣屬吳門總管唐武德四年復分置更名鄮縣（蓋古句章鄞鄮三縣之地故其後或有鄞或有鄮也）屬鄞州八年州廢還屬越州開元二十六年又為鄞縣於縣置明州元和中定為上縣皇朝為望縣元十八鄉淳化元年分萬齡為二鄉曰老界曰手界熙寧中割六鄉靈岩太邱海晏富都安期蓬萊隸定海昌國今十三鄉

鄉（附里村）

十三鄉管里十三村二十一

武康鄉　東安鄉　清道鄉

萬齡老界鄉　萬齡手界鄉　光同鄉
桃源鄉　鄞塘鄉　陽堂鄉
翔鳳鄉　豐樂鄉　通遠鄉
句章鄉

武康鄉在州城下管小江里
東安鄉在州城下管白檀里
清道鄉在縣西一里半管里一都二
横山里
髙橋村在縣西二十里
沈店村在縣南七里
萬齡老界鄉在縣東五里管里一都二
赤城里
盛店都在縣東一十五里
尚書都在縣東一十里
萬齡手界鄉在縣東南一十里管里一都二
赤城里

張都在縣東南二十里
鄧橋都在縣東南四十里
光同鄉在縣南一十里管里一都二
清林里
北渡都在縣南二十五里
櫟社都在縣南二十里
桃源鄉在縣西二十里管里一都二
石馬里
黄公林都在縣南三十里
林都在縣西四十里
鄞塘鄉在縣南二十五里管里一都二
姜山里
姜山都在縣南三十里
銅盆浦都在縣　二十五里
陽堂鄉在縣東三十五里管里一都二
太白里

寶幢鄉在縣東三十里
東吳鄉在縣東三十五里
翔鳳鄉在縣東南四十里管里一鄉一
滄門里
隱學鄉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豐樂鄉在縣東南四十里管里一鄉二
石柱里
乾坑鄉在縣南四十二里
故干鄉在縣南四十五里
通遠鄉在縣西南六十里管里一鄉一
李洪里
環鄉在縣西南五十五里鄉名舊犯欽宗廟諱故改
句章鄉在縣南六十里管里一鄉二
夕陽里
高橋鄉在縣西南五十五里
市中鄉在縣西南六十里

阿育王山廣利寺在縣東三十五里晉義熙元年建皇朝大覺
御書四
禪師懷璉居之法席鼎盛名聞天下皇祐二年懷璉入居東京淨因禪院　仁宗皇帝召對化成殿因賜食禁中及授以御書釋典頌十四篇并提綱語句治平三年　英宗皇帝內降劄子許歸本寺熙寧三年乃建宸奎閣奉藏所賜御書且被旨歲度僧一人寺有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塔內有一角金鐘舍利在焉寺之東北峰上有佛左足跡距寺一二里輪相分明今為石宇以覆之傳者謂迦葉佛之跡也寺有東塔院相去二里即劉薩訶所禮舍利塔涌出之處西塔院去寺五十步其塔唐明皇時建也

聖功院本崇教院也周顯德元年建在縣西南四里半　皇朝至道元年　真宗皇帝詔內侍裴愈訪名山聖跡寺院恭藏太宗皇帝石刻御書於是本院奉賜五十卷軸明年因奏改賜今額

大中祥符寺在縣南一里半　皇朝僧三惠大師從信得業之

地也信妙於琴端拱中至京師求知己會有上言於　太宗
皇帝者召見與語奏技盡其所學　上大悅命入翰林祇候
賜食禁中賚錢帛無藝一日求歸特俞其請行日且賜以師
號及御書御批等信乃奉藏於寺內有教院輪藏在焉
致和七年太守樓异乞置高麗司　徽宗皇帝有御筆批諭刻
之於石其碑在西湖錦照堂

橋梁

鄞江跨江浮橋在縣東南二里舊曰靈現橋亦曰靈建橋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孺重建初建橋於東渡門三江口江濶水駛不克成乃徙今建橋之地經始橋基雲中微有形彎環如虹衆以為異因建橋於下　皇朝開寶中康憲公錢億復新之舊有范的所譔碑後沈於江而尚書謹温其所作碑亦不存也乹道四年太守直閣張公津重修今名東津橋其長五十有五丈其濶一丈有四尺云

渠堰

它山堰在縣西南五十里唐開元間邑宰王元暐之所建也累石為隄江河分流截然為二若神助然明之為州瀕海枕江水善洩而易竭雨深少屯井泉輒涸酌飲江水人以為病引它山之水自南門入城瀦為西湖闔境取給始無旱暵之憂它山之為利溥矣餘載祠廟門

仲夏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唐太和元年刺史于季文於四明山下開鑿河渠引山水流入諸港置堰蓄之溉田數千頃

祠廟十二 附祠堂

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半里唐元和九年建　皇朝崇寧二年因行三舍法教養生員移剏於縣西南半里而成於大觀之三年建炎四年遭兵火至今未建

東嶽行宮在縣東三十二里育王山相近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行廟在城外甬東五里

它山堰善政侯廟在縣西南四十里以廟碑攷之蓋唐太和中邑宰琅邪王侯諱元暐之祠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沴或水旱成災侯乃命採石於山為隄為防廻流於川以灌以溉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穫

民利自宅山堰溉良田者凡數千頃故鄉民德之立祀以祀
後封為善政侯　皇朝乾道四年七月八日有旨賜遺德廟
額知縣事楊布書太守直閣張公津之所立也

逸老堂在西湖上衆樂亭相對為唐秘書監賀公知章季真而
作也而祠堂在其西　皇朝紹興十四年八月太守莫公將
建乾道五年四月太守直秘閣張公津重修

皇朝故丞相魯國曾宣靖公公亮祠堂在縣南三里半延慶寺
挾天聖中楚國公曾會守明州丞相方齔德侍下一日遊延
慶而主僧法智大師知禮夜夢伽藍神告之曰翌日相公來
可恭迓之知禮異其事戒閽人以來者告已而魯國公至禮
以夢告魯公曰烏有是哉然默記於方寸至大拜而以知禮
之夢為然於是請於朝置田闢舍大啟法席延壽之名始播
於天下寺僧圖其像而祠之碑碣具存

鬼谷先生祠在縣之東六十里太白山其祠倚山臨水幽深闃
寂人跡罕到真仙游所宅也夏侯曾先地志云鬼谷子廟三
面連山前有清溪之水泉源不竭山崖重疊雲霧蔽虧晉郭
璞曾到有遊山詩曰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
風吹窗牖裏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即此祠也

阿育王山淵靈廟在廣利寺鰻井在其東相去里餘世謂之聖
井自東晉時已著靈異其中二大鰻乃護塔神也其一有金
線自腦達於尾其一每現先耀折花引之則雙紅蝌或二蝦
前導而後出焉錢武肅王以歲旱命九華長老十善大德與
國中所謂五叔太尉者同迎歸錢塘之南塔寺山間鑿石為
井立亭其上以儆聖井用伸禮敬而阿育王寺僧時見復在
鄮山井中游泳也山有七井前有亭榜曰應現或云又有二
井則在山之絕頂峻險不可得而至然亦未知其果否也康
憲錢公嘗因旱齋沐禱請靈鰻以紫羅為帕若匿狀布井中
啟視竟蝌先入匿靈鰻隨後以銀缸貯沙泉養之置道場中
命僧為法事復有天花散漫之瑞僧統贊寧嘗著護塔靈鰻
菩薩傳　皇朝慶因旱暵祈求感應元佑元年奉　勅賜額
乾道二年太守趙公伯圭禱雨有應知鄞縣事李柄作記刻
於石

皇朝故丞相荊國王文公安石祠堂二所一在縣之經綸閣一在縣東育王山廣利寺按寺中祠堂記云介甫之為鄞也勸農務業區别善惡習俗丕變鄉民父老思之願立生祠圖像以順鄞人之心焉蓋嘉佑六年郡守錢公輔立從事胡宗愈之文也

皇朝故内翰蘇公軾祠堂亦廣利寺内佛殿之右乹道中住持僧從廓重建

李陸二公祠堂在縣東南四十里青山下　皇朝天禧中郡守李侯夷唐開元中縣令陸南金之祠也李侯又有祠堂在天童山景德禪寺千佛閣之東

黄公廟在縣東近海昌國縣交界即四皓之黄公也見會稽典録

山十六

四明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孫綽天台山賦云登陸則四明天台今按此山有四面各產異木而皆不雜又山頂有池池中有三層石臺石樓一名石柱云是四明山纜風處陸龜蒙云有峰㝡高四穴在峰上每天地澄霽望之如户牖相傳謂之石囪即四明之目也事備四明山記山有黄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縫中天欲雨作牛吼聲中人亦死王蜀時許寂少年栖於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詣山挈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其夕以壺觴命酌此丈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悉是説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出北夢瑣言

鄮山在縣東三十六里高二百八十丈東北峰上有佛左足跡下瞰阿育王寺按十道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貨貿易於此故名而後漢以縣居鄮山之陰乃加邑為鄮雖或以山或以縣取義不同其所以為鄮則一也故在後漢志為越州鄮縣之境而唐武德中分置縣境更名鄞者以此金翊纂異記乃引顧越碑云昔西國獵人劉薩訶南登稽嶺東践鄮山即此山也按鄞因赤堇山得名而其山在縣東三十四里吴越春秋

云有赤堇山故加邑為鄞則鄞與鄮蓋二山也舊說攷之未審乃併為一山故於此詳辨之

亶洲山在縣東四十五里十道四蕃志云亶洲有虞喜塚宋屢召不至死葬於此東方朔十洲記云山有不死之草赤莖綠葉人死三日以草覆之即活按吳志黃龍二年春正月魏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漢武洞穴記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飄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故衛溫等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今謂亶洲山去縣四十五里尚可疑焉世傳今日本國即此洲然未知是否也

水四 江湖河潭附

江在縣東一里實海口也而有大浹小浹之名蓋隨地而異也乘湖往來南入於奉化界東入於定海昌國西入慈谿

廣德湖在縣西十二里舊名鸎脰湖唐大歷八年縣令儲仙舟加修治之功而更以今名正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湖中有若樓閣狀者不常隱現也 皇朝建隆間康憲錢公億為守之初欲展揺波瀾廼託情篇什屢達 宸聽而復奏乞於諸縣農隙集鄉夫萬人為十隊以官吏分董開鑿之役當時嘗給米九千石錢五十萬公復出金千緡以相其費周回凡萬有二千八百七十一大驕陽鑠石無旱暵之患淳化中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 大中祥符年蘇耆為守以湖壞漏不補復而浚之湖之興已數百年而民之請為田危於廢者屢矣至政和七年知州事樓异奏請奉御筆開墾為田今歲收其米以給甬東所屯之水軍焉

小江湖在縣南二十里唐正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溉田八百餘頃

東錢湖在縣東三十里周廻八十里溉田八百頃夏侯曾先地志云其湖承錢埭水故號錢湖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 皇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是湖受七十二溪之水凡有七堰錢堰大堰莫枝堰高秋堰粟木塘堰平湖堰

梅湖堰縣之東七鄉不病旱者湖之力也湖之中一山突然水四環之不與陸接有菴曰二靈蓋以山而名之也熈寧閒左正言陳禾守秀實築以讀書其中以延僧知和居之知和有道釋子也每有虎相隨當時名播江浙叢林衲子雲集由是法席鼎盛向經兵火焚 一空紹興中浮屠相與出力復新屋宇丞相史公浩敍廣德張王廟像在廊廡下前有國初韶師所築故墖基近已重建塔於其上菴有塔銘詳言其事凡四方名人勝士往來其閒莫不以為東南之佳地也

人物十五 三名附僧

任奕句章人文章之士也嘗為御史中丞出會稽典錄

梁宏嘗為句章主簿與鄭雲俱敦終始之義見會稽典錄

虞叙處士厚友于之義弟犯公憲乃乞代焉出會稽典錄

董孝子鄞縣人也事詳祠廟門

徐浩唐乾元二年嘗進廣孝經十卷授校書郎非徐季海也

周師厚字敦夫邑人也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歷荊湖北路農田水利差役事時 朝廷方議役書本路特紛更未定且有欲為擬甲法者師厚具論四方風俗盜賊婚田獄訟簿書繁簡之所不同則役有勞逸輕重宜亦不可以一 朝廷以為是下其說行之辰沅兩州初復版圖縣官念所以備邊且欲歲發常平粟師厚謂溪獠嘯聚無常而常平之入有限不可繼宜乘事始擇曠土使戍卒且耕以守亦古法也 天子然其策至今以為利

俞充字公達邑人也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右正言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環州有田與夏國相錯歲種為虜所掠未有敢詰者由是委而荒之充至檄州所部以時耕種卒不敢犯屬羌山夷嘯聚叛充授第二將張守約以籌算且招且討有三入夏國者三百戶充又遣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歸之者充釋其脇從老弱以奏不旬浹遂獲安妥手詔褒馬沿邊屬羌之馬充條上勸賞買馬之法 朝廷可其奏下諸路行之未久屬羌樂於畜養大增戰馬之利慶陽兵素玩愒稍繩治往往震慄充至嚴約束斬互妄言者於和門軍始肅然卒之夕大星隕於寢堂之北有奏議五卷邊說二卷藏

於家

豐稷守相之邑人也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第歷襄州穀城令韓持國維曾子固輩相繼守襄奇之薦於 朝是時兵部侍郎葉康直方為光化令亦有能名韓公嘗曰豐葉二令它日必皆清近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以選知封邱縣大臣薦其清修偘直宜為御史乃除監察御史裏行為御史三歲彈劾不避權要 神宗嘗謂臺諫曰惟豐稷論事最誠實後自成都府路提刑召為工部員外郎復以薦拜殿中侍御史改國子司業除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刑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自潁遷侍制移知廣州過闕入覲留拜吏部侍郎 出累典大藩召拜諫議中丞工部尚書責降叙復提舉亳州太清宮以蠹被遇三朝出入數十年終始一節清德重望達於天下性嗜學逮老不衰素恬靜寡言語平居危坐終日不跛倚常若對大賓雖見卒隸必正衣冠無踞惰容追復樞密直學士謚曰清敏

袁轂字容直世為明人一程文於開封兩試於鄉皆第一嘉祐六年中進士第歷任至知興化軍累官至朝奉大夫而以文名天下其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急人之所不足著文集七十卷藏於家蹇通題九十卷韻數一百卷行於世

陳禾字秀實邑人也元祐初試國子監擢第一自是課試上庠累居前列聲名籍甚中元符三年進士甲科初調鄆州司法直死囚之冤部使者列薦於朝除濰州州學教授以經術之學講明開悟後進從者翕然大變其俗後由婺州教授入為大學正遷辟廱博士 徽宗聞其才召對甚喜特旨改秩擢監察御史未幾遷殿院隨事獻言補益為多 上諭嘉其忠直命為左正言專以言責付之由是感激展盡底蘊無所回忌因所諫諍聞後坐與忠肅陳公瓘交遊流落江湖著書立言以垂世有論語孟子易春秋四經解流行侍郎高閌抑崇為之序四明士大夫之解經者自禾始其文集藏於家云父諡字康公博學教子有法許將榜登第而禾之子曦黃公度榜登第明自 國朝以來三世科第者陳氏而已鄉人以為

甚榮也世喜藏書謚之之舒中丞亶作輓章有曰塵埃滿匣空鳴劍風雨歸舟只載書曦復為藏書記以告於後俾勿墜素業也

俞

偉守仲覽邑人也元佑初為南劍州之順昌令邑民生子多不舉偉乃集耆老諭之以理且申約束曰孕者登籍邑人悔悟遵其教再朞而閱其籍欲棄而留者甚衆率以偉字名之部使者狀其績以聞 朝廷嘉之降詔獎諭進秩再任且許出粟以賑其蓐臥而貧者偉益懇惻宣諭 朝廷好生之意數年間賴以活者萬餘人邑士廖嶢為立德政碑而郡人黃裳作邑中步雲閣亦紀其政績以循吏許之

陳

櫄守君益邑人也紹聖間守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不舉子矣男陳其名女陳其字者皆然也後卒於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隣境溪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於 朝錫旌福廟額

陳

之翰處士延平陳忠肅公瓘誌其墓云字憲之邑人也居西湖少有志操治經求大旨為文不蹈襲時語三上禮部不中因不復應舉歸求其志大觀二年 徽宗皇帝詔舉遺逸鄞之賢士大夫聞而相與語曰此可以得憲之矣州及部使者用衆論薦於朝 天子官之如公行實而善 朝廷之得士者非特鄞之賢士大夫而已也其為忠肅公所敬服如此

王

庭秀字穎彥其家四明者不知始所從庭秀與蘇子瞻程正叔之門人高第黃魯直楊中立之徒游從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其造詣斬遠操植堅正發於文詞深茂宏達以其緒餘從事科舉學政和二年登上舍第歷樂壽尉泗州隨州教授當路論薦交章溢格改宣教郎李公光還侍御史與之昧生平一見如舊識即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其在宣和靖康建炎間進言於 朝皆發於忠義自察院遷殿中而振臺綱屢丐祠偃詔止之後因對瀝懇得知筠州召為吏部員外郎擢左司郎官遷檢正與宰相議多齟齬引疾丐閒除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歸老於鄉長子璧生而穎異不凡七歲

日誦千言一過輒不忘以宣和六年丙科登第少年氣銳負才宏碩方勇功名之會悉焚前所為舉子之文披閱羣籍汲汲弗倦無不淹該左丞葉公夢得叅政孫公近議欲列薦岀應大科適　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冠其選天不假年用罔究其長而終於一倅通判士論嗟惜之

高閌字抑崇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高祖贊襄始居明閌幼穎悟不凡八歲誦經史通其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書閌曰非史記老子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興君門户弱冠入辟廱繼升大學屢中魁選初課試文格尚對偶閌特變為古文又先羣彥一時文格遂復元豐元佑之舊以校定最優充舉錄宣和中置講議司領以大臣辟官屬日夕講議天下大學公試用事為策題閌對為天下事當令天下人議之時以為至言建炎初試上舍中優等紹興改元賜進士第釋褐諸公方欲薦引繼丁內外憂服闋執政交章稱閌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以居經筵勸講之地五年春有　旨與行在差遣令內殿引見進劄有曰人君不難用臣下之謀猷而難於不忘臣下之規戒改左承奉郎除正字論薦舉之弊與天下之勢最急者在機會又請止賜恩新進士中庸篇而儒行篇雖間與聖人意合實出漢儒雜記非聖人格言乞勿賜又請預嚴水戰之備皆蒙聽納後攝禮部外郎因上殿奏事論及和氣　上曰朕見士大夫議論以為輕傜薄賦安民心寬民力可以召和氣閌曰臣以為此召和氣之一事耳而其本則在人君有以感之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氣應矣　上是其說至言正名分與屯田之利為切久之出奏祠復叅東帥謀除國子司業引見奏曰陛下復興太學此帝王盛德事　上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正者為師表故命卿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皆有御書閣今當依　祖宗例建閣以藏御書顧時灑宸翰加惠多士　上許之其任司成論事為最詳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邇除禮部侍郎以忤秦檜意出為筠州遂請掛冠居鄉每對士大夫唯舉前言往行可師法者未嘗及時政得失人物臧否汎觀經史諸子百家而絕意榮進不戚戚於阨窮享年五十七

僧普交邑之萬齡鄉人畢氏之子也幼穎悟未冠從釋初住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忽問曰師之懺罪為自懺耶為懺它耶若自懺罪罪從何來若懺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歸語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乃造泐潭泐潭知其為法器見入門即訶之擬問則杖之交不能復進一日忽呼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交擬進泐潭喝之交豁然有省即以偈呈曰有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黃虀飽喫了生涯只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歸隱天童山八年偶寺闕主僧群僚邀之甚力交不得遁居之宣和六年三月二日沐浴留偈辭衆而逝後七日開龕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交修持清苦履行孤潔嗣法者三十餘人皆能傳交之道而闡揚於時忠肅陳公瓘嘗贊之曰撈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其為士大夫推重如此有塔銘中書舍人黃公龜年撰

僧法忠縣之萬齡鄉人姚氏之子也母初夢神僧託宿於家覺而有孕既生兩足有文若篆書之木字父母奇之生不茹葷年七歲依州之崇教院道英和尚出家博識强記出乎天性諸部經綸默究其義或笑其憨而試之以隱奧辯駁瀾翻旨趣超卓咸以忠虎子名之將歷訪諸方有挽而止之者師曰達磨之門直吾所行之地子休矣乃叅天童交和尚交見而喜曰子吾宗之法器也俾往謁雪峰需和尚機緣有契後抵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佛眼稱之曰將知它日蓋天蓋地老朽之所不及為吾向後宜藏深山窮谷之中久而彌芳也師掩耳而去自是耆德改觀而語句大播叢林游南嶽有終焉之志乃卜築於妙高峰下庵之左有石如臥牛師榜其居曰牧菴焉述宗教正心論十卷補寒山詩三百篇元談漁父並行於世蓋已自利而利它也藩師節相爭邀致之復往南木雲蓋公安二聖大溈黃龍凡六處禪學輻湊奔走如市隨其根器方便接誘最後在黃龍遺囑徒衆并書頌曰六十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咄跏趺而逝緇俗同聲慘慟龕而葬之寺東之香源洞平日持一木斧以乖接人於是同瘞焉

號曰聯光之塔

僧奉真邑人也善醫熙寧中名聞於東都沈存中筆談載其一事云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事於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活死生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若此似可諸臟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臟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極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越三日果卒奉真之為醫也其診視之妙不差銖分沈公不妄其可許所録如此則奉真殆和緩之流亞歟奉真號善濟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燄馳聲一時相傳蓋三世活人無慮千百數侍郎高閌嘗跋沈公筆談後亦叙其傳受之大畧云

古跡六

鄞縣在縣東三十里蓋古鄮縣地也漢為巴縣後漢改曰鄮唐武德四年於縣置鄞州八年州廢復為鄮縣故稱其舊城曰鄮郭即官奴城也太平寰宇記與舊圖經云漢光武為賊所敗有奴耕於田而藏之獲免後定天下議賞光武問奴欲何官奴云欲得鄮縣令故俗號鄮縣為官奴縣又十道四蕃志云宋武微時避吏於此與人奴善奴名桂藏匿既久為吏所逼逐適值桂在田以土覆之得免後立官奴城以報之掘土築城之地名官奴池太平寰宇記以為光武於史無所據今按宋書孫恩破上虞時劉裕嘗戍句章疑其為宋武也

古句章城在縣南六十里漢書地理志云渠水東入海山海經云句章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以為山在餘姚北句章南故二縣因以為名漢武帝元鼎六年東粤王騶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鄉即其地也吳録云句章因山為名十道四蕃志云在太平山隋開皇九年平陳縣廢

東甌漢嘗封閩越王為東甌王後漢志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為縣晉太康記云東甌即鄞縣南之回浦鄉

甬東即越王遷吳王之地杜預曰句章縣東海外洲是其處又
曰達吳王句甬之東注曰句即句章甬即甬東也
古鄞城按太平寰宇記曰本漢縣廢城在今縣南故白杜里有
鄞城山
瑞井在縣東三十五里即淵靈廟靈鰻井也事已詳祠廟門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塔在阿育王山廣利寺此八萬四千塔之
一也按寺碑云東晉義熙元年以塔之出現肇剏茲寺至梁
武帝乃賜阿育王額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 真宗皇帝改
賜為廣利寺道宣感通傳云晉大康二年并州離石人劉薩
訶生業弋獵因病死而復甦云在冥中見一梵僧語之曰汝
罪深重應墮惡道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
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當免斯苦薩訶更生乃祝
髮為僧更名惠達東詣鄮縣入烏石嶴結節以寓徧訪海濱
名山忽一夜聞土下鐘聲即標識其處越三日見梵僧七人
行道空中地形如湧為方壇狀神光照映因劚土求之得一
石函中有舍利寳塔六僧騰空而去一僧化為烏石因以名
嶴焉朱梁正明中吳越武肅王嘗迎舍利往錢塘累有光景
靈跡尤異後復奉以歸寺紹興三年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賜號佛頂光明之塔今四明歲有禮塔會遐邇畢集斯為盛
焉又按會稽記云晉相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自言
育王與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
來從海上告導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鄮縣安真身舍利塔阿
墮化為烏石如人形名僧傳云昔有神人捧塔飛行海上弟
子中有未得道者墮地化為烏石猶作人形上有袈裟文至
今鄮名塔墅嶴名烏石與傳頗異開寳中僧統贊寧作舍利
寳塔記其載地中湧出寳塔事亦或不同若乃塔之神異備
載於贊寧之記茲不復詳

塚墓六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鮑王墳在縣東南三十里
管公明先生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蓋父老相傳云然即無
碑碣可攷也
義婦塚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

後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也其樸質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塚即其事也

陳國塚郡國志鄮山有陳國塚一名雁棲墓昔為日南太守死有雙雁隨而歸棲墓上三年然後去

董孝子母墓在縣南城外

鄮女墓在城南崇法院之西北慶歷中荊國公王安石為鄞令有女曰鄞女死而葬此有墓誌并別鄞女詩見於集中

縣宰題名 建炎四年以前皆不可得而攷故斷自王勳而下著之

王勳 左朝奉郎建炎四年到任

張汝說 右文林郎紹興三年到任

梅執臣 右宣教郎紹興九年到任

高堯明 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到任

程緯 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一年到任

周升亨 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五年到任

周頠 左奉議郎紹興三十一年到任轉散郎

徐注 左宣教郎建炎四年到任

顧汝美 左承議郎紹興六年到任

張庭 右奉議郎紹興十二年到任

張穎 左奉議郎紹興十七年到任

王熣 右通直郎紹興二十四年到任

宋應 左奉議郎紹興二十九年到任酬賞轉朝奉郎

李柄 右承奉郎隆興二年到任

楊布 右奉議郎乾道二年到任

四明圖經卷三

奉化縣

望奉化縣本會稽郡鄞縣之地西漢志謂鄞有鎮亭結埼亭皆在焉今縣東五十里有鄞城蓋古鄞縣之治所也唐開元二十六年始以越州鄮縣為明州析縣鄮之地置奉化縣貞元間為上縣為鄉一十有九　皇朝景德三年始併為八鄉九域志為望縣

賢宰

唐趙察為縣令元和十二年鑿縣北河邑人德之因名趙河元和十四年開白杜河凡溉民田一千二百餘項

人物

孫郃有文名四明才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拾遺淨慧院即其故宅

樓郁字子文志操高厲尚友古人經明博學其為詞章務極於理教授鄉里人咸以先生稱之

四明圖經卷四

定海縣

上定海縣蓋海壖之地本會稽郡鄞縣之靜海鎮晉安帝時孫恩寇上虞劉裕出戍句章賊退還海口即此地也梁開平三年錢氏據吳越以其地有魚鹽之利始開邑曰望海旋改曰定海　皇朝因之熙寧十年割鄞縣之海晏靈巖太邱三鄉隸本縣元豐元年復割本縣金塘鄉屬昌國其地三方距海中央微隆四面斜落如伏黿之形九域志為上縣

四明圖經卷五

慈溪縣

上慈溪縣本會稽之地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州於鄮乃析其地為三縣慈溪居其一焉然縣曰慈溪者因邑人董黯孝養其母而得名按唐崔殷作董孝子廟記云黯後漢人孝行著於鄉邑和帝召拜郎中不起厥後世為名族故以董孝子名鄉慈溪置縣唐正元中為上縣二十一鄉

賢宰

唐房琯為令流民來歸狡吏引去至今俗傳為美談事見祠廟門

張穎

皇朝端拱初為令以廉著名邑人號為張清清餘詳祠廟門

沈畤升湖州人

皇朝建炎中為令誠心撫字愛民如子俗咸化之既去父老請於官建立祠宇於縣治號沈公堂

人物

任光會稽典錄云光字景昇鄮縣人為主簿時海賊作孽縣令朱嘉將吏出戰於海渚嘉為賊所射傷賊突嘉前光往以身障蔽嘉遂獲免光力戰死嘉還邑出俸厚葬之

後漢張齊芳驃騎將軍意之子隱於州之驃騎山

鄭雲會稽典錄云會稽句章人也與梁宏皆為主簿俱敦終始之義州里稱之一云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為主簿後以劉雋事獄死郡以狀聞旌表門閭

王修會稽典錄云修句章人為揚州從事委身授命垂聲來世

唐張無擇父死葬虎脟山廬於墓側感芝草生醴泉湧出

晉虞喜隱於大隱山三詔不起著志林行於世

舒亶字信道縣人也生而雋異魁梧特達垂髫時為四皓頌言偉志大老師宿儒知其有遠識博學强記為文不立藁尤長於聲律程文太學詞翰秀發為天下第一有舜琴歌南風賦膾炙人口流輩服之登治平二年進士第授台州臨海縣尉縣負山瀕海其民慓悍盜奪成俗有使酒逐其叔之妻至亶前者命執之不服即斷其首以令投檄而去亶有詩題尉廳壁云一鋒不斷姦凶首千古焉知將相才丞相王安石聞而異之召除審官西院主簿充熙河路分畫蕃漢疆界時洮隴新蹀血帥臣王韶欲以重兵防護亶一切卻去獨以單騎徑往宣示　朝廷威信夷人以次劃肉試其誠否亶受之無難色於是歡呼畏服乃定其界而還授太子中允御史裏行累遷試給事中直學士院制命詞令簡重渾厚有兩漢風衆論稱之擢御史中丞被詔舉任御史者十人所舉皆稱職時以為知人崇寧元年荊南辰州蠻猺反除直龍圖閣知荊南府亶被命討蕩督勵士卒兵未壓境而群蠻屈膝請命朝廷遣使撫問加待制職亶時計議進築移屯沅之洪江俄得疾是夕有大星隕於洪江之西遂卒於軍　徽宗皇帝悼惜其才贈龍圖閣學士澤及其子孫有手編元豐聖訓三卷并文集百卷藏於家

逸民

楊適先生按墓碑云慈溪縣人也字韓道隱居大隱山年七十餘以行義聞於鄉里人皆不敢道其姓名以先生目之其使

人信重如此　仁宗皇帝訪天下遺逸知州事鮑軻以適名
聞旋賜粟帛至嘉祐二年知州事錢公輔又表奏適高節遂
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遣郡從事齎捧詔書仍具袍笏輿從
以禮起適辭而不受終老於家葬於大隱山縣學有大隱先
生碑縣令林叔豹立

冢墓

後漢王修墓在縣西十里會稽典錄云修句章人也漢安二年
為鄞縣令嘗因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曜修誓衆奔入賊營取
曜屍葬之咸服其義仕至從事
晉虞瑤墓在五馬山去縣西南六十里虞氏譜云瑤博學强識
當時所稱累遷至伏波將軍
晉虞胄墓在橫山去縣東南十里虞氏譜云胄好學不怠仕至
散騎常侍嘗居此山死因葬焉其墓猶在至今人呼為常侍
墓
晉虞喜墓在亶洲山去縣東北四十五里夏侯曾先地志云喜
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晉帝嘗三詔之官至太學博士封建
寧侯
宋朱夔墓在朱墓山去縣西六十里宋書云朱夔字秀整吳人
也州舉秀才歷職中書郎轉台州刺史有林壑之志卜居此
山死因葬焉
梁虞荔墓在鳴鶴山去縣西北六十里梁書云荔會稽上虞人
也以博識聞舉宏詞累遷中庶子卒於官歸葬此山
梁虞寄墓在東澄山去縣西南三十五里寄舉秀才累遷至散
騎常侍著內典要三十卷
梁建威將軍虞鶩墓在漁溪山去縣西北五十里
梁東海太守虞野人墓在成溪山去縣南三十五里
隋金紫光祿大夫陳詠墓在城門山去縣西南十三里隋書云
詠字休寧仕為懷安令遷城門校尉會稽從事屬隋初多故
因留葬此遂以名山
唐張孝子墓在虎胛山去縣西三十里孝子張無擇父任袁州
司馬卒歸葬此山無擇至孝結廬負土三年不櫛七日絕漿
感湧泉出芝草生焉鄉人虞彥之百餘人詣州舉之都督竇

懷正按驗得實以聞屬神龍多故不遂旌表遠近稱歎至和州刺史中散大夫

四明圖經卷六

象山縣

下象山縣在海一隅為州之支邑後漢東屬鄮縣西屬章安章安縣名本鄮之回浦鄉後漢永和三年以鄮章安故城遂廢其名今在台州臨海縣之東南唐神龍二年析二縣地邑始肇名隸於台州然縣以象山名之者蓋縣有一山其勢壯負雄壓海垠前後瞻望屹如象形縣控此山因以名之而山陸阻險距屬廻邈吏民有道途之勞廣德二年遂割隸明州正元中定為中縣歷五代不改 皇朝以地不相屬降為下縣舊有五鄉景德三年并為三鄉

祠廟

祚聖廟舊係東門廟在縣南一百里按圖經舊載其神號天門都督未詳事跡今按東門山在縣南海中去州一千二百里其山與台州寧海縣接境山高二百丈周廻二十五峰對峙其狀如門濶一百五十餘步下有橫石如閫潮退之時奔水衝湧不可輕涉惟波平風息乃可以渡其下有廟號為東門蓋在寧海之東故以名之其神廟傳為天門都督或云今置

廟處正當古鄞縣東南是承西北天門之勢廟側之水亦自
西北山而來故有天門之稱尊敬其神方之連率都督行旅
往返無不致祀隨其誠意咸有感應唐正觀中有會稽人金
林數往台州買販每經過廟下祈禱牲醴如法獲利數倍嘗
因祭畢解舟十餘里歘然暴風吹舟復回不得前進舟人怖
甚謂必有忤於神果誤持胙物而去乃還致廟中更加祈謝
即得便流安風而去永徽中又有越州工人蔡藏往來泉州
造佛像獲數百緡歸經此廟祀禱少懈舟發數里遂遭覆溺
所得咸失而舟人僅免焉其廟建置年月即無碑碣可攷
皇朝建炎四年賜今額

昭應廟舊係圖峰廟在縣西北一百四十步　皇朝建炎四年
賜今額至紹興三十一年復封靈澤侯耆老相傳昔境内歉
歲艱食忽有大舟抵岸告邑人曰昨日中流有扁舟載酒果
招吾來者自云居縣西山下乃往訪之乃廟也觀神像乃舟
中之人驚愕且拜即平其價盡鬻於市人賴全活者甚衆至
於旱暵疾疫一往祈禱無不感應第一以時代姓氏湮沒無
傳莫有以暴白於後世惜哉

顧長官祠在縣城内長官名方守正夫丹陽人　皇朝皇祐末
登進士第再調明之象山令視事日召邑人父老諭民間利
害及境内士民善者召而觀之惡者諭而戒之又建學舍率
子弟之秀者教之親為講解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
俄而方病民率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
號泣思戀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時祀之其為民愛慕如此
丹陽錢君倚毗陵胡完夫皆記其事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
頌遺美者不可勝紀事見皇朝類苑今祠有碑見存上饒何
籀撰

山

象山在縣西南六里山中闊起一峰有水源流觀望形狀如象
因以為名縣坐山鼻之上此所以取而名縣也

東門山在縣南海中八百四十里東西相向其狀如門下有橫
石如閫即漢書地理志所謂天門山也

四明圖經卷七

昌國縣

下昌國縣本鄞縣地周環皆海窮東一涯而地不相屬唐開元二十六年與州同置即翁山縣是也山在縣東乃徐偃王所居之地舊址猶存大歴八年海寇袁晁作亂此邑遂廢 皇朝端拱二年置為塩場熈寧六年鄞邑令王安石請於 朝復割鄞縣富都安期蓬萊三鄉勅立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金塘一鄉隷焉共四鄉為下縣

鹽場

曉峰場在縣西十二里柳永字耆卿以字行 本朝仁廟時為屯田郎官嘗監曉峰鹽場有長短句名留客住刻於石在廨舍中後厄兵火毀弃不存今詞集中備載之

祠廟

黄公祠在縣東海中四百里晉天福三年置其祠載於舊圖經非係祠典故事實未詳今按會稽典録云人材則有黄公潔已暴秦之世豈其人歟

岱山陳大王廟在縣北二百六十里按王長成廬江襄安人天資義勇志在戡難仕隋高祖大業中嘗奉辭提師航涉海道擊琉球國俘斬頗衆事見隋史故其威赫磬震海上今朐山有祠號陳將軍即王之别號也　皇朝端拱二年建紹興十七年重修有記進士施知微撰

山

梅岑山在縣東二百七十里四面環海高麗日本新渤海諸國皆由此取道守候風信謂之放洋山後有一小寺曰觀音按釋典所載觀音住寶陀山在海岈孤絶處即其所也　皇朝元豐三年改賜寶陀觀音寺山下有善才巖獅子巖潮音洞皆觀音化現之所紹興初給事中黄龜年嘗　詣瞻禮伏觀音全身出現有贊具述其異

蓬萊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者舊相傳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仙靈藥嘗至此按孫綽天台賦云登陸則四明天台入海則方丈蓬萊豈其所乎

東霍山在縣東北海中四面大洋上有虎豹龍蛇人跡罕至者舊相傳古有仙者隱於此山有石棋盤四圍皆修竹風至則竹枝掃盤絶無纖　若人使之然

桃花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者老相傳安期先生學道煉丹於此嘗以醉墨灑於山石上遂成桃花紋奇形異狀宛若天然人多取之以為珍玩故山號桃花而鄉名安期實出於此云

石弄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瓏東西相懸人可出入

翁山一名翁洲在縣東二十五里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

小莭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

小竿山在縣東南六十里

回峰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

西良山在縣西北二百里

長塗山在縣東北二百八十里

蘭山在縣東北三百里

崑斗山在縣東南三百五十里

三姑山在縣西北八百里
良港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深水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
莆槩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
虵山在縣東北一千里
斜山在縣東北一千二百里
大七山在縣北一千四百五十里
曉峰山在縣西二十里
東勾曲山在縣東五十里
砂羅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
大茆山在縣西南五十里
大竿山在縣東南八十里
麻槩山在縣東南一百里
洋山在縣東北一百里
蛟山在縣東南一百里
長白山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登部山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
東乳山在縣北二百里
西蘭山在縣西二百里
茅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
西岱山在縣西北二百四十里
東岱山在縣北二百五十里
大若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
正策山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
吳農山在縣西北二百八十里
如岍山在縣西北三百里
横子山在縣西北三百里
東蘭山在縣東北三百里
元雀山在縣東北二百七十里
檉岍山在縣南三百五十里
渟塗山舊名浮塗山在縣南四百里
礁石山在縣南四百里

滕槃山在縣南四百里
黄公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西朐山在縣北四百里耆舊相傳為仙人所居
馬秦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黄沙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冊子山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
西枯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
徐公山在縣東北五百五十里
西桑山在縣西北四百五十里
桑子山舊名桑石山在縣東北六百里
東曉山在縣東北六百里
東枯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石蜀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東朐山在縣東北七百里耆舊相傳為仙人所居
川石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北壁山在縣東北八百里

西須山在縣東北八百里
馬跡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須皓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大洋山在縣北九百里
落華山在縣東北一千里
右並在本縣海內并大海中耆老相傳有此山名不見載籍難以稽攷海外復有霍山黄石鷄鳴壁下神前東多西多碓砧石馬青閭大板洋横秀山馬乳海西稠江宜山馬碁汐槃烈表五嶼虎頭三山螺頭門鹿盤嶼方横窄額白踏大額雲嶼奥山沈家門青屯黄屯北砂順母雙嶼龍嶼龜鼈丁興泗洲堂黄隆楊岍畫栲門弔嶼小七灘山黄毋羅門大小枝綠獅石牛大小鐲廟趾等五十五山雖有其名皆莫知坐落所在今姑附之於後云

水湖潭井附

富都湖在縣東北八十里舊名萬金湖周廻三十里溉田二頃
洩潭在縣東北三十六里萬壽院內境其潭在山腰石上深淺

莫測凡遇旱涸祈禱輒應

惠泉井在縣東北一里深二丈邑人皆汲用之嘗有白虵出現

皇朝端拱二年開鑿

古跡

安期先生洞在馬秦山去縣東南四百里耆老相傳安期先生得道隱於此洞因以名鄉焉

四明圖經卷八

古賦

九經堂賦并序

胡榦化

太守李侯以雄才碩量剖符此邦下車之日首布德化訟簡刑措政風肆行冬十二月游桃源因故基命工掄材闢九經堂而新之發石刻於黃壁收斷編於秋草士有成德人知向儒明年春合樂以落成之且命榦化賦之榦化謂玆堂廢幾百年而再造於一時非特踵前人之餘芳亦所以揚先生之茂烈是宜有鴻儒碩士發越詞章播金石亦被管絃享鬼神而薦宗廟僭越不知其愚賦二千言述盛事其詞曰

於鑠哉皇帝即位之二年也景星明慶雲翔日月耀虹霓藏風威百蠻鏡照四方乃眷四明位於東南之陽負溟渤控扶桑倚巨鎮呑長江規圓　浮奠乎中央睿澤弗渥渟風未揚命李侯兮守是邦虎符東方赤幟載佩縹金軛以為車擁紅旌而為蓋介節俊厲英風爽邁悍卒武夫氣奪而魂散老姦宿贓星分而蟻潰布冬日之愛戢秋霜之威畝不輟耒室無停機鳴絃乎千

室安瀾乎四陬宣化承流若時覆載民無扎瘥物無疵癘甘雨飛兮綠埜祥雲擁兮紫塞簡書既靜囹圄既空我職既修我民既同乃乘雲車控玉驄擁堅甲攢奇鋒飡鱗耀而月彩煥兵氛凜而霜雪濛介乎譙門之南入乎桃源之東冲融窈窕兮紛烟雲之橫騖突兀朣朧兮森觀閣之相重過風露以為樓兮來空翠於群峰呀泉脉以為池兮落天鏡於空中孤亭突波兮浮層嶷之飛鯨橫橋揷天兮亘綵錯之鮮虹集余亭兮侯弓侯矢升余堂兮載笙載鏞霧擁雲隨高車載馳採三老之遺言升九經之故基覽遺跡之長存悼前人之莫追拂綠苔於砌石弔遺言於折碑春風乍驚兮飄荒烟之緜緜落日夕映兮動芳草之離離鸞鳳矯翅兮紛鬬戰之螻蟻虎豹潛形兮聚群嘯之狐狸乃謀乎卜筮考乎蓍龜測日月之瑞兮究星宿之躔維踐層巒以眂高浮跡川而相畀軋地軸以盤根麾天倪而扱規均四氣之和卜三農之隙不家至而申令因予來而為役摟扶乎蒼莽之埜揉翳乎茫洋之澤剔土髮以為材琢土骨以為石運斤成風乃紀乃綱累以刻層承以平堂建以雲楣投以虹梁棟上極楹

四旁擁雙闕開六囱鏤棨山䔪華榱翼張重簷鴻騫雕楹龍驤兮飛鸞舞鳳 兮垂纓布瑞玉題朝煥兮規日印月皓璧畫鮮兮凝脂截肪古礎平平兮瓊瑤鍾潤碧瓦鱗鱗兮結綠含光近而視之星煇而霞爍遠而遡之煙飛而霧揚大扱崇基弗冗弗長宏規偉度既麗既壯亘風霆之表兮揷雲霓之閒橫八維之脊兮抗四方之吭辨山川之殊形區邇遐之異類絡阡陌之縱橫分郊原之向背縞練橫分兮長江曉轉菱花斜判兮平湖亂漲凄風送響兮日墮瑤海瀼露含煇兮月湧烟嶂暖浮畫棟兮春雲藹藹清泛玉琴兮炎薰盎盎香風滿地兮落金波之桂子素影橫空兮凍銀漢之雪浪於是點翠幕張紅筵飛錦書聘群賢收浩景於雲閒弄天風於日邊煙斜霧橫麾節行焉電走雷旋軒車至焉和鸞雍雍衆賓集焉玉佩將將太守揖焉蘭馨桂烈衆饌陳焉鳳嘯鸞驚衆樂作焉於是秦國公子以辯為喜瞪目而視捉襟而起揖晉都先生而語曰昔江南太守典洪都之新府修滕王之故事合樂天饗群賢畢至使王勃賦之侈廣其意傳流潤色承以不墜亦可以贊刺史之遺德揚

當世之盛美者矣今先生黿掩長舌星垂方瞳筆動長鯨氣呑秋虹升高堂集羣公適清晏之未闌仰流景之方融亦可踵前世之遺芳以揚前人之素風乎先生悠然而笑曰然乎哉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四海文明鑒乎太清地不愛其寶天不愛其靈使神龜出洛負書而行伏羲得之綱羅造化包括堪輿融結山川吐納風霆制為八卦分為四營布六爻之縱橫規兩儀之降升文王繇之而其道悉備仲尼翼之而斯文太盛蓋取乎道之為妙是謂乎易之為經斷三皇始五帝上逮乎夏商之統下及乎秦周之系典謨貢範訓誥命誓陳禪遜之紀綱列君臣之分際軌五行之變化位九州之形勢足以扶天地之運開日月之蔽流膏澤於天下輩皇圖於千世孔壁藏之而簡編弗墜伏生誦之而典章次第蓋取乎事之遺迹是謂乎書之為制耄老黃童小夫賤工去國之大夫或列位之三公覽時事之興廢觀盛德之形容情態交乎前美刺興乎中詠山川之高深記草木之纖穠測方軸以下申摩圓清而上通蓋取乎諷諫之義是謂乎古詩之風秉素王之符抗元聖之辨提褒貶之雄柄揭賞刑之大本鬱者必發微者必闡亂者必削惡者必翦紀之以歲月分之以晦旦文之以禮樂飾之以誅勸扶日月而上出漲江河而東轉蓋取乎紀事之實是謂乎春秋之典下採成周上追陶唐揚列聖之素風擿前人之遺芳其制禮也措三百以提經其辨儀也周三千而布綱其設爵也建六官而等位其列土也畫五侯而內王朝覲宗遇所以交諸侯而揖賓客冠昏祭祀所以會男女而寧死喪俎豆籩鼎所以辨彝儀而昭物軌犧牲粢盛所以享上帝而薦先生陶匏笙竽所以洽淳風而導和氣圭裳冕弁所以祀清廟而朝明堂此二禮之垂經所以器範而川防隨流揚波鈎元貫理喉襟大道之會羽翼仲尼之旨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而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析經而合異微而顯兮如長雲翳星炳而不耀志而晦兮如巨浸含山鬱然高峙嶷成章兮如回鱗盤鳳培風映流盡不汚兮如廣漢清江觸山蟠地此三傳之餘訓所以提領而振紀夫然揭大訓示丕彝包裹太極斡旋二儀秦火熾烈兮斯文不焚梁風浸淫兮斯文不濡嵩嶽可磨兮斯文不磷江河可竭矣斯文不淄夫潛龍雖神無慶

雲不能雄升海鵬雖大無扶搖不能高飛日月雖明無陰陽不能扶其運天地雖大無風霆不能示其威是必表大訓之宏規存素王之遺跡申以齋戒擇以日月篆以丹青鏤以金石發天語飛宸章錫玉札示四方付之有司以實茲堂焉豈無制而然宏規下磻法持載於坤也宏宇上庇均覆燾於乾也大楹古礎柱石堯舜也山楶層欒鞏固羲軒也離離群楣矩義之方也差差衆椽規智之圓也望之崇然形德之體也即之沉然蓄道之淵也堊以白盛質以示素也飾以丹漆潤以容文也若回若翔樂之和易也如軒如翼禮之周旋也誅茅伐棘夷老莊之蔓也重垣壯址開楊墨之路也通衢修塗敞孟荀之步也除貍薰鼠去申韓之蠹也清風掃門洗情田之氛也明月在牖開性天之悟也是故由不正者不能得其門行不方者不能窺其牆道不深者不能入其室志不高者不能升其堂不味於淡不能探書林之實不玩於谷不能擷文園之芳秦國公于撫席而起稽首再拜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為蓋不臨深溪不知地之為載不聞先生之言不知九經之大

古詩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李白

太子賓客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歿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余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為　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上迎勅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凄然傷我情

歸四明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是畀朝士

衆樂亭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艤船談笑政即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浩銀河注想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為橋取孤嶼掃除荊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板舫來宥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

鼉壯安期羨門相與游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跡空令此地留

前題　　鄭獬

使君何所樂樂在南湖濱有亭若孤鯨覆以青玉鱗四面擁荷花花氣擁紅雲使君來遊携芳樽兩邊佳客坐翠茵鄞江鮮魚白如銀玉盤千里紫絲蓴金壺行酒雙美人小履輕裾不動塵壯年行樂須及辰高談大笑留青春遊人來看使君遊芙蓉為楫木蘭舟橫簫短笛悲晚景畫簾繡幕翻中流貪歡尋勝意不盡相招却渡白蘋洲日落使君扶醉歸遊人散後水烟霏紫鱗跳復戲白鳥落還飛豈獨樂斯民魚鳥亦忘機使君今作螭頭臣遊人依舊歲時新空餘華榜照湖水更作佳篇誇北人

前題　　吳充

使君新自四明歸邀我同為衆樂詩山川可愛惜未見晝想夕思心為飛恍然神遇若有得齋身乃在天之涯漲海連空四無岸天吳却坐鮫人觀以手揮弄日月丹能令桑田變瀰漫海邊偶到山城中山城二月多春風牛羊閑暇夕陽曉樓閣參差朝露濃一泓山瀏佛頂綠環以翠屏屏六曲人烟擾擾事嬉遊落花啼鳥更汀洲中為臺謝門十二上有藻井排文楸旁人指點此何許云是四明行樂處此樂為民非為身始自集賢錢使君使君風韻誰之比政事次公詩短李醉憑熊軾勸耕疇狂取螺杯翻舞袂儂愛使君君勿歸詔書奪去知何為聞侍玉皇香案側銀臺深阻無消息意迷却悟坐空齋忽省君詩昨日來疊低為君書所見不知衆樂誠然哉

前題

嘗聞衆樂亭未窺衆樂景今嘗覩新詩若得暫觀省萬象盈紙來孤風隨筆騁丹青慙近功造化與遥領因識主人懷殆非郡侯政所寄嬉遊中期歡衆庶競無俾一夫愁將和四時盛此而推是心况乎持大柄青山綠水佳百草千花勝吾將因官游異日細謠詠

前題　　王益柔

四明舊說南湖好歲久瀕厓變涂潦建旟一日得賢侯千里山川真再造偃月隄成車馬道湖光如截天如抱鴛鴦瓦影亂鳧

鷺綠柳環隄花映島珠宮貝闕競來還泉客鮫人爭獻寶春風浩蕩波濤起彷彿仙人騎赤鯉金盤下筯飽鱸魚塵事茫茫隔烟水都人士女從如雲絲竹清音兩岸聞飲酣落筆歌淥水爛漫天葩飄遠芬

送豐稷　曾鞏

桃花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人夜起勁櫓亂江群鴈聲使君飄泊動歸思告我舉裝千里行閎材壯思風雨發鬒綠少年冰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嗟從薄禄困流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强學田里安堵人力耕嗟予據案但畫諾遇事宿手方懞成雖知璞玉難强獻欲挂塵捐空含情歲寒不變乃知確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書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悼四明杜醇　王安石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鷄豚筠筒釣魴鯉歲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坏飯夙昔相逢喜談醉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為己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憶鄞縣東吳太白山水　王安石

孤城回首距幾何憶得好處長經過最思東山春樹靄更憶東湖秋水波三年飄忽如夢寐萬事感激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頭明月多

書會別亭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借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舶破散身波浮抱金滿篋人所寄吹簸偶得還中州羸身歸來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弃妻子藏巖幽蒼燈寥寥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柏子煑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礫感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雁起想見郊郭花稠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

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處無相求

和馬粹老修廣德湖　舒　亶

古作重慮始功利故能永末俗分錐刀往往附光影此幾百歲餘興廢屢動靜七鄉十萬家利害寄俄頃譸張好惡曹聒聒亂池龜使君武陵孫明潔水中荇坐嘯黃堂春獨得意外景登臨莽蕪没歎息民不幸一日山水光蕩漾出荒梗黍禾雜菰魚狼籍被它境人指白鶴祠殿勤竊有請衣冠儼群公一一畫真鯁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公乎且我去何以慰鄉井顧屬丹青手千載共觀省

題它山善政侯兼簡鄞令　舒　亶

嗚呼王封君心事鬼出没驅山截長江化作雲水窟旱火六月天萬棟挂龍骨蕭條一祠宇像設何彷彿破屋夜見星漏雨濕衫笏杯酒謝車篝兹事恐亦忽我聞古先王報施必稱物矧今崇佛宮民力殆欲屈豈無制作手一為起荒茀李侯仁賢資撫字良矻矻可但清似冰方看健如鶻沉跡千載後行看見披拂陰功世易忘遠慮俗多咈勉哉君毋還斯民久已鬱

題放生池

南州幾萬家舟楫江湖上罾羅竭魚鱉旁饜口腹養何年長者子於此事脱放藻荇被清流春風不驚浪直釣亦何心明珠豈所望落日倚朱欄無言獨惆悵

題水月橋　舒　亶

長空瑩如磨平湖淨無滓萬里夜寥寥清光墮寒水松風吹更圓沙鳥曬不起徒勞埜猿捕謾作玄珠此相對倚朱欄時有逍遥子

遊翠巖六首　舒　亶

繆悠此投閑邂逅如得請終日對林僧是樂非世境千秋紙上塵萬事空中影既往悔可追無能味何永仍幸甘露音時時灌吾頂

其二

翠巖老禪和欲退未容請聊許隱堂人先占廣軒境高松有寒青孤雲無定影草暖幽澗香鳥啼清晝永一笑碧雲傍未羨匡廬頂

其三

聊謝都城遊來赴道人請冥懷麋鹿群回首冠蓋境潨瀉泉石聲蕭森松檜影風帽何妨頹藜徑敢辭永遠聞鐘磬音為我下雲頂

其四

先生盍言歸小子願有請由來陶淵明結廬在人境閑抱無絃琴靜弄南囱影勝事幾人知高風千載永何當理籃輿步月下孤頂

其五

願聞瀰海音幾煩檀越請有物還有機無心即無境何當雪衲身重現水月影高臥與世疎孤坐共夜永時時挂西總溪光照霜頂

其六

欣聞厭冥煩頗亦謝造請孤騫出塵埃勝踐得真境萬籟發靜音千巖度空影無味道終憐有役慮真永會當立茅茨望予蒼岑頂

再遊天童山回同吳與權諸友夜集　舒　亶

太白嶄巖幾百尺仙人一去無消息臨雲時復倚闌干獨看千峰萬峰碧昨夜長鬚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白菊看看開却杖青藜趁流水目送征鴻下山嘴蓬船荅浪繞叢蘆咫尺烟汀幾萬里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樽北酒一枰棋未到懶堂猶是客

遊承天望廣德湖　舒　亶

桃源二月春風起是處穠華有桃李調笑聞聲不見人遊人只在華山裏華山逋客來何遲隱隱茶林隔烟水滿眼相思寄碧雲獨立城南望山觜

送韋太守　舒　亶

四明山水東南表海鰲背上三仙島麗譙高逼斗牛寒一曲梅花萬家曉太守文章建安骨爽氣冷侵寒月窟雌堂水洗火符空明光却擁荷囊笏有客醉園雙鬢老宦情文意如秋草紫雲夢斷玉龍飛年年送客西城道曾是野亭同問柳綺裘紗帽金船酒長安宮闕九天邊肯為江籬回首否

粹老使君前被召約往它山謁善政侯祠既不果以書見抵謂可歎息并示廣德湖新記因成長句奉寄

舒亶

長江滾滾西南流秋水時至狂不收大浪似屋山欲浮王侯神智禹所啾萬鬼琢石它山幽梅梁贔屭卧龍虬咄嗟湍駛就歛揫巨靈縮手愚公羞障成十里沙中洲支分股引聽所求赤旱穡浸民不憂那得蟲蝗隨瞀鄮汚邪甌窶滿車篝斯民飽煖何以醻廟貌突兀寒灘頭歲歲雞黍祠春秋老農擊鼓稚子謳當時人物紛雁鷗豈無鼎食腰金儔朽骨往往蒿丘姓名幾復人間留惟侯惠施膏如油江聲浩浩風颼颼千古不見使人愁拔俗萬丈山標嶒使君不减裴商州下車有蠹隨鋤耰一笑四境無瘡疣天閑老步須驊騮已聞歸作金華遊欽賢訪古意未休畫船載酒屽鳴騶約我與往置脯臚冠蓋紛紛暇莫偷擡首悵望情綢繆我問使君亦何尤西湖萬頃蛟龍湫幾年荒葑今則修鼙鼓弗勝財不培長隄岸叢高岑樓寫有澮兮蕩有溝餘波北注引漕舟桑麻被野禾連疇鶬鶊白鳥雜鳬游菰蒲菱芡屢採捜楊柳成幄蔭道周耕漁呼歌羸病瘳使君之賜侯可侔邊旌旆肴悠悠父老雪涕爭攀輈地僻借恂恨無由高文摛秀春華抽豐碑𡾰嵂鑱銀鈎千年空此留海陬君知此日思君否還如今日人思侯

登育王明月堂　王亘

引月貯虛堂堂高附南極我當盛暑來萬象生秋色堂豈朝朝新月亦有時食一寸坐禪心萬古磨不得

同舍弟泛舟西湖登畫錦堂步至紫翠亭望懶堂景物懷古龍圖舒先生　王庭秀

城中十頃湖雲水相演漾春風破冰谷柏屽新流漲平鋪鴨頭綠瀲灧蒲蒻釀朱蘂媚孤嶼梵宇麗相向萬瓦生清暉千花聯錦帳晨曦照烟烟芳氣浮泱泱日暮姿態研烟霞渺空曠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卧護五羊城追懷老詩將微吟示清野鏖戰得閒放變化無端倪虛無落名狀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當時經行地藻麗隨屨杖斯人今則亡物色亦摧喪他年牛馬走曾拜丈人行塵埃久漂泊歲月成漫浪悶訊懶堂居松菊欣

無恙尚意壁間聲時賡朱絲唱撫事重興嗟陳迹徒悵望哦公
十洲詩風月為悽愴

遊香山佛跡　　周鍔

靈山名達蓬香水靄薝蔔龍祇久覆護雲物翳深谷拂衣何劫
中神斧斷蒼玉至今天人尊靈跡印金粟頗聞開士識飛錫隱
巖麓坐令湖海間香供走川陸巍巍處報地色相儼金屋緬想
舊巾瓶猶能慰心目籃輿蓮芳社一笑欣白足撫事動幽尋疇
能念榮辱松爐梟知見餘力付棋局更覺夢中身翛然百無欲

書隱潭　　郟修輔

在昔知何人鑿破青山骨飛泉直下來千尺瀉倏忽兩壁蒼翠
開一陣風雷突傍無塵埃蹤中有蛟龍窟寒氣不可嚮猛勢豈
能屈安得當旱年為霖濟羣物

題東寺松石小軒呈同遊闞彥長明府　　盛次仲

一松偃蹇蒼龍盤一石嶄巖怒虎踞漫來題作龍虎軒便恐風
雲捲將去

律詩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白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寧
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
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衆樂亭并序　　錢公輔

衆樂亭居南湖之中南湖又居城之中望之真方丈瀛洲焉
以其近而易至四時勝賞得以與民共之民之遊者環觀無
窮而終日不厭孟子曰獨樂與衆樂孰樂不若與衆衆樂之
名於是乎書既又為詩以記真景之萬一云

誰把江湖付此翁江湖更在廣城中葺成世界三千景占得鵬
天九萬風晏豆四時喧晝鼓遊人兩岍跨長虹他年若數東南
勝須作蓬丘第一宮

其二

勢壓平湖四面佳好風明月是生涯鯨鯢背上浮三島菡萏香
中放兩衙屏列已疑雲母淨簾垂不待水精奢此心會笑元丞
相終日樓臺為一家

前題　司馬光

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嚬何以知家給笙歌滿水濱

前題　邵必

海邊民物鮮歡娛太守經營與衆俱園圃新陰多杞柳池塘生意足魚蒲長空不礙高飛鵠淺水兼容短脛鳧此樂有誰知我趣歸來紅旆日西晡

其二

城外千帆海舶風城中居市苦憧憧幾生佳景為民老一日賢侯與我同道上槐陰連帝翠水邊人面照花紅寄言樂有時還盡徒見甘棠憶名公

前題　吳中復

賢侯新葺水雲鄉虛閣崢嶸綠渺茫波面長橋步明月人家跡樹帶殘陽風中白鳥侵烟去雨後紅蕖擁袖香從此郡圖添故事歲時遺愛似甘棠

其二

煙波空闊岍低回草綠花紅處處堆一片湖光分島溆四邊山色入樓臺從前未有吾民樂此地欣逢刺史來目斷鄞江何日到京師只得畫圖開

前題　陳汝羲

聞說湖亭又一新不徒行樂樂斯民水光剩占鷗鷴地人意常同桃李春試展畫圖清俗眼況專閒席傲天真使君已陟螭頭貴應為烟雲入夢頻

其二

遥思湖上自由春醉蹈吟肴屬使君水底天光開靜鑑岍頭花氣　紅雲島浮虛檻橋橋接鳳翼時鐘寺寺聞清墨新名人會否不將民樂廢民勤

前題　張伯玉

句章太守錢君倚湖上新為衆樂亭花木豈徒游子燮笙歌長與郡人聽坐來高韵天風起飲罷餘香夕雨零安得凭欄縱吟筆玉鵰遥對數峰青

前題　陳舜俞

湖光野色著人衣衆樂亭開此處宜擊櫂高歌山自響踏青紅
影岍相隨消除矰繳容鷗鳥改換風煙入柳絲荇菜藕花應見
憶短蓬孤榜獨來時

前題　章望之

是水為佳境中城枕碧湖樓臺高室近物象幾州無太守恩千
里新亭望一都地勞吾卜築景與衆游娛宇色低欄外波光上
屋隅鴛鴦宜繡幕翡翠失深蘆九夏荷開簟三秋芰洗盂山林
何處異江海此城孤夜氣寒蟾媚晴暉落日殊畫橋斜映柳細
草亂縈蒲漁棹開浮藻風簾散戲鳬野僧留曠蕩行子過踟躕
逸興攀銀漢明眸湛玉壺圖經終煥越歌詠已流吳壯觀嘉時
序招來好酒徒樂僮優好伎唱女桀名姝閑戶誰能事宜人正
丈夫樂邦方美俗鼓舞荷唐虞

前題　胡宗愈

平湖拍岍海潮通亭在平湖杳靄中花艷含春雲島晚波光照
夜玉壺空動搖人影兩橋月洗滌塵襟四面風野老半酣亭下
笑漁樵今日與民同

其二

平蕪十頃綠含烟勝事興衰已百年島樹漫隨民意樂溪山應
喜主人賢點妝野趣灘邊鷺彷彿妖容水上蓮日日流風轉謠
俗棹歌長在釣魚船

三江亭　潘良貴

假守衰頹病日侵湖山雖好倦追尋登城忽覩三江水快我平
生萬里心聊築小亭怡父老敢承佳句綮珠金春濤正待諸君
賞更拂詩牌看醉吟

和前韻　蔣璿

安仁不放二毛侵爽氣凌虛玉萬尋談笑薄施三昧手登臨誰
會五湖心倦游方戢冲天翼高賦難賡擲地金恠得朝雲飛畫
棟夜來曾聽老龍吟

和前韻　顧文

詞源倒峽勢奔侵綆短那容汲萬尋望屬滄浪驚鶴淚志存流
水識琴心揮毫句句囊盛錦拜賜人人袖有金不日都俞在廊
廟更聽虎嘯應龍吟

和前韻　　王珩

潘郎未覺髩霜侵佳致尋閒得得尋古岍渺茫分遠渡飛甍虛敞快人心融樽想見頻頹玉季諾尤來雅勝金野老固慙東閣容何妨同作醉翁吟

和前韻　　汪思温

危亭聳觀與雲侵勝槩何勞杖屨尋回合江山真有意去來鷗鷺本無心歡聲洋溢均千里好句清新抵萬金四海倚需經濟手豈容長對白頭吟

和前韻

爽氣寒光四壁侵青山千仞水千尋遠觀吾里瀛洲路悵望誰人魏闕心春到已多鳴佩玉酒酣應有解貂金紫微太守經營巧消得時賢次第吟

和前韻　　王伯庠

使君不受二毛侵杖屨逍遥得勝尋撥遣簿書聊永日登臨山水一何心殘梅墮雪毿毿白弱柳探春淡淡金倚矚大江供一笑幾多襦袴在謳吟

和前韻　　鄭若谷

望遠登高萬象侵元戎端不為花尋未跨駕鶴蓬山路應壯斬鯨遼海心小艇鱸肥鹽膾玉危欄客醉揮金中流擊楫雄圖遠回笑三閭澤畔吟

和前韻　　陳晉錫

神襟百慮不容侵勝槩桑閒偶訪尋趺坐豈無觀水術臨流應有濟川心歛將蓬島溶溶氣散作陽春字字金郢曲調高人寡和微生何敢綴雄吟

和前韻　　陳栖筠

紅塵一點不相侵下瞰澄江幾萬尋地接海潮分鼎足詹飛鳳翼峙天心三山有路雲收幕午夜無風月照金欲識龔黃報新政滿城爭唱使君吟

十洲閣　　王亘

山川如幻閣長秋一島飛來伴九洲不礙漁樵雙槳過何妨羅綺四時遊雲疑泰華分張去水憶蓬瀛散漫浮禁苑未知湖海樂生綃寫取獻中州

次韻明州户部遊蔣園　王亘

採蓮橋下路皂蓋拂雲來塵壓隨軒雨風生避暑臺酒緣佳客盡花為使君開憂患西溪舊（滑州西溪常陪尊俎）相忘此日杯

又次韻登靈橋晚望　王亘

恩波和氣雨溶溶萬户樓臺紫翠中渡水虹霓輕縹緲隔河牛女淡朦朧真仙路指三山近粒食人歌四舖豐旌斾欲歸歸未得滿船風月載漁翁

謝太守劉吏部示西湖圖（用豐侍郎韻）　王亘

四明太守愛西湖想像桃源舊日圖不放塵埃生水面為傳風月到皇都花開别嶼千機錦稻熟隣田萬斛珠聞説兒童騎竹馬至今昂首望通衢

和郡守彭吏部按視湖亭二首　周鍔

使君風味壓荊州每為吾民樂更憂錦里篇章推唱首浣溪光景促遨頭行春預約花歆帽把酒方欣雪點裘嶽吏年來慙吏隱板輿時得從公遊

其二

雙虹倒影上檐楹碧水澄空一鏡明埜草閑花無限趣短藜幽榜不勝情已知風月隨人意聊為湖山載酒行却訝錦囊賡夢草坐令詩興繞寰瀛

西湖三首　周鍔

曉鏡初開淑景明使君風味一般清舟從林中過人在鯨鯢背上行妙舞屢翻紅葯燕清詞時囀紫薇鶯賡歌矣虛前席宵向尊前戀麴生

其二

使君修禊與民遊千里笙歌水面浮動地雄風雲外起截天雌霓雨中收登臺已有難并樂擊壤寧無寡和憂却憶内家新賜火海棠無數出牆頭

其三

牛鞭初動囀新鶯夢覺池塘選勝行水鏡光中千騎合山屏影裏萬艘橫雲從布穀原頭過雨向催詩筆下生藻繪升平知有待閣梅先已賦調羹

澄輝閣　周鍔

雄建俯空濶下瞰霄漢浮眼將雲漠漠心寄水悠悠日暖鳥飛鏡月涼魚弄鈎行期分此景家在甬西頭

馮氏萬金樓　周鍔

幾年江上夢黃鶴意悠悠百尺獨臨水萬金難買秋杵聲喧樂市欄影枕漁舟應有壺中客分身向此遊

題清斯堂　周鍔

萬物本空寂浮生方沼中鷗輕時出沒萍散只西東檻外風初息天邊月正融了無塵可濯危坐照衰翁

余至象山得巴西山谷佳處暇日過遊因其亭榭泉木雜為十詠　林旦

西谷 由桃源徑以西至應真絕頂共為西谷

平昔山林性今來水石鄉栽花尋秀壠泛酒掬滄浪地煖春長草雲陰夏自涼歲成還北去魂夢此難忘

應真亭 亭在蓬萊山頂予酌透瓶泉得石井欄記即大中時應真鄉遂以名之

我愛井泉清來逢井上銘佳名知故里絕巘為開亭日外仙舟遠雲間拱木青茫然千古意誰與問滄溟

蓬萊泉 即煉丹山透瓶泉

采藥瀛洲去扁舟竟不還黃金成海外故井獨人間乳滴巖花潤苔封石字斑空令千載後猶復望三山

桃源徑

十畝紅桃徑穿花過水西清泉來不斷行客到應迷露錦披芳塢晴霞倒碧溪年年春意在當會自成蹊

濯纓亭

早歲逐浮名塵埃已倦行浩然臨絕岸聊此振煩纓世事隨波遠吾心自水清營營朝市路誰識濡歌聲

竹間亭

昔人嘗種竹此意為山林埜翠何淩亂羈懷得放吟化龍知有節待鳳豈無心悵望山陰客飄然不可尋

曲水亭

巖溜抱山急傳觴何太頻迴看埜客醉還笑獨醪醇漢曲人方遠蘭亭跡易陳勞生無足校酣放即天真

濯木亭

行行行間徑時此一登臨為有凌霄幹長垂滿座陰海雲生遠目山月照閑心幸免材為累無言棄擲深

觀瀾亭

萬古淵源會憑欄試一觀雲濤誰可際匀水自為難日月關中永乾坤物外寬幽人休悵望平地亦波瀾

射圃

百步開新圃彎弧注采正樽罍供樂事金鼓疊歡聲斂手徒為妙中心自要平何人能舉觶觀堵定縱橫

西谷觀瀾亭　許將

危亭好處倚巖隈西望蒲昌海浪迴山戴鼇頭天外出水浮鰌穴地中來千重側崦扶搖沒萬里分流混沌開令尹觀瀾知道大三年窮邑更淹才

送明州王大卿　王安石

大歷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幡游從來所至邦人喜真復能分聖主憂千里封疆何足治一時名迹故應留屬城舊吏雖疲懶尚可揮毫敵李舟

寄育王大覺禪師　王安石

單己安那示入禪草堂難望故依然山今歲暮終岑寂人更天寒寂靜便隱蹟亦知甘自足憑心豈吝慰相憐所聞不到荊門耳人老未新又一年

弔王致先生　王安石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尚蕭條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饘粥永今朝窮魂散漫何知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和馬粹老四明雜詩聊記里俗耳　舒亶

百粵喧譁外三江指顧中耕桑遺俗在草木故城空即鄮郭也近澤知田美俗重近澤田多魚驗海豐由來形勢地越絕控遼東

其二

澄水鋪千練平山伏萬犀月橋蓮棹小春圃酒旗低蓬島雲長在邑有蓬萊鄉古史云金銀為宮闕望之如雲桃源客不迷風流未寂莫遊履半香泥

其三

御史平囚日二囚詩在郡樓下郎中渡母年今謂渡母橋豐碑推筆妙二碑皆名
書孤冢枕城偏汝南孝子墓馬白鶴空遼黃蔦尚蔓延九原如可作
執馭故忻然

其四

蹈蠶近豆熟俗有蚕豆江雪伴梅消抵虎蟄經夏里語八月蝤蛑可抵虎跳沙
蛤趁潮里語有跳沙蛤酒覺雙印貴俗重雙魚酒藥肆萬金饒謂馮氏樓也未覺
西風遠三溪好採樵慈溪小谿藍溪也

其五

巷陌隨橋曲閭閻占水窮郡樓孤嶺對謂古鎮明嶺市港兩潮通閘在
城東隅春暖鷄鳴界在慈谿秋寒鴨信風江湖所呼家家人富足擊壤與
吾同

其六

歲熟俗以二來為一季人歸夜擊鐘金澄沙底水龍臥井邊峰
金沙龍井皆在育王山香火長存社俗結金光明金剛社漁鹽每奪農年來謙帛賤
砧杵萬家春

其七

稻飯雪翻白魚羹金闕黃鮚埼千蚌熟在奉化花嶼一邨香在慈溪
海近春蒸濕湖靈夜放光廣德湖每現光彩北囪休寄傲大隱即吾鄉
大隱山乃楊適先生所居之處

其八

禽孝傳居俗禽孝鄉在奉化風凝動浹旬靈鰻早天雨即龍井也聖米歉年
尊以年尊根為聖米江漲長如海冬溫恰似春鷄豚追伏臘行路亦情
親

其九

佛磬雲中寺樵歌郭裏湖城居蔭楊柳野寇息崔蒲巫語傳杯
珓漁蓑入畫圖幽香滿花谷不趁雪霜楷

其十

蓮閣紅堪掣池瀾靜不流池在府前梯航紛絕徼冠蓋錯中洲高麗比入
貢多使者草市朝朝合四郭皆有市沙城歲歲修郡城易頹雨前茶更好半厲
賈船收

題福源院

舒亶

地占靈鼉背山橫小嶼頭一朝雲借路雙沼月分秋竹影搖虛

窐松烟著曉樓殘鐘誰共聽空籟更颼颼

題尊教院

竹砌緣寒渚松溪藉緑苔樓臺隔林見花木帶雲開溪旱常流水峰青自隱雷月華幾萬頃誰棹酒船來

香山野步　舒亶

龍護空堂鉢雲籠古殿燈經因僧待月茶井客敲冰驚雁回峰影跡星亞塔層心清更無眠未羨杜郎能老杜宿贊公房有燈影無照眠之句

其二

空澗寒探月高齋客聚星霜分破窓白山獻隔簾青窺水知僧定占雲識地靈時時

木葉下危亭

和游棲真寺見寄　舒亶

曾是談經一草堂千年金碧欲飛颺頂峰有路青天近絶壑無塵赤日涼月底露驚猿鶴夢雲中風動薜蘿香芝籮茶灶平生念遂謝仙人白羽觴

和西湖即席　舒亶

金碧樓臺閣暮烟彩虹雙影臥漪漣雲鋪物外無塵地月滿人間不夜天細柳千門維畫舫華烟兩岸度鳴絃清狂亦有黄冠客不負仙人載酒船

其二

十洲風籟韻笙簫疑有仙人燕碧桃影逼銀河星半墮氣吞月窟兔爭毫九秋波浪沙鷗狎萬古功名釣艇高却恨何須明似鏡空令志士泣霜毛

雨中遊仗錫　舒亶

何人杖錫過千峰雨裏風烟轉不窮暗壑水聲清决决深巖花氣濕濛濛遥知雪嶺開亭近舊說雲鄉有路通自恨青鞋踏城郭仙遊長在夢魂中

遊雲湖過香山偶成　舒亶

去路騫騰逼紫霄何年鳧舄墮王喬暗峰藏雨皆龍窟靈草含霜半藥苗已覺山衣雲樸

還疑風鬓雪蕭蕭捫蘿更上岧嶢頂下視滄溟百水潮

其二

塵境回頭隔聖凡參差叠嶂巧如鑱歸雲墮碧粘僧屐落葉飄

紅上客衫果熟遙看猿渡澗風豪定想虎離巖長天自有無窮
景未信西湖月半銜

和劉誼翁留題惠安　舒亶

塢雲過雨翠成堆天淡平湖一鑑開萬木號風韻絲竹千峰帶
月上池臺靜無俗駕金鋪地閒有高人玉滿杯聞道碧桃看欲
發劉郎何事不歸來

其二

十里松行翠插天暗溪嫩草半芊綿笙歌自滿蕭郎宅琴鶴空
隨賀老船未分舊遊雲寂寞遙知歸夢蝶聯翩故山幸好宜回
首還見人間換一年

和新開西湖十洲什　舒亶

洗出烟華紫翠勻再將絕景付重闉千山有影螺乘地一水無
塵鏡照人香濺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杖藜盡日滄浪
興時有幽人岸白綸

秋宴十洲閣　舒亶

綠玉手持尋五岳正應未識海邊洲倚欄花木參差見對岸笙
歌次第遊煙霧多疑九峰曉波平全勝六鼇浮仙風坐隔紅塵
路消得丹青詫北州

和樓試可遊育王　舒亶

參天松柏綠陰陰古佛巖前一路深猿鳥不驚如有舊雲山相
對自無心數泓寒水雲藏雨十里輕沙地布金杖屨更知非世
境上方日日海潮音

題鄞江　舒亶

地吞越絕海分深渺渺平流萬馬駸早晚渡船潮有信往來鷗
鳥客無心寒空倒影千山動暖日澄波萬籟沈安用魚龍閑養
鬣平時春雨自成霖

題西山雙乳泉　舒亶

石眼雙開白欲漫潺湲更傍碧琅玕地饒爽氣全無滓天借靈
源兩不乾曉月自分雲外潤午茶誰鬭雪中寒孝先多睡相如
渴試把清甘乞取看

題靈鰻廟　舒亶

繞塔想曾隨白馬（父老云此為護塔神）龍蟠泥故復傍金沙旱天霹靂長

平地　歲污邪每滿車受賜由來千里境論封消得萬人家朱
門便是金塗榜未負風雲在一涯

其二

絶境朱丹新棟宇深山靈響雜蚖蛇黄金地底應千歲（古記云金千歲有龍）甘雨人間幾萬家西域不勞方士咒（西域方士能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見抱撲予）南州重識使君車（後漢百里嵩為隨州刺史行部雨輒隨車）老農爭賽豐年社古木蕭蕭自曉鴉

其三

亘古人間蒙潤澤數泓雲底貯清泠功將名並山無泐道與人
尊地轉靈曉殿千家供香火旱天萬里入風霆誰知別有醍醐
味行路憧憧半未醒

題香山湯禪師　舒亶

千古神僧舊石局清風如在地還靈溪形偃月無窮碧山氣常
雲不改青果熟猿猱時嘯聚錫飛巖穴尚芳馨西來祖意誰人
問老柏森森翠滿庭

題蒙堂　舒亶

由來西去深相關贏得隨緣到處閑笑出海雲飛一錫行分江
月過千山微言定許誰人叩勝事偏於俗士慳咫尺蒙堂隔霄
壤城東擡首只空還

題翠巖文室　舒亶

別乡寶所出埃塵無限金光欲照人斤斧不驚龍象伏棟梁特
地水雲新千峰坐斷人間路一榻分來月裏身更着須彌師子
座未饒摩詰妙通神

題明月堂　舒亶

郢匠由來巧運斤清光那復隔纖塵九秋萬里雲頭路半夜千
峰頂上人坐見乾坤入肝胆陡驚草木亦精神應憐赤水尋珠
客白日茫茫尚問津

題五峰兼簡英禪師　舒亶

何人縮地海東偏靈岳分來不計年幾見彩雲爭照日直疑仙
掌欲擎天依稀故國松千尺迤邐前山石一拳四面開軒背不
足老僧時立碧溪前

題天童　舒亶

日日青鞋踏白沙未應泛艇即靈槎雨溪清越鳴哀玉風蔓蜿
蜒動暗蛇曉潤芝篁桃秀茁午香茶灶煮蒼芽玲瓏仙客知何
在千古烟霞自一家

題布袋和尚　　　　舒　亶

休話人間我獨尊何妨壓肆且隨羣乞錢往往多空手問路時
時向白雲壁上形容圖尚在囊中氣味許誰分分明提起無人
問欲會應須眼裏聞

題靈橋門　　　　舒　亶

危樓清迥立高風紫邏紅旗落日中暑雨潤溪來浩蕩暮烟洲
渚隔朦朧懽聲不厭重城近霽色遙知秀埜豐滄海一時傳麗
句天才真是杜陵翁

蘊文饒往昌國意頗憚之送以詩因勉之　　陳　瓘

巳聞舟楫具那得苦留君雨過霜風急帆飛雪浪分長途方策
足暇日正論文功業他年事風波豈足云

送周初平　　　陳　瓘

虀鹽雖不飽心與古人期口體非吾養紛華任爾為經明逢地
芥穎脫看囊錐兩驥皆宛種天衢好並馳

次韻袁朝請陪太守遊湖心寺　　陳　瓘

塵境紛紛俗累增故尋幽境訪南能湖波浩渺無窮綠寺屋高
低不計層詩老新吟工惱客使君餘暇得陪僧棋中得失何時
了一局輸贏未可憑

予同彥老自四明之永嘉中道留宿岳林會法照海印
二禪伯夜話投曉登車乃行留題於寺　　盧天驥

病骨倦鞍馬禪居忻少留暮雲山盡路孤磬月明樓林靜鈎輈
曉風香䆉稏秋重來坐磐坐相對話歸休

其二

歎息老禪伯蕭閑心自如買松栽別塢引水過新渠草色經行
外禽聲宴坐餘自慙雙客鬢垂老尚征車

其三

報國竟無補敢辭山路遙晚寒生竹徑新漲斷溪橋奔走真逋

客安閒愧老樵今人欲心折風雨夜瀟瀟

途中書懷寄奉化知縣　盧天驥

自帶淵明漉酒巾食鮭甘作庾郎貧雖無殘菊簪華髮賴有青山似故人幾處鵶鳴牛背雨經年衣犯馬蹄塵待攜神武朝衫去還我烟溪漱石身

其二

奔馳漸覺歲崢嶸負郭蕪田未退耕正恐山溪吹岍去任從烟草喚愁生別來竹院門長掩好去漁舟手自撐漸晚歸心在何許夕陽低處伴雲横

絕句

太上皇帝御製題扇面所畫紅木樨賜從臣　榮嶷

日宮移向月宮栽染得嬌紅入面來多謝秋風揚雨露丹心一一為君開

送竇公持鄞江尉　范仲淹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予真今為起清風

送丁司理赴明州　范仲淹

仙家枝葉今咸孫南去司形庇越民金闕道書徵旨在獄多陰德是真人（道書謂升真者皆須曾為獄官）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范仲淹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講華嚴報太平

偶詠西湖十洲　劉珵

花嶼

淺深艷冶一枝枝帶露臨風不自持水上紅雲真縹緲多才却憶退之詩

芳草洲

春水池塘空苒苒長安古道倍依依爭如綠向芳洲遍不怨王孫去未歸

柳汀

江渡隋隄千萬縷年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烟雨汀洲晚閒舞東

風拂畫橋

竹嶼

翠雲搖曳波心起清影扶疎月際來結實終期丹鳳至虛心聊映小桃開

烟嶼

閒伴晚雲籠淺瀨半如秋雨冪寒沙溶溶曳曳拖輕素遮畫漁蓑與釣槎

芙蓉洲

翠幄臨流結絳囊多情長伴菊花芳誰憐冷落清秋後能把柔姿獨拒霜

菊花洲

金蕊含香冒雨開清無俗格絕塵埃休嗟不及東籬下也有幽人載酒來

月島

衆樂亭前月滿洲雨餘風靜正中秋桂華冷射千尋碧十頃湖光爛不收

雪汀

六出花輕巧剪裁瑤林玉砌映高臺冰澌四面寒光合疑有飛仙月下來

松島

恥隨楊柳嬌春色猒近芙蓉遞暗香直幹凌霜終偃蹇頋為一柱壯明堂

太守劉戶部乘水涸時浚治堙塞因其餘力補葺廢墜西湖上之景為之一新島嶼凡九作一成十隨景命名遂有十洲之咏邀余同賦為之次韵　王亘

花嶼

傳聞春入水邊枝懊惱行人不暇持任是杜陵歸較晚也須排悶强裁詩

芳草洲

十步中閒水四圍不容紅紫亂相依春風管取青青在莫問愁人歸未歸

柳汀

不似長安陌上梢只將離恨寄長條臨流繫得虹霓住留作幢幢兩岸橋

竹嶼

鳳集龍驤未是才獨驚高節出雲來此君端的吾家舊爭得柴門相向開

烟嶼

離朱諦視也昏花一疋青縑蓋白沙咫尺漁舟看不見凡夫何處覓仙槎

芙蓉洲

須信金行有智囊會將秋色賽春芳清霄見白休相拒多是潘郎鬢上霜

菊花洲

年年重九為人開不染春風一點埃湖上蕭騷如粟里虛罇還待白衣來

月島

夕陽盡處見滄洲一片清光水國秋應是玉真梳洗罷菱花臺上不曾收

雪汀

玉落風刀細細裁梁王宮裏舊池臺（梁有雪宮）逍遥此地何人可除是冰膚鵻鶴來

松島

誰陪老碧到秋霜賴有黃花隔水香土淺波深難獨立可能移植向公堂

附和韻詩

花嶼　舒宣

暖吹紅紫上青枝掠水風烟巧自持蜂蝶鸕鷀各芳意錦囊消得採春詩

芳草洲

小雨如酥露乍晞嶼花汀柳自相依畫橋不礙尋春屐誰傍烟波拾翠歸

柳汀

困倚滄波綠動搖冷烟疎雨共蕭條誰將輕薄嬌春態强拂人

頭向市橋

竹嶼

欲問葛陂安在哉端疑波底化龍來子猷此興君知否小徑何妨卷竹開

煙嶼

著漠寒蘆不見花暗藏鷗鷺啄晴沙暖風吹起渾無定半落僧牕半落槎

芙蓉洲

照水枝枝蜀錦囊年年澤國為誰芳朱顏自得西風意不管千秋昨夜霜

菊花洲

懶對陶家酒瓮開東籬寂寞久風埃會須結取登高客折上龍山醉帽來

月島

何人騎鶴上瀛洲清影明波正九秋吹罷玉笙端不見滿空桂子有誰收

雪汀

點柳粧梅不假裁平波直擬湧瑤臺釣磯葦岸知何許幾誤漁舟夜不來

松島

亭亭古幹對滄浪雨洗風飄老吹香晚歲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

花嶼

紅紫商量欲滿枝探春觴豆好攜持便須載酒凌波去底事黃堂獨賦詩

芳草洲

綠色映波千古恨至今南浦兩依依我今又出江東去多少行人宦未歸

柳汀

密幹參差籠月影輕波蕩漾醮烟條暑天要此清涼地欲往何辭度小橋

竹嶼

霜姿迥出紅塵外只有鵁鶄傍水來別岍若尋棲隱處輕舟須為此君開

烟嶼

靄靄紛紛緣底事故來波上罩層沙莫教散入滄溟去却恐能迷上漢槎

芙蓉洲

紅雲可覓無蜂去渺渺寒波映晚芳未必孤根能耐雪且看秋艷已經霜

菊花洲

光景不留人易老恨無羽翼出塵埃世間那有飛昇藥且傍汀洲採菊來

月島

月明偏照海邊洲綠水迴環漾素秋斗轉參橫羣動息桂花零落遺誰收

雪島

誰把平壇水上開坐看飛絮撲瓊臺酒豪耳熱笙歌沸應怪幽人此地來

松島

影參岍柏童童綠葉蔽汀蘭淡淡香斤斧不來人迹遠養成千尺勢堂堂

戲贈育王虛白老　王安石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却歸荒寺有誰知

觀明州圖　王安石

明州城郭畫中傳尚記西亭一艤船投老心情非復昔當時山水故依然

天童山溪上　王安石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上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唯有幽花渡水香

鄞縣西亭　王安石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食窮城度兩年更作世間兒女態亂栽花竹養風烟

寄育王大覺禪師　王安石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丈應無夢想復長吟擬慧休

别鄞女

年登三十已衰翁滿眼離傷秖自攻今泛小舟來訣汝此生蹤跡各西東

遊翠巖山　舒亶

桃源深處一招提門對寒雲路繞溪長使千峰光景動未應洞裏老金鷄

遊大梅護聖　舒亶

萬壑聲中柏子烟高僧日日看雲眠當年豸虎今何在千古寒堂一鐵鞭

其二

仙去人間地轉靈蛟龍合處谷風生誰知雲霧千峰頂長作青天霹靂聲

其三

流水山間無盡時登臨到處與心期世人只愛桃源好梅熟山間怎得知

其四

鷄犬同時亦上升亦雲今日幾人行我來正唱昇平曲不用山間變姓名

遊灌頂三首

十里曾聞一嘯聲當年猿鶴想猶驚白雲不礙青天路贏得重來擺手行

萬松偃蹇插雲根四面諸峰盡子孫日日飛烟雲霧斂不妨掌上看乾坤

雪頂胡僧眼覷天只應風月是生緣那知坐作人間雨千丈巖頭一道泉

歸郡書金錢　舒亶

叱咤滄溟雪浪空鯨鯢騎去杳亾蹤煉丹井畔春蕭索知在蓬萊第幾重

其二

又入西湖醉過春嶺頭猿鶴幾時聞無端雨意隨人去直恐衣巾盡是雲

含珠林

萬箇松杉一顆珠老僧心手最工夫冷光長在千峰頂誰道人間夜月孤

題天王院内鑑堂　舒　亶

等是人間出世人數他珍寶信非真茫茫白日誰回首此處元無一點燈

題福勝院　舒　亶

蒼巖赤壁聳崎嶔長者何年為布金却憶樵風生乳竇萬松回合兩龍吟

湖心寺偶書　舒　亶

吹落清香縹緲風樓臺彷彿水邊紅人間誰是丹青手畫取春湖細雨中

題寶林院瓊闍黎房　舒　亶

山農未用踏溝車一穴靈泉蔭萬家香積從今飽檀施會看講夜落天花

題法喜院是院一瓦一木皆自能師手而師丈室唯布衾木枕無復長物即之坐龎眉皓頂泊然似不能言者無乃真有道者耶　舒　亶

抱山重屋兩廻廊杉檜如雲百尺長香火它年誰第一老師辛苦頂如霜

其二

了無情解作攀緣一鉢三衣只兀然坐對青山不知老學人休問祖師禪

太白峰　舒　亶

千峰下視盡兒孫仙事寥寥不可聞長作人間三月雨請看膚寸嶺頭雲（峯頂常有雲氣祈雨輒應）

太白菴　舒　亶

何年杖錫此徘徊天上真官為我來芝圃鶴歸香火冷石基空鎖舊莓苔

玲瓏巖　舒　亶

詭形迥與萬山殊空洞由來一物無直恐虛心自天意人間穿鑿枉工夫

響石　舒　亶

淵明休弄沒絃琴混沌中含太古音聞說幾回風雨夜四山渾作老龍吟

龍池　舒　亶

靈蹤聊寄數峰雲雨意含雲白晝昏不用高僧時咒鉢一泓長貯萬家村

虎跑泉　舒　亶

一嘯風從空谷生直教平地作滄溟靈山不與江心比誰會茶仙補水經

佛跡　舒　亶

蒼崖絕壁印苔痕陳跡千年尚似新杖屨紛紛走南北幾人不是刻舟人

臨雲閣

高僧終日笑凭欄亦似無心懶出山幾度海風吹散雨坐看彩翠落人間

春樂軒　舒　亶

隔水巖花紅淺深花邊相對語幽禽管絃不到山間耳誰會凭欄此日心

宿鷺亭　舒　亶

雲過千溪月上時雪蘆霜葦冷相依正緣埜性如僧癖肯為游魚下釣磯

文饒自昌國以詩見寄次韻　陳　瓘

百川滚滚到來休此是人間第一流鯨鬣為君翻駭浪蘭茗空自滿汀洲

其二

海邦渺渺知何在風入高帆頃刻過何似一尊湖上酒月明安穩照寒波

文饒自京師還欲往昌國而風作不可渡乃為絕句戲之　陳　瓘

欲衝高浪却沉吟酒近瀛洲懶得斟莫道顛風無好意為君吹

過遠歸心

長短句

驀山溪周銖作也銖字初平擢進士第調開封中牟簿未幾挂冠而歸恬不以仕進為意至松江作此詞以見志陳了翁亦以阮郎歸詞贈之

松陵江上極目烟波渺天際接滄溟到如今東流未了吳檣越櫓都是利名人空擾擾知多少只見朱顏老故園應是綠遍地塘草家住十洲西算隨分生涯自好漁蓑清貴休羨謝三郎紅蕖月白蘋風何似長安道

阮郎歸　　陳瓘

從來多唱杜鵑詞如今真箇歸健帆笑裏落湖西回看江浪飛說情話復何疑臨流應賦詩引觴自酌更何之心閒光景遲

四明圖經卷九

記

育王廣利寺宸奎閣記　　蘇軾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名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説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户外之屨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建事　昭陵而與吾師遊最

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
葢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
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
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
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
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
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嘉歎久之銘
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
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記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
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州學御書閣記　　高閌

今皇帝以英睿之資遇艱難之運初御大寶鋭志底平逮紹興
十有年乾坤清夷世道興起是冬有詔興太學以臣閌為國子
司業越明年春賜對便殿首被聖訓今日偃武修文盖不憚畀
躬與民休息且宣諭所以選用之意臣學術淵疏大懼不足以
當師儒之任然敢不勉勵以副休命遂奏臣昔為太學諸生嘗
獲恭覽累　朝宸翰於御書閣今敝於學願　陛下新御翰墨
加惠多士　上可其請尋命臣入侍經筵一日進講畢　上從
容謂臣曰聖賢之言蓋有深意朕每罷朝未嘗不觀經史子傳
日書數紙漸成部帙將以次降出臣拜手稽首曰　陛下聖學
方日日新豈惟學者有榮耀焉顧臣不肖何足以奉
天子五學之遊實天下幸甚於是師臣請刊石於國子監頒其
本徧賜泮宮詔從之郡國被賜自茲始矣四明距
天朝五百里而近頻年所賜雲漢昭回焜耀海隅而郡學棟宇
未備稽古舊閣弗存守臣徐琛懼護持之弗虔無以稱　上賜
教官陳元裕請以養士羨餘即舊基為閣而以御書鎮之議既
協經始於戊辰歲之孟冬落成於己巳歲之季春元裕又請書
其事臣琛以屬臣臣歸休於里復覩盛事不敢固辭臣聞治天
下猶治一身其文教與武備猶飲食與藥石也人不可一日不
飲食或有病當以藥石攻之疾病既除則飲食宜復如故是以
帝王興有不得已而用武者及既平定則必歸於文治前聖後

聖不約而同如漢光武既取法新室以興建武之治乃抑臧宮之請專尚柔道數引近臣講論經旨率至夜分不以為疲是豈忘前日之武備哉治道所歸自宜然也恭唯

聖上天錫勇智肇開中興由元帥以履帝位而天人助順戢九兵以康兆民而華夷歸仁於是蒐舉禮文之事興太學而恢儒術復秘閣以儲遺書任賢勿貳坐收治功茲固不約而與光武同者至於留神化本猶以至德要道為未廣首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羣目茲見　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翰墨必取聖賢格言以動化天下是又豈光武之所能及哉臣愚不佞獲知興學賜書之本末敢拜手稽首以不腆之文託名為不朽之榮紹興十九年五月戊午朔臣謹記

重修御書閣記　　戴覺

中興天子以柔道理天下留意稽古禮文之事肆筆成書雲昭漢倬刊之舉　得與六經並傳寵錫成均頒侯　悉庋閣以謹其藏四明御書閣規模雄偉甲於浙東肇建於紹興戊辰歲務在速成不暇擇木屹然數柱上貫層梁門時未久蠹腐弗支生師所處日夕惴焉非所以稱臣子尊奉之意臣覺承之典教乃首請於郡願易而新之守臣姜師仲清心奉公慨然曰是豈可因循乃即委官度材之美募工之巧役不旬日輪奐一新爰率僚屬涓辰奉安飛榮四翥江山助妍琅函寶軸交相輝映縉紳韋布歡忻鼓舞而相慶曰偉哉煌煌乎不朽之盛事一壯之方觀繼是今以往神物護持其萬億年無有壞先是閣有記臣謹拜手稽首紀重修之歲月云紹興二十七年秋七月謹記

重建州學記　　李璜

四明據會稽之東抱負滄海枕山臂江重阜崇嶺連亘數千里其浸不深於海而瀦以為湖山川之勝雄傑茂異所以人材英拔比他郡為甲至於後進縫掖往往冰玉秀整廉利好學蓋自祖宗以來名公碩儒文詞為諸儒倡者縉紳至今誦之郡舊有學制度甚偉建炎胡虜之禍鞠為茂草而先聖之殿僅存扶持傾欹不庇風雨荒榛斷址使人悵然懷舊而悲焉今新昌石君延慶光錫學問淵博連中三科四方望風欽矚願得執經席不以丐餘論紹興五年實掌是邦之教事居無黌舍食無梁肉水

火器皿之用凡百不備學者猶且負笈而來棲於敗屋之下絃誦之聲不絶蓋其風俗好學如此會太守仇公以對出鎮蒞致天子崇儒右文之意歲時嚴奉牲幣盛服搢笏祠於庭下將事既畢延見諸生酌以酒醴每病饟廩不充以為公私之患明年政成廼斥公帑百六十萬又丐於耆舊鄉老得錢八十萬始益賦入助其供復以估榷廢材瓦木竹杆凡十萬九千六百有奇益以調度之餘四百萬錢以為梓匠丹堊之費初立重門兩序蔽其後以為講議之堂蓋其東以為庖湢之舍閈閎深麗翼瓦飛甍神立像設籩豆俎簋煥爛一新於是泮宮之制具體克備既落成率諸生行舍奠之禮是日鼓舞歌詠莫不稱頌仇公之德又以石君超誥之材屑於細故針抽縷積以至於斯也竊嘗謂古者有國有鄉必立學校蓋非苟然而已以為君子之居而禮義之所從出也為諸侯者於此乎受成遣師以服遠人為士大夫者於此乎游燕休息以議政事執政者又從而究其言善否因以政行下至游士胄子編戶庶民莫不雍容進退於斯講求先王之道皆得興於禮義及其秀傑穎脱則又論而升之俾

天子政事之臣此所以學校官府初無二體而三代之上家塾黨庠遂序國學如是之設也後世三王之道不明武吏以殺伐暴悍為能文吏以簿書期會為重其闇深文刻害便法自營者則悠悠之談指為廉正怙其鷙忍以投時好如蟲食木中傷敗冲氣卒至穿穴侵漏與木俱顛而莫之知也大抵自漢以下承暴秦之緒維持固結之道一切主於法令劫持天下使不能去無復父子君臣之愛一旦潰敗不可鈐梶誠以平昔用法便文之積也今承漢唐之後去古益遠為吏者視斯民如仇讎居官者指公府為傳舍朝夕從事米鹽刀錐之末為治之道追胥箕斂耳非復有文學禮義之說也至尊愛勤於上隆師重傅以明先王之道而六經之旨不行於士大夫之間處心積慮官遷留滯而止士之游於庠序者裁決經史取青換白以待有司之問更相告語惟恐趨赴功名之後此道之所以不明而先王之迹幾於熄也如是而望風俗之醇厚億兆之孝弟忠信難矣郡之有學名曰禮義而先王遺風餘訓標準在是為政者尚指以為

不急之務亦已甚矣四明環地千里浮屠老子之宮無慮數百區窮極以土木享侯王之奉然以州郡之力學校之事求數十楹以庇其徒而艱難勤勩積歲十數不克有成良可歎也今仇公適丁搶攘之際撫臨一方未及報政而公私便利風化醇厚無廚傳過客之事而有恭儉率循之益為善者有所恃而不懼姦宄小人知所畏憚而不敢自肆是以風帆海舶島商越賈利原懋化紛至遝來波濤讋伏山谷休靖盲風怪雨不敢輒作乃能於此之時以其餘力及於學校養育人材用為異時興起太平之資其所以忠於國家惠其畸類之意深矣又能斥其帑藏之積勉勵羣寮上下協同以相濟茲其用心可謂知所先後不忘其本者矣雖然善始者未必善終能作者未必能述今公於此可謂勤矣若夫因畀為高積微至著使之日增月益以至熙盛則又有待於後之君子賡繼存愛之而已此則仇公之意亦郡人所望於來者也故併書之以告紹興七年季冬閏十月甲申謹記

重修州學記

鄭耕老

國朝慶歷中詔天下皆立學校唐正觀詔州學作孔子廟四時學區暨建炎火於胡僅存先聖祠貌有斷碣三考唐開元封文宣王太和七年始立石紀所封遺製廟經寇燬正元四年刺史琅琊公重建刊石文有追贊明皇者太和四年修廟六年亦誌於石今登科記述天禧中李侯夷庚崇庠序父老傳移學於州治東北即李也邈乎罔究經始之日至改作續修境與正觀慶歷相先後紹興七年郡將仇公徽學憫建炎之厄乃建門結堂翼以齋館蕩檝披榛未遑宏固更二三紀新故等敝耕老辱典教具聞於府吏君趙公閎學力欲興之未及而去越明年直閣張公下車復疏曲折以請公嗜學樂儒隨假之資鳩匠市材恐後蠹者撤撓者易支傾墁鏄蓋翻欄植有儼其新使人生敬以乾道三年六月辛巳始事閱月既望訖工率諸生釋菜奉安晬容畢禮歷階升堂行揖遜講中庸申以泮水士儒勸喜芹藻生春耕老職乃事不敢不謹書以詔將來云謹記

州學序拜田記

王伯庠

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士釋菜序拜於

郡庠禮也明之為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於胡自爾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始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州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秘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没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老佾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澡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為務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閒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劫劫於米鹽細故而曰不暇給者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養天下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偏之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後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

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為廟以祀孔子天下斷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率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有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御名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御名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修九經堂記　李閎

上即位之明年九月閎自虞部郎中乞守茲土乃得亳又明年十月自亳被命來領郡事一日會賓客於東園之嘉熙堂視其北有遺址荒焉問諸老吏云九經堂基也舊記在焉於是取諸頹垣積牆之間磢滌而觀之乃殿中丞陳侯充之文也陳侯當淳化二年為州於此方

太宗皇帝以聖謨神斷承

藝祖經綸之業以德以功克集大統散戎馬於寬閑之野休生民於耕鑿之鄉窮日月之際極舟車所至乾旋坤轉霆擊電埽四海之內稽首畢臣乃張治具謂治之本莫先於儒術宜公卿大

卷七

夫以及守令討論經傳講求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意庶幾太平之盛比隆於三代也由是詔以九經賜荆楚湖湘江吳杭越閩中嶺外諸郡而明獲預焉陳侯庚止見所賜書咨嗟抃蹈戴仰

天子之休遂飾廣廈以藏之名曰九經堂然明於是時更五代干戈之亂幸錢氏保完而歸　聖宋撫育涵養生齒滋夥而學者尚少歲磨月礪為士者日衆善人以不敎子為愧後生以無聞為恥故負笈而從師友執經而游學校者踵相接焉州舉進士較藝決科者又相繼而輩出則賜經示敎豈不粲然明驗哉况自浙以東農商自足而訟少事簡明最為樂土者亦風化薰陶使然爾然余於此竊又有可歎者蓋事久則弊且壞者莫不爾自淳化二年迄於今纔百年而九經既散失無有明之衣冠亦不復有知者堂亦廢而草木茂焉可以不修乎哉乃率入官之弃材鳩無用之軍工鑿沼畚土增高舊址如臺而新之且購九經置其閒使士民復見

太宗之遺訓與陳侯經始之迹而時與士大夫游焉若乃四時登覽之勝江山所得與夫晨昏之閒晦明之變景物錯出不可得而名狀者則有諸君題詠焉元祐某年某月十九日記

重建九經堂記　高　閌

惟我

藝祖始受天命紀元建隆吳越錢王俶首奉表修臣職既又以以其弟億假守浙東之四明郡積十有二年未有職司於王室遂為之請命於

天子有詔飭有司　加優禮升其州為節鎮寵以奉國軍號冊命億為節度使以顯　之於是四明始知有天王之命按舊圖牒其地濱海狃於霸政前此聲敎未被固非有鄒魯儒風晉秦人物著見於世逮

太宗朝諸所僭偽悉歸輿地車書既　同乃改元淳化詔頒國子監九經於新附諸郡而四明又始被

天朝之賜時守臣陳公充書於王化思有以聳動斯民爰卜勝地得高榭於子城東北隅乃錢公億所剏以追勝游者俾葺新之鎮以賜書名之曰九經堂以風示千里其稱述

帝德歸美報　上有石刻存焉郡人知尊經術談王道實始於
茲而為政者又有以鼓舞感發之未幾風移俗易雍雍然詩書
禮樂之邦信乎一旦至道自是厥後襲衣裳吟典籍少而習之
長而安之自謂性稟固然殆不知
帝力之所自也歷年多堂宇且敝嗣而葺之者閒亦有人惟元
祐五年太守李公閱盡革其故而鼎新之上以彰睿化下以勸
學者其規模壯麗多見於詞人之賦閱四十年不幸悉焚於兵
火又十有九年更十有四政猶未能復士類每歎息於斯豫章
徐公毅自禁從姑試以此郡既至上體　朝廷仁厚寬大之意
政務靜重期年而有成績暇日顧舊址而慨然曰郡有此堂事
關教化久而未復豈以勞民費財邪今　國家念貽謀之重務
先復古如其賦不及民民不知役此何憚而弗為乃以程畫付
屬吏之有幹理者曾不踰時工告訖功落成之日賓僚相與稱
美而形於歌詩者又能茂明公意以接邦人於道閑歸休於里
獲登斯堂媿不能賦一日辱公過之屬書其事既固辭不獲命
竊惟
聖上方以柔道治天下偃干戈而修俎豆興學校而新館閣凡
稽古禮文之事卒皆以次蒐舉乃者親灑宸翰立石經於太學
頒墨本於天下重命有司版鏤九經以增光於
祖宗右文之化而四明郡庠方建大閣以藏御書則公之此舉
意固有在異時此郡賢才繼興發越前輩相與從容思古念舊
而推尋　本朝涵養所自來然後知是堂之復是宜特書以昭
後人紹興十八年八月丙辰朔謹記

逸老堂記　莫將

士有負高世獨見之明介然自守以表於世者必不竢招而來
麾而去能此者非學也氣也非氣也識也故識非學之所可致
亦非氣之所能使其始稟之於天渟涵靜默燭萬物之理而不
昧平居固已凌厲清浮俯仰宇宙視世之富貴顯榮若將浼我
凡隨所遭而暫寓者豈復以絲髮許留方寸哉予嘗論疏廣受
偕傅皇太子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揮金樂身終宣帝之時而龔
勝辭方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攝居之世管寧抱道懷
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風蓴羹

酬飲謝事欲求免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相去遼邈矣蓋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季真李太白世惟以至博之學邁往之氣知之而不知其識之絕人遠甚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賦詩無留意帝愛其才忤高力士摘其詩激楊貴妃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益放蕩江湖間終其身季真開元十三年為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命之榮明皇自為贊賜之肅宗為太子遷賓客授秘書監天寶初一病遂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以居初二子為帝所知時李林甫方相羅鉗吉網毒痛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清粹顧不減盧絢季真風流文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遭其誅鋤乎鳳皇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鵬已游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子之識所以絕人遠甚者也季真於長安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亦曰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予為謫仙人蓋實錄也則二子之相與當有神交於窈冥者矣世稱中州清淑之氣所窮則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積鬱其間當生魁奇才識之民四明按東漢地理志乃越之鄮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鄞復為州與嵊姚嚴婺並總於越八年廢鄞為鄮縣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鄮置明州取四明山為名實並東海真淑氣蜿蟺扶輿磅礴積鬱之地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季真乃當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季真為鄉人予為明州一年得湖上廢地為堂以太白所稱季真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繪季真之像於堂上尚友千載鳳藻鸞鶴而想遺風焉昔通和先生祖貫于元元和已亥年嘗過季真授以至訣言季真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負笈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升徧於人聽則季真果仙去無疑予聞仙人左元放許宣平每往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仙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安知季真不時來還此間耶紹興十四年八月日謹記

慈溪縣清清堂記

徐瑋

余一日過是邑聞邑大夫黄公嚴明通漫刺謁之公倒屣迎門倍越平生好須之延余一堂榜曰清清憑高原面廣野基宇聳

壯丹青煥飾周旋熟視見平蕪散綠修竹環翠孤邨落照而飛烟有無遠水斷霞而白鳥上下余謂揭堂之名殆以目之所寓者歟公笑復之曰非也將水禽嘲哳松籟悠揚艇棹絕湖而漁唱數聲牛羊下坡而牧唱孤響殆以耳之所聆者歟曰亦非也抑訟息庭虛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鑪一慮不生萬緣俱滌終日寓之而忘身之在仕堂之為公舍豈以意之所適者歟曰皆非也蓋淳化中有賢令張公叔達綽著彊明茂昭清德政施百里而聲達九重時

太宗皇帝璽書敦獎先詔尚存後人惜其清名處久湮沒無以勸後乃建堂揭榜目曰清清俾游息是堂者睎仰前軌脫不能與其抗衡並馳抑終不失為自好者矣予自領邑見其柱礎傾攲棟梁蠹腐稍不葺完必將頹廢因念召伯之棠尚戒翦拜況棟宇乎遂鳩工掄材增界廣狹整攲易蠹為一新之不惟不墮前人之志抑將永君予之傳余聞其言懼然自愧逆料鄙淺因歎先王道德之澤熄入而從仕者多失已於物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間能廉潔自愛有懸魚留犢之操者不務欽尚往往指誚方僻反形訾謗廉恥之風宜然益落獨吾黃公遠追前躅嚴以御吏寬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己較德計功未容逸駕余謂揭名清清不特謂其清之又清良以張公著於前黃公繼於後揭名清清幾有待於今日乎雖然二公之德清矣要能盡其在我者也若東漢范孟博亦少厲清節及出為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污吏聞風皆投印綬去則又能盡其在彼者矣要亦不過施乎當時未若伯夷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噫俾二公擴充其所為以加諸彼奚古人之難致孟子不云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公其勉焉因屬余為記故述其意以書之公字巨濟戴溪人也宣和二年十月望日鄞川徐璋記

重修善政侯祠堂記　　　　蘊　為

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祭之是知聲光垂於簡編德馨香於廟食者豈徒然哉善政侯瑯琊王公諱元暐冊封之典圖志載之備矣按有唐太和年出佩銅章守人海徽時屬承寬之後躬行阜俗之化以勤儉戒游惰以誠慤敦

孝慈貪夫斂手於袖閭暴客屏跡於境外能使婚嫁有序惸獨有依他民愁歎我則民諧乎燕樂他民凋弊我則民豐乎衣食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沴或水旱成災不若採石於山為隄為防廻流於川以灌以溉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獲民利故自它山堰溉良田者凡數千頃得非謂法施於人乎能禦大災乎則侯之為政也易俗移風惠其生民沐義浸仁澤及來裔使永永之世猶受其賜者不可勝數則子由治蒲之政西門投巫之酷諒有慙德矧今海縣晏清哲后求治一同之任非賢弗居太博王君轂玉筍之班假墨綬之秩去民之害必杜其漸興民之利必臻其源他日嚮侯之德聲謁其祠庭則門榛砌蕪螺露尤甚乃歎曰將何以勸民乎吾將新之吏忻民懽風動草偃擇材揆日經之營之於是遷祠之基止堰之上使泛舟者賴其德力農者懷其恩觀其廟貌翬飛軒墉蔽虧及其庭也則若聆乎片言升其堂也則如聞乎七絲我乃潔誠端簡享神於祠是使遺愛之道載彰嚴祭之禮斯備在江之滸祐我蒸民嗚呼侯之生也以子男之位能以善政被乎俗其沒也以正直之道能以不朽留其神向若為唐鉅僚列爵重位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則貞觀之風不為遼哉知縣太博譽播乎清華德施乎疲俗景慕先哲樹之休聲庶使享斯廟者知仁政之可尚也為通理侯藩備熟徽烈俾旌如在無愧直書其祠堂之棟守官吏之名氏請附之碑陰時大宋咸平四年歲次辛丑六月初伏前一日記

李陸二公祠堂記

闕　杞

東平呂君獻之為鄞主簿之二年新錢湖之六隄屬節度推官石君聲叔刻詞以紀其詳而又考迹其初不忘前人之功揭示來者乃立李陸之祠於其隄之傍始唐天寶間邑令陸公南金闢湖之廣為渟蓄灌浸之饒歷宋天禧中太守李公夷庚補其舊之廢址增築全固經畫以制使數鄉之民雖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憂二公之功及乎明民可謂深且厚矣然而民之安享其利無歲時之報是亦忘前人之施與況於其法又宜祀之夫民莫不樂生而安業惡勞而就佚　朝廷責任於守宰

者不獨愷悌其政亦將資以深思遠慮厚其生殖物物各遂其養故風俗美而禮義行田里安而訟獄息余觀循吏之治有功德以加於民者必久而見思蓋以功則安而久以德則服而化雖相去數百年猶想仰其風丰豈不盛哉孟堅謂黄霸等凛凛然庶幾有德讓君子之遺風則二公之烈視之而無愧焉若呂君之屢奪於衆多之議而卒就其功又能表二公之祠以勸於後他日明民之懷思亦足以繼二公之賢故余為之書而不敢讓治平元年四月初三日記

廣生堂記　朱翌

敷文閣直學士趙公伯圭守四明仁質慈厚術智通練府不生事埜不見吏不外取不費出宿麥既登秋稼倍常颶風駭浪不作海行矴宿席展枕安稚耋誦公撫我似邵父杜母乃復放生池於西湖仰祝無疆聖壽以廣福院奉香火寓衆客月七日師郡人挈水族合誦經咒梵唄鐃鼓縱之湖脫砧几鼎鑊其樂宜如何銜懷恩施口不能言耳又刻　朝廷條禁列石湖四旁命住持處真度滄洲閣後為堂供佛作證真戒律精修檀修効力堂成乞名於桐鄉朱翌名之廣生且告之曰天地大德曰生

皇帝好生之德天高地厚太和陶育物物熙熙遂性樂生長無天札承流之吏仰體

聖主大惠布之天下是其職也亦公之本志也人君深居九重未嘗不欲薄賦輕斂養視元元惟恐傷之然洽於民心使四海被實德必良刺史能之推廣其澤故有大者焉倘一飯之設臨庖下箸見其生有惻怛至誠不忍之心則於赤子其有傷之者哉公悉乃心道　上德意又留意於淵潛之微使有夏之德見於咸若文王之德見於於物守臣之義畢矣川泳鱗游皆為壽祝施者有常而報者無窮嶽峙川增又豈有既乎乾道元年九月一日記

晝簾堂記　趙　省

右朝奉郎宋侯子剛治鄞之三年政成民和上下安習凡所施設不待教令而民聽已孚訟稀事簡公庭肅然日以優暇乃即廳治之東為堂三楹以視事以延客以休其餘日鳩工命材棟宇輪奐宜不知費民不告勞經始於辛巳仲秋竣事於是年季冬

落成之日因取顧凱之宰山陰之政榜曰畫簾噫侯之為是舉也非夸大以掠美誠得所謂名者實之賓歟夫民不難親也惟平易能近之民不難化也惟寬厚能服之平易貴清淨而不擾寬厚貴豈弟而不暴以是施於有政之無訟也又何難焉今晏眠而擁黃紬卜晝而酣醇酎文書堆案漫不省顧以是為平易謂之食焉而怠事可也經費常賦慢令失期獄訟簿書一視成檢以是為寬厚謂之縱吏以虐民可也苟如是則寄百里之任者心逸而體胖齒負販之列者悍戾而無告引利償害其自為謀則善矣獨不念學道愛人之語乎惟宋侯之理鄞則不然旦起據案訟牒山委勤勤致詰曲盡其情催科調斂示以期會下皆奔走而樂輸曾無追逮之煩宜其政訟理庭無留滯方覬之之治如天冠地屨豈但彷彿其流風善政而已蓋山陰在當時户不過三萬其縣用無事晝日垂簾特折枝之易耳鄞自西漢距今號劇邑民彫訟繁十倍山陰宋侯方且慕仰之若是可謂廉於取名者矣於是 國家有邊事州縣簡料兵壯預備儲峙以應上之求常苦不暇給而侯能多多益辦如王夷甫在元城時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其材力過人遠甚若乃吏退身閒賓僚畢集彈緑綺以舒懷對紋楸而坐隱壺觴相命嘯歌嬉娛此在他人常汲汲而侯之樂獨有餘亦足以見游刃之所及矣異時第最

天朝登名史氏號居循吏之目當以鄞治為先宋侯名應子剛其字也　大丞相莒公為三世祖精於吏道飾以儒雅不忝先世之餘烈云紹興壬午閏二月既望

重建經綸閣記

徐度

或謂君子之仕為郡邑既去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在古或有後世則難而邑其尤也何哉古之為邑位均子男南面聽事生殺予奪悉由以出而無有齟齬於其間故得以行其志後世為邑品秩卑而法令繁品秩卑則選任輕法令繁則牽制衆以秩卑之吏而廹於繁令之拘其治効之難成固宜是或一理也而未之思夫君子惟無仕則已仕則未嘗擇官也居是官也則必事其事就其力之所可為而為之上可以裨於公下可以及於民安有難易之時云乎惟怠者將以遂其媮則常以不得為自解

誕者將以肆其奢則常有所不屑也胡不以聖人之事觀之乎昔孔子初任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别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孔子固覆生人之器也顧屈為一邑而諄諄於教化如此惟其無有不屑之心故歟且迹夫聖人之所為其稽之當今之法令皆明示勸奬而誘使為之者也故相國荊文王公慶歷中嘗以廷尉評事來為鄞令於時年甚少氣甚鋭而學甚富其志意之所存遠矣蕞爾小邑固區區者宜若無足以為而公初無不屑之心日夜惟以為民興利治害為事距今蓋一百九年矣而其所興起之蹟尚班班可攷遺民子孫常相與傳誦其事指其蹟而懷思之是非真知學夫聖人之為安能及此宜邑人思之愈久而愈不忘也初公既没當元祐中為令者當因邑人之思即治所公昔燕休之地作為重屋肖公之像而祠之名曰經綸閣中遭兵火久廢未復紹興二十有四年公之弟校理府君諱安國之曽孫右通直郎煜來涖兹邑自以獲踵其先世故治為榮規規焉推前人之心以施於治不敢少自怠弛居無幾何邑人安焉相與言曰文公之德邑人所不敢忘也而公之諸孫復來治我就使無意於民猶當謹以事之况其賢稱其家哉惟是經綸之閣久廢未復其何以示吾子孫而慰吾大夫之思矧朝廷請明郡政安静治新斯閣今也其時乃鳩工聚材而請於太守貳卿王公公方以儒術為治亦樂夫有助於教化也而許焉閲七十日而告訖功凡材甓磚坯葦竹之費土木工人之直一出於民之願輸而官無所預焉既而煜以書來告度曰閣之復也非我實使之民惟吾家相國之不忘是不可以不有紀述也子於我有連其為我書其事度辭謝不敢當書再三返而請益勤曰吾石具已久待子之文以刻乃為叙邑人所以不忘者且誌歲月焉煜字子華謹飭好學能守其家法者也紹興二十五年二月旦日

衆樂亭記

邵亢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詔以四明太守錢君入直左右史至之日抵書其友丹陽邵亢曰我雖治明之日淺然於明人為無恨矣歲和穀穰愁歎息而驩豫行我樂與衆人之樂而申之為之亭

於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衆樂名焉吾友為我記之既辭不獲命矣其詞曰明治故鄮瀕海之都厥初導江源於南山醲為漕河以入於城吳越肇國茲為輔州卒常近親以守以謀湖枝於河盖數百畝中為亭觀舟木洲與於今百年下下高高頹圮壞於驟存者一豪維時錢君來守此邦此邦之人曰維政刑毋枉於直曰維教化日遷於良山樵水耘躋之阜安陶然太和歲以有年邦人怡怡並尋於娛君曰從事與是同好近而勝者莫湖先焉闕者闢之窪者隆之昔吏祖削而捐之周為飛梁於以往來合為大屋鱗舒翼開遠岩近峰烟矗雨青水流庭階激激有聲君曰從事盍往落之荷芰房盤鳧飛鴉翻飄浮滿前凡州之人月維暮春聯航接艫肴酒管絃來游其間環隄彷徉風於楊柳夕以忘還明人之憂惟使君是求明人之樂惟使君是度樂乎樂而不與人同樂安在其為樂哉它山之石以鑱以刻以告後人尚識其略熙寧二年閏十一月戊戌謹記

三江亭記

四明在浙東最為瀕海宜有環奇偉特之觀快登臨者之心目余到官二百餘日所向局趣狹陋始未之見一日送客至東門循城而行大江橫其前羣山拱其外島嶼出沒雲烟有無浪舶風帆來自天際又州之井屋左顧右盼盡在目中余欣然曰噫嘻此明之絕境也於是作亭其上以為郡人游觀之所夫天下幽巖窮谷高人達士之所廬固不可以一二數若通都大邑顯顯在人耳目者不過有美堂岳陽樓滕王閣數者而已湖湘樓閣之盛余固未嘗登覽至有美堂則去江湖遠竭目力而僅得之非若此亭可以坐觀而俯揖也然余之好惡取舍出於私見顧未必公當俟倦遊之君子徜徉而賦優劣焉江之東舊有亭名三江更兵火壞不復存此亭之成人謂盡得三江之勝因取其名而榜之亦從父老之願也紹興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謹記

重建鄞縣記　李璜

明之為州統五城鄞為太守治所令日趨府議事退而據案決遣自朝至於日晡循循維謹不敢有所操縱縣為鄉十有三為户三萬九千六百有奇民富於稻蟹之利地大物萃則訟牒日益衆祈寒暑雨少不能如期輒以病令坐是縣卒無良聲為令

者幸無事及官滿罷去以為得計建炎胡馬之禍公宇焚於兵火己酉距戊午十稔吏數政睥睨不敢措手治寄於佛廟皂隸與浮屠雜居雖民亦病之會太守周公下車之始詢知衆庶仳事一新寬大之政既行和平之氣亦通慨然鋭意有所興作莆陽顧侯為令於茲蓋二年矣日與簿丞辛勤款曲以仰奉太守之意而二君皆儒者愛民書事與令處相得歡甚條教之行靡有留礙邑人既悦於政思所以報稱守令之德咸願推其贏餘以助工役乃克重建廳事大門公堂於舊治之基翼以兩序殿以寢堂吏舍犴獄簿書泉貨咸有處所丞簿二居輔於左右於是高明雄壯始稱邦君子男之尊雖令之賢否不繫於居處之高庳然使民自遠而至有所瞻睹崇其閈閎以別隆殺之分則棟宇之制不為無助焉初侯之為是役也道路頗憂之以為艱難以來公私掃地赤立平昔租調之資贏弱徧户或不能如式而輸為吏者至迺疲於簡對何暇月績歲緝以有易無雖僕寓居於是聞其經始營之亦竊疑焉未幾閲月土木之工畢立為屋百七十有三楹役不及農夫財不出經費不動聲色而制度顯設宛如舊貫僕然後知侯之果能有為也昔卓茂為密令有所更張吏民笑之雖隣邑亦以為嗤誚茂治事自若居數年道不拾遺嚴翊為潁川既去歎曰我以柔懦名朝廷必選剛猛代潁川之民當有僵僕者大抵世俗之論喜為奇怪新好之說而亟疾苛密之人往往以輕儇事見稱至於君子長者欲為平易之政則悠悠之談必信疑焉或未及施而罷去或平居不甚可意去而覽於苛刻之令然後更相思慕之者多矣顧侯詳練謹默務為循常之行不喜表襮以取名譽賓客干請未嘗有所許可至有偶坐終日不忍啟齒而退其以身任怨必則法令如此其視毀譽之來泛然若無所喜愠為治既久獄訟衰止平日不快於心者亦不能有所軒輊竊意古所謂居官無赫赫名去而見思者蓋如是也然而乃能以其餘力為後人無窮之利心計默識奠而後發民不告病事以就緒是不可不書以遺來者縣既落成屬僕為記僕辭以不敏不足託顧侯曰先生無求於世其言可以信於後人僕亦自謂老於文字直書事實以紀歲月於義有所不可由是愧恧而書紹興九年春正月丙戌謹記

慈溪縣修縣門記

馮　輗

書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夫愛莫如父母以家而傳非期一世止也其堂構之難若此彼公廨之居不過三歲一去職則前人之底法其肯堂而構者十常無一二豈其自負不肯規隨以躡其後哉蓋土木之設不費於公則擾於民法固弗許也跡率以此慮患而不敢作姑補弊塗罅以為苟完計非才力有餘慨然自足以興建詎能無擾費之患哉慈溪有邑舊矣自泉南崔公熈易新正寢之堂逮莆陽方公巨川銳意一新屬引嫌而去民惜其基構之成有不竟者請終之公辭以遲來者余嘗紀其言以刻諸石後更權攝數易未暇調而來者正席未暖部使者聞會稽黃公濤仕以才著請辟於朝即被　命而上曾不拘格於銓部實宣和改元八月朔也公既視事私不受謁奸不容匿問民所疾苦得吏之昔所盜取於民者盡追以償之民不願復獨願以終吾方公所遲乎來者之意公於是出金於埜而有材者願售募役於農而有力者願從築而拓之往往出於方公所基之外倏修外門增修廊舍以左右之即其欄楹以為步廡廊舍之後復置支室合二十有四楹左以奉五土之神右以列五鄉之司又徙諸吏出而居之惟典刑常平暨夫摘山煑海之職仍處其中蓋讞議之密貨泉之聚尤所重也鳩工於明年正月己酉越二月己亥告休而落成其程工計日不愆於素也如此大抵民既我信吏不能欺故令必行而事易以集不待吾戶到而人戒之君子於是樂公之能繼非真美夫輪奐以壯吾邑之聽斷地也有過而問焉於以知公之才强且明也或謂從諸司於中門之外吏得以自便公不得見而知也公獨笑曰古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中門之外猶在域中乃縣千金於門而戒之敢有私而出給以賞其告者羣吏之家有至急難無敢越諸閫必也朝入而暮出閫有訟者入與吏俱曾日未昃而曲直決矣以故庭無留訟鄉無橫移或不得已而呼追之止揭姓名於此悉如期而至不徒挂牆壁而已然則斯門之設豈特限吾吏之出入哉嗟乎自　祐初迄今三十有餘年所歷令尹多矣其基構而成就之必待乎三公何其難也雖然前乎方公何其遠後乎方公何其近彼孰奪而去此孰挽而

來固有數焉存乎其間得非天祐吾邑俾數至是而通不然何
前人下車未幾不待次而舉耶自茲以往公之所以利吾邑與
夫邑人之所以望公者未易遽數則斯 之成宜未足為公道
然未幾而報政則擢而進用之其所以設施於天下必有大於
此者率自今始邑人馮輗每造諸公之門而登其堂故審知其
始末乃敘而為之記

四明圖經卷十

記

東嶽行宮記　蔣安義

四明屬邑六獨昌國居重海大洲中視他邑最為僻遠部使者按視罕及其境傳檄往來趣期會簿書而已初邑之未建隸籍於鄞度越既險民之利病休戚有不得告者焉熙寧閒荊國王公始請建邑逮今四十載矣更令佐以十數然流風善政不可悉舉頃則有延平陳公邦猷今大梁趙公君詠受命為宰而南康李公恕實為之佐下車以來諏詢民瘼興者革之蠹者鋤之政適其平人用不爭年穀告豐邑遂大治邑之民聚族而謀曰我曹生長太平不見兵革幸值明
天子惠我以賢令佐矜老而恤孤養病而葬死雖父母之恩不厚於此我聞東嶽之神實佑我
宋陰福吾人盍相與尸而祝之以祈吾令佐富壽康寧乎於是翕就應者如響父老占之少壯營之運土於原度材於山深殿翬翬修廊陰陰其直如繩其平如砥其高如軒其張如翼堊以

白盛飾以丹雘春秋歲時以享以祀若有神物來游其間宮造始於元符三年四月落成於大觀元年五月郡人蔣安義為之文曰

瀕海之東龍濤亙空柸浮土封為明附庸兩山中分屹立嘉門雷吼電奔控朝於鄞壤絕勢孤摧舟畏塗束手庭趨聽於大夫二公之來天錫雄材却除氛埃霧闢雲開政道其平安瀾不驚和氣充盈黍稷以成斯民無憂聚族而謀以祈以求報公之休稽首嶽神體聖蹈仁手斡洪鈞下臨斯人乃咨羣工作為行宮父子祈公壽考來同席捲榛荊岧岧百楹塗以渥青周以層城春秋歲時祭祀禱祠旨酒純犧饋餞有儀匪豆匪觴明德之將神之來翔降福穰穰蒼山之巔石完而堅勒此文焉垂千萬年

開元寺觀音記　陳瓘

明州開元寺大悲院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木工孔仁謙所造也仁謙巧由夢授藝絕一世杭明二像皆出其手在武林者檀供之盛與天竺等開元之像寂無供事崇寧中住持比丘法中始集衆緣以黃金塗飾易故為新而比丘法臣繼主斯剎汲引同行修大悲懺諷圓通門以為佛事道場嚴淨四衆隨喜覩相者生敬聞偈者起信遠游之士來還家者明了歸塗必由此矣乃知但弄音文功不虛弃況了名句之味而入不思議首楞嚴之境乎首楞嚴三昧之主觀世音圓通之最不證此定流轉不止不入此門不超餘學未有無因而得不聞而成者也觀世音聞道之初因入流相聞復翳除塵銷覺淨淨極先達寂照含空非文可銓而不離文字世相常住相不自顯一向多聞則阿難遭先梵之況一向無聞則天蔭鵽後有之苦然則無聞多聞其病一也病在乎人非聞之咎聞聞於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一處休復羣用背息往古先覺斯門已成今人圓明古猶今也未來學人當依是法從中證者豈惟觀音法臣以律為師兼學台教而能諷習了義叩擊斯門蓋天台四教以質多為宗南三部以木乂為本木乂立而定慧自足處知正而止觀俱安旋倒聞之機息循聲之忌非涅槃一路不得其門而入矣智者以涅槃聞聞之義演為生生四句訶智良臨終之門廻平生兇卒之習其所取者聞聞而已南山常念觀音委質淨土二教遍行

於吳越十念尤盛於四明厭有者方詣化城真離者既達寶所淺深同說不出此門無量壽齊虛空常寂光光融彼此權實異說究竟同歸方便多門其歸一也仁謙造化勝像歲月久矣像之新故亦同一時聞聞而思修者當自得焉大觀二年二月初八日記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高閌

聰明正直死則為神至於有感必通無間於幽深遠近者此神之盛也廣德軍廣惠廟張王者武陵龍陽人嘗按圖牒其先有諱秉者在夏禹時感天女降而與之合踰年授以子且曰後世當血食吳分王生於西漢之末姿狀奇偉寬厚而愛人有神告以玆地荒遠不足建家乃東游吳會至苕霅之白鶴山居焉久之欲自長興之荊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將半俄化為異物驅役陰兵夫人李氏見而怪之遂隱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即橫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輟梁天監中江南大旱徧走群望不雨武帝夢蔣山神告之曰橫山祠靈通天地禱之必應帝如其言即獲膏澤自茲以後歷數百載凡水旱盜賊為民患者誠心祈請皆遂所欲乖崖張公守金陵以兄事之緘書遜禱如通家問吉凶可否報驗不爽比年靈迹尤著達於　朝廷累封至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婦五子五子婦訖於息女莫不錫命疏寵加以公侯夫人之號嗚呼盛哉烈港都巡檢使李君嘗為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戊辰初來赴官值海寇出沒上司督捕嚴甚君乃展王之畫像焚香拜祈恍惚之間如在其左右守官二年揚舲捕盜者非一而未嘗有風濤失利之患蓋王之神靈陰有相焉遂出已俸就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從其祀烈港之人從而嚮信又增侈而丹雘之閭待次里閭李君知余將之廣德宜知王之始末者求序其事以告後人余固嘗聞之而諗諸其人皆以為然於是乎書紹興二十年九月甲戌朔左廸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高閌記

延慶寺淨土院記　　陳瓘

明州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為宗自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

矣聞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
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其同行比丘慧觀仲章宗
悅曰我等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
延慶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得搆屋六十餘間中建
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為十有六室室各兩
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為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
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
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
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答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為利益
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
然之所欲為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燃手二指誓必成此元
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燃二指以增淨誓既成
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
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踴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住期滿者
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
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叙九品以至誠為上

上智者之造十輪破疑心之貝縛縛解情亾識散智現則彌陀
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何
可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惟誠乎故曰誠
者成也成自成它惟此而已譬猶清淨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
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於一亦如十鏡環繞
中燃一燈光體交叅東西莫辯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境名隨
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
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
指定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
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為最勝及知通人無恪恪則
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
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為心濕新如山豆火能爇千年闇室日照
頓明釋迦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闇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
至如子憶母古聖様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
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覩無量光親覩者初無動移不往
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然後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

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菩卬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超如是果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迹於兹刹栖心於此室者皆阿鼻跋致之士也其為勝利豈有窮哉比卬介然倡一善念四明信士應荅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以不記其事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立法智之曾孫也行業完實人所信服以誠心修淨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為多故并書之大觀元年八月初一日延平

陳瓘記

妙勝院十方記

鄭伷

法常與於有而法非有則不立是故道之應世也以有為法而以無為用猶之一身也四體具則為成人而所以為人者非四體之任也夫聲緣於耳聞者非耳也色緣於目而見者非目也苟廢耳目而求聲色之辨則何所從而受之哉故以道觀法則內之耳目異處也以道觀用則外之聲色同我也內外有辨故事之所以顯有無相生故理之所以微此道之所以先天地而不生後萬物而不滅也故為之宮室以致其恭為之像塑以申其信而又為言說章句之道其所歸此道之所以自立而衆之所可知也至於有相而不可以形求有言而不可以情解超然獨得而天地萬物莫之能偶此則智之所不及而用之所自成也明州定海縣有禪院曰妙勝距州城三十里瀕海之上環水之中居處庳陋而有風濤漂注之慮五代清泰中居人姚綰始以其地易而新之遂能避其患而衆安以處也其徒以籍相傳房居而族食凡百有四十餘年而院之存者無幾矣熙寧五年其徒以力不能勝而爭訟以起於是衆列狀以告於州願以為十方住持州下其狀於僧司使集衆以舉所知而衆皆以淡交者應州凡兩上其狀而始獲請淡交居之數年而四方之人始知有妙勝矣信慕所嚮持金帛而至者蓋跡相接於路而以後為愧於是為之復新昔之故陋今煥乎其有文矣昔之庳窄今廓乎其有容矣又因其院之隙以建轉輪寶藏其費累數百萬皆不煩於求而自應用工始畢而其徒有訟於州願復得故處

州以訊於縣縣力爭之而後已今既安且久矣交公於是者與其衆談無上之法轉無礙之輪以蒙利於衆生此衆之所願記而余之所以告於人者也若夫究竟寂滅而不住於法萬法現前而當體為用說無所說行無所行而有無内外不可以係而處之此則智之所不及而非余之所能言也元豐三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妙勝院記　　羅適

元祐七年冬余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之定海因之澥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剎焉枕河臨道竹深而林蔭氣象洒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熇時長老智榮師書我之來芬我以香息我以牀睡足環視物幽景涼觀其院之揭名曰妙勝智榮師言五代時姚綰捨地建之初號永安

大宋英宗皇帝登極以治平改元乃新今額熙寧五年主僧元且聞乎州願作十方州以廣惠首座淡交開堂始昌禪席淡交募人寫經作轉輪藏蓋熙寧七年也元豐四年州召淡交住廣惠以智榮師繼之余過時智榮師造釋迦殿新堂廚廊廡其功將成余以深嘉師能以禪人興教事起人之信也明年師又使檀越嚴恕持書乞記且云以元祐八年冬經始之至紹聖二年秋工告畢凡為屋一百五十楹佛像七身粉繪裝嚴華而不侈嗚呼天下為僧者多勞人以逸已盡我正法智榮師能了自性不為已勞人惟張大佛事使四方衲衣緇侶得以安處乎般若之場晨兮升堂夜兮入室破迷祛惑掃迹解空了知如來正法眼藏與虛空等又能使一方白衣俗士信佛有大法門可以出生死滅罪業各植大善根入我佛境師之所成不其偉哉余嘗怪世之學禪者自藥山不許人看經之後妄生疑情不知藥山為人破執欲人言下一決而悟由不二門直入無等正覺反以口耳所聞縱横辯提自謂見性弃經破律蕩無所守譬如操舟之人不信柂楫流浪江海安能到彼岸耶又聞之藥山嘗自看經或有聞者藥山云遮眼此善忌其指者也如來云以筏喻者法尚應捨而況非法吾知藥山真看經者也師為我謝學者藥山古佛豈欺後世哉勉之紹興三年四月八日記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宣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太平禪寺大佛殿成妙高居士過而登
之因稽首曰昔我大父為大長者家故饒財在天禧中捐其金
錢率厥豪强嘗建斯殿殆今百有餘年住持仲瑛易而新之巍
特髙廣踰於舊制顧我家貧如石女兒如焦穀芽求其堪捨一
無所有念吾祖吾父詒厥後者過庭有訓盈屋有書種學績文
罔敢墜失願以文字施殿用記永久謹薰滌毫研而記之曰寺
興於建隆三年甲乙相繼其徒至寡紹興四年釋梵宣以十方
住持歷昌粹道輝至瑛為四代自瑛之至也闢田以足粒導泉
以廣汲凡寺之宇興隳補弊昔無今有日與其徒拮据舉拂撞
鍾擊鼓以作大佛事於是太平為大禪剎視其殿則庳陋傾欹
不足以示尊顯瑛曰是誠在我時則有僧仲良精進勇猛志同
謀協共歷檀越勸導布施靡不翕從裒其資金掄材命工不踰
期年迄新寶殿去庳就爽斥隘成廓而其殿中釋迦牟尼文殊
普賢難陀迦葉相好嚴妙光輝映發見者聞者生大歡喜時有
比丘作如是言我佛如來昔現世時於摩揭提國菩提場中成
等正覺殿曰普光時有文殊說十信法上升須彌殿曰妙勝時
有法惠說十種住昇夜摩天殿曰寶莊嚴時功德林說十行法
昇兜率天殿曰一切妙寶莊嚴時金剛幢說修學去來見在一
切佛回向在他化自在天殿曰摩尼寶時金剛藏說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智地今此寶殿妙好嚴特名字何等當說何法願為
敷演居士告言佛子智身寥廓徧周十方法界圓裹終始無際
是以如來正覺初成九天同屆普光一集十處咸登今古無差
舊新一念故不離果德大宅普應十方而為一時一會本無去
來則汝今者自心之力念念之中信知此身與十方諸佛齋成
正覺轉正法輪則普光即殿殿即普光既信此心住於佛住法
界空虛廣大無二則妙勝即殿殿即妙勝學三世佛常行萬行
利益衆生不可思議則寶莊嚴即殿殿即寶莊嚴發廣大願充
滿法界救護衆生智悲自在則妙寶即殿殿即妙寶住菩薩住
入佛智地究竟修行成最上道則摩尼寶即殿殿即摩尼寶如
是言之則帝綱重重鑑象相入不動智佛常坐道場諸大菩薩
游戲三昧則此殿者當何名為汝其諦觀作正思惟普光法堂
正在此處時諸大衆聞居士言得未曾有咸作是言善哉居士

快說法要我等今者信解受持願并書之將作來眼居士曰不亦善乎宣和六年十一月望日俞觀能記

隆教院重修佛殿記　王存之

孔氏之忠恕老氏之清淨釋氏之慈悲教異心一未可差殊觀也心本一心法無别法今天下建孔子廟老子宫釋氏殿皆崇奉之獨吾夫子以元聖素王之道為萬世衣冠禮樂之主雖自天子親屈萬乘之尊而欽祀之以示尊師重道老子宫次之至於釋氏殿宇不問通邑大都雖遐陬僻左海濱山嶠皆建以修香火其取甚廉其成甚速其宏麗雄壯金碧映照備極工巧甚侈天下多得而議之以為瞿曇本以寂滅為樂枯槁為心而其裔從而大之有若帝王之宅過矣故韓昌黎力詆而攻之是識其二五而不知其十也崇飾殿宇之意此在吾儒之所常見而不少思耳昔召伯聽訟明於南國其後人不敢伐甘棠焉甘棠凡木也止因召伯憩於其下至於民之子孫見其木如見召伯思之至也夫思之於至欽心乃生欽心既生雖雄以土木繪以丹青朝夕想像之如佛在世為惡者自悔為善者自勉於財不慳而樂施則義可以施鄉里於道願得而精進則心可以敵生死是殿之設豈小補哉隆教院在縣之東偏居山陬中去海甚邇按昌國之民居山者以耕鑿為生瀕海者以魚鹽為生其中捕網海物殘殺甚夥腥汚之氣溢於市井涎殻之積厚於邱山又其狃於習氣動以刦殺為心不聞夫子之忠恕不見老子之清淨不識釋氏之慈悲今幸邑有學以養儒士有宫以安道流此時又建寺以教民為善使之知有慈悲則盜賊化為君子亦有漸矣雖然此特建立之一法耳昔者佛在靈山與天帝釋遊至一所曰此地可以建殿帝釋即以草一根植其中曰建殿竟存之謂帝釋猶未灑灑也在何處非佛殿何地非殿基佛已多了一問帝釋又多了一草隆教老人請以前休後末句示諸山謹記隆興元年二月初二日左儒林郎知昌國縣事王存之撰

梵慧院釋迦文殿記　晏敦復

昌國明州支邑也在海中洲封部有鄉號金塘自縣治之西航海可至上有古道場曰梵慧得之耆舊云唐咸通中編民虞益捨地剏建後浸以壞廢忘其歲月逮後唐長興初有大檀那劉

寶因故基興復之晉天福中閩僧元警住持名額尚未立漢乾祐二年始得壽聖號 國朝開寶五年改超果治平中因冬祀大禮賜今名主者更代莫可稽考熙寧丙辰歲院之受業僧曰鴻簡主院事種種權輿後其徒宗憲繼之凡所以奉安衆者修立僅備閱歲既久殿宇圮漏衆相與謀而新之惟昌國魚塩之聚地瘠民貧無大財施其主事者能辦不退轉心化道淨信毫累絲積經時良久得錢七百萬鳩材傭工盡革故獘高廣煥麗視舊制倍蓰焉以釋迦文佛居中又以觀世音居後供養之具備極莊麗嘗聞積土成廟聚沙為塔如是人等皆成佛道今像法住世人衰道微知者難言聞者難信惟一切佛事是菩薩福德助道具非有清淨者發堅固心隨和合緣精進和檐豈克有成今而後俾見者隨喜增勝善意則助發之益不既大乎同力修建僧子惇子奇行效處能作始於紹興戊午歲冬十二月後三年季秋落成建炎辛亥春余嘗避寇金塘與子惇遊甲子夏屬余記其事六月二十四日臨川侯晏敦復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亶

有大寶珠藏於無朕辯如喫詬無所措言明若離朱莫能寄目衆生積業隨在無明我佛如來慈悲哀愍以身圓應俯眎羣機於無相中發露光影重重接引遂有多門結實流傳即經律論護持開示世不之人鄞嶺翠巖院名寶積有長老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拾一法廣募檀信鳩集衆工繕寫奉安建為輪藏自丙辰歲迄戊子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目睹勝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衆生覩相思想令一善念念念不停如是輪藏無暫休歇以至八部一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如是轉永不退轉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劫讚歎豈能盡云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　渭

四明東海之上有象山象山境之西南有佛刹焉五代之梁創之以蓬萊之額是為龍德二年我
朝大宋錫之以圖書之文是太平興國四年 勅聽以甲乙住持者天聖三年也蒙恩易以壽聖之名者熈寧二年也是院隱然介衆山之中雖無崇岩巨壑盤亘千里高摽雲天雄壓地軸

而佳巘蒼岫周遭映帶界相附遠相揖亭然起崪然止而朝陽暮靄露花霜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恍然若圖畫中見也太僕卿直秘閣林公旦昔宰是邑尤意愛之旦欲基址頹圮榛棘出入庳堂隘宇上破而旁穿殆不足以擅斯景而奄有也因命釋永淨主院事焉蓋永淨者余聞之操行謹潔智敏而謀多又卒之以不私於是登高而望默於方寸䇿糞壤焚榴翳却立而視之為瓜分棋布地形之崇卑欄宇之闕狹瞭然在目中矣乃始即其舊而新之規其小而廣之三門峙立兩廡翼張閱經有堂獻供有厨深身有室休賓有館輪焉奐焉一切鼎新若有鬼神陰來相之獨所謂佛殿闕焉居者無以寓歸依之誠來者無以聳瞻仰之禮適得邑之信向者相與出力而巍巍之殿屹立矣復建寶藏以居殿之中金函玉軸層見疊出所謂妙典秘偈悉募僧行筆之蓋其徒寶仙倡其初義肱賡其終積之數年而五千四十八卷之文燦然完成矣既又闢田三百畝以贍二時之供羞植松十萬本以助衆山之森秀亦其徒慧初義琛與夫郡豪吳君驥有力焉竊嘗謂事以速不達以久而有成天下之理也是院由五代以迄於今日寖寖二百餘年乃始修壞而成補罅而完易隘而曠續質而文工告畢事告成豈一朝一夕為哉又况永淨與其徒數人協心聯力卒之以不私如是宜其有成也若夫升猊座而獅子哮吼震雷鼓而法雨沾濡聞之者聳上上之真機飲之者味如如之妙旨此又有待於來者焉崇寧元年三月一日新授荊門軍長林縣令權婺州永康縣事劉渭撰

證心院記　項傳

佛之教人其法有頓漸因其宿植之　而順導之蓋有根器大利不用其力於此世中若壯士屈伸臂項頓悟第一義者此特豪傑間出之士若斯人者乃能和光同塵於群衆之列不待高舉遠引入無人之境而後有所修證也若夫根器不迫乎此而有待於漸修者則不然視城邑如圜圄顧衆人若讎敵望望然若將浼我則必去而之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以肆其學以固其行而後庶幾乎有所成就若斯人者四方皆有焉明州慈溪縣西有僧院名證心去縣五十里而遠其環列皆山前有巨

澗左右無居民蓋幾於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者吾疑其有漸修者處焉問其僧以院之所自建立乃曰是地古有庵基晉天福中僧道珍頻錫憇止久之人稍景慕於是有朱氏者施地以廣其基施屋以為之院而錢氏復以新慶名之厥後世有僧嗣住持惟文慧用儔用蟾三數人者皆能有所興造若方丈若大殿至夫僧講二堂廊廡厨圊莫不畢備而今住持宗式益置懺堂鐘臺院以愈完矣然則吾所疑以為漸修者若有庵於其上雖莫得其名繼之以道珍頻錫而止顧非其人乎宜乎人所景慕而為之建立屋室以居之也若後三四僧又能不忝其先世互有所增廣其志亦可尚矣今名證心蓋治平二年十月內始奉　勅改賜夫向所謂第一義者證心而已矣果何證乎強名而已矣院之僧誠能循是名以究竟之則漸修者不足云其將以為菴居者光焉元豐八年七月初三日遼西項傳記并書

普慈禪院新豐莊開請塗田記　王存之

古之聖人出應人間世焦心勞思歷險艱冐苦辛開導山川教之稼穡俾烝民粒食萬世永賴禹稷之功大矣哉周衰井田法壞其民遂什一而不務本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又四民之中變而為六世之議釋氏者必曰蠶食於吾農而病之若其徒有能不憚勤勞竭力耕墾以食其衆其亦合聖人之意可書也已謹按禹貢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厥土為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賦輕而穫微今之所謂鹹田近似矣明之昌國介居巨海之中其民擅魚鹽之利其地瘠鹵不宜於耕故民多貧民無常產而又寺宇居十之一以民之貧分利之一以歸於釋氏則愈貧矣縣內有普慈禪院依山瞰海實東晉詔禪師道壙緇徒過海禮寶陀遊九峰萬壽必駐錫焉大觀中請海塗一段地名富都鄉白泉隩歲得穀千斛自後荒蕪不治以故常住空闕每有食不足之歎一日有頭陀宗新等七人開發道心身任勞役復治其田凡歷三年而後成於是建石碶三閘圩岍二百大畚鍤耰鋤之具畢備歲大　無水旱得穀可以資其衆與夫無所用心於終日者有間矣是役也起於庚辰十月成於壬午九月雖然既耕而食矣異時衲子雲集量彼來處一意辦道以踵其業豈不休哉余嘗早暮食時自為之觀先觀後食

其言雖鄙推而廣之聖人處心不過如此其祝曰一粒入口百度過手當念饑者不敢輕授鐘鳴板舉之時普請衆僧作如是觀謹記隆興元年三月三日左儒林郎知縣事王存之撰

修朝宗石碶記　　廉布

象山縣負山環海墾山為田終歲勤苦而常有菜色縣治東南往有田四百餘畝夫邑人生生之具與歲時之征斂取足於此故前人經理之甚備畎澮渠川支布脈連上枕大湖以資灌溉下接潮港以決漲溢之患自唐以來為堰有四曰朝宗理川靈長會源皆因地為名高下曲折尚可攷也而朝宗為諸滙之要國初瑞龍寺僧曰蔡始伐木為閘以時啟闔若簡而甚利治平中縣令林君旦復增益之其後潦水暴集隄障屢決元祐六年縣令葉授始作石碶自是無水旱之憂距今幾五十年舊址頹圮春夏雨水汎濫無復瀦蓄邑人病之而前此為令者大抵熟視不以經意屬連歲大旱下田龜坼居人嗸嗸徒以罪歲紹興七年莆陽宋砥國平始為令慈邑喟然歎曰民之有田藉水為利衣食之原也其可以不治明年政成豪强怙桀幽憤舒悅令孚而教行吏畏而民愛乃召耆老告之曰邑有沃衍而瀦堰不治何以卒歲吾始莅邑常此軫念然念公私窘匱迄未遑舉於是收率榷吏罰之直下至竹頭木屑灰壤細微之利針抽縷積歲時之久得錢三百萬有奇不費不公不取於民而僅以足用汝其悉助力余之為君因為之區處不避盲風咨霧之毒躬即其地以勉民作浚其流泉增其隄圍盡發舊址革而新之餘堰例加修治即山伐石以為砥柱惟鞏固悠久是圖經始於八年之秋而成於十月之吉既成君會邑之耆舊僚屬賓佐以落之是日黎老黃童闐溢公門鼓舞懽呼莫不稱頌君之休德而歎前人之莫及竊嘗謂古者教民稼穡凡治野之政令莫先於水周官遂人掌邦之野既有溝澮涂川之名稻人掌稼下地又有瀦防溝遂之別所以備旱暵共雩斂者無不周盡而漢魏以來為守令號循吏莫不以是為急也西門豹之治鄴發民鑿十二門渠以灌民田召信臣出入阡陌開導溝瀆起水利以廣溉灌至於任延史起薛大鼎韋丹之徒皆以灌溉之利致一方富足百世蒙其惠當時歌之後世思之書於史册炳炳乎不可蓋也

後世長民者無至誠惻怛之心無經遠慮患之智一時能吏不過專為强壯鑱氣苛嬈以沽名出奇以駭衆志在取榮仕而已矣其下者汲汲於科斂力役之事敝精竭神於簿書移文之間曾不暇給甯復知先王務農敦本之意耶吁可歎已今宋君當此之時獨能勤儉克已長慮却顧以圖民之利其愛人及物之意無愧古之循吏矣碶成而邑人走鄞求余文以紀歲月余病幽憂不治筆研久矣以邑人之請凡再三不倦不可以辭故為之書紹興九年己未歲三月一日左從政郎新授處州錄事參軍廉布文

重修朝宗石碶文　趙彦逾

象之為邑環海東山為鄉者三負郭之南豁然頃畆彌望是謂縣洋賦入居邑之半洋之豐荒民所利病溝塍錯列滙為大渠碶其南以時啟閉焉初碶之作散鏹萬緡卒數歲一修耗緡亦千數以是聞者憚畏熟視圯漏餘十年莫敢出口余到官民以縣無丞水利簿之責譁而告曰今不修潦降潮溢土石將潰於海余不獲已行視則信然也問諸故籍纖悉必斂於民規畫支費柄於胥吏里豪余曰嘻乃躬舍碶上先借屯夫堰流一日畢厥二月既望越八日畚鍤始用月晦大雨休工一日暨三月哉生明越一日告成計其役僅十日舉易而新之岍石舊皆斧形外窓中虛射漏在是今易以方礦疊如甎平水不能蕩穴也兩旁舊甃四大餘外即土岍潰裂在是今盡用新石易以舊材以帖潰岍水不能衝決也碶板如舊五寸備橋如舊一尺碶內外植松椿數十殺湍怒匠用石工鐵工木工再膳一飲官為出傭役用保伍食利而樂從者番休各一日乘賞以別勤惰犒肉以相筋力蹲不入錐隙不迸滴雖曰繕修實重剏也碶成紐費止八十緡有奇皆出公帑羨餘粒一十四斛有奇稻一十一斛有奇皆庵僧募於好施者視舊費百用其一峻廣精緻不數十年未易圯也暇日邑之耆老士夫環謂余曰吾邑視此碶為不輕來仕者皆知之曩之不為懼不足於財重民之擾也今而後乃知躬其事與委於人者異苟無以告後人他日必有胥徒幸碶小壞隱其實用以賦於民其害豈細也哉雖明者臨之且復憚費而止盍刻諸石此非近民也心乎民也余曰唯遂書之而詳

其實於碶陰敬告來者隆興改元四月乙丑左修職郎縣尉兼
主簿趙彦逾記

廣德湖記　　　曾　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茭葵蒓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鶡脰湖而今名大歷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為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齊梁之際歟

宋興淳化二年知州事邱崇元昭按視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　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　勑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瀆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絶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智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土堙水闕其闔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閘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

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其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余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余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由慶有人故以治葢大歷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廢政舉之幸不幸豈其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鄞縣經游記

王安石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老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鷄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之鄉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西湖記

舒亶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西東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為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為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為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并

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賞賦之有記在馬閣之北即郡酒務故時使人即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蓄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為便然是湖本末圖志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攷盖嘗聞之父老明為州濱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闔境取給於其中湖為之竭既又穴為井置廬以守之鄞令虞君大寧嘗紀其事刻石於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既隄以為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堤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為田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培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為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其名名之盖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盖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為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攷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舒亶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正觀中令王君照修也盖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為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為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輒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府下濾瀐滓以飲而　國家將有事於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為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場宣德郎唐君君即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者堰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盖所謂它山者四明之衆山萃焉一山作雨則澗壑交會出為漫流方歲小旱衆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河勢中窳循兩隄率支渠釃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天時之罪也君既得其所以為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盡埋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窒補

堰隙復累石於其上以過入江之美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城數十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邦人廟貌固在焉其能漠然乎即為民致禱焉一昔為水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洌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留礙耄稚懽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既施勞於人而沒猶烱烱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思憂視民災而不知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暐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太和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它山以北故時皆江也溪流猥并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為視地高下伐木斵石橫亘流之率三入江七衰於河溉田凡八百餘頃其功利溥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字居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聞天下而君清直彊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為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可涸乎故具論如此且以著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攷焉冬十月吉記

水利記　　舒亶

鄞於明為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其瀦蓄以待灌溉者既無幾而凡所以為扞防釃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頹漏廢圮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閘無如何注江流以赴一時之急且鹹鹵至腐敗諸苗積稼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為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即北渡之西面風棚積石為碶以却暴流納淡潮既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畀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碶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工不費役民於既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

舒亶因系之曰蓋治古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之者興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

先王之政事廢於茍偷之俗久矣

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 詔執事而農田水利之官遍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設使功實或漫不可攷吁然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於無窮哉亦惟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同前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浩蕩泛溢有如海湖居人廬舍往往淹沒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漑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三利也歟歲窮民以純根為聖米蓋自別邑他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溥矣有心於民者繕其隄坊謹其經界時其啟閉禁其畜牧可也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為田獨不知沙沫為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歟越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四十頃田哉今夫導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毋忽焉邑人舒亶題

同前

或謂是湖隄塘善頹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民亦勞費矣今誠能即其膏沃少捐為田歲積穀以為繕修之備亦因利之之利也是不然自慶歷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隄之修前荊公中張侯峋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何如耳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隄所以善頹無他由啟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聞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大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

之而一切禁止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亶

元祐戊辰閏十一月己巳自西湖嬾堂率臨海趙逢當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已巳歲癸酉入大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鉢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己卯抵金峩真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選宿西堂甲申同中師離瑞相令偕師下東山迤邐以歸蓋在山閒十有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為鬬草之劇餘輒雨雪所謂梅子真煉丹井法華泉石柱山雲外菴皆欲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川境上遊安喦雪竇諸山且復不至亦遺憾焉

重修它山堰引水記　　楊蒙

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七八月之交十日不雨則舟膠於河民病暍矣蓋湖獨用以溉旁湖之田江又潮汐上下鹵惡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暐令鄞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入以瀦為平湖疏為長河榭為曲沿後人德之爰立廟貌弓請對爵侯曰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隄墊堰隳人各自私岐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往窒其岐派培其堰隄水雖暫至一年復涸議者謂不可復修矣簽幕承議郎張君適蒞其事白於州率邑大夫宣義郎龔君詢諸父老相其利害增界以高易土以石冶鐵而固之俾潦不至溢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人聚觀歎嗟神速承議君諱必强明人也蓋古所謂不敢欺者宣議君諱行修循循勤民蓋古所謂不忍欺者二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實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承議郎錢塘楊蒙為之記其詞曰

有唐太和王侯始基越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嗣功既固既崇又將永永而無窮湯湯其流汎汎其舟以溉以酌以濯以游於以著二君之休

西湖重修湖橋記　　王伯庠

明州直治所之西南有湖焉衆水所滙泓澄深潔風漪月浦極目無塵而近在城闉之裏蓋亦天下之所稀也有亭屹乎中央梁其東西以通往來異時吏習苟且姑以趣辦為名屢成而壞

乾道戊子冬十有二月秘閣張公守是邦也幾再歲矣除弊起
仆百度具舉顧瞻此亭非但邦人娛遊之處使客經過亦授館
焉而圮陋如許乃出府庫之餘委僧宗邈如相董修治之役凡
竹木瓦石與夫取庸傅力官吏初無所預明年二月橋成而屋
之翼以石欄簷楹飛舞與波上下壯麗堅緻可支百世誠一郡
之偉觀前此所未有也初公之來也以郡當海道之衝界乎北
洋風帆倏忽即列卒焦嶴三姑司候非常纖悉必知姦盜無所
囊橐沿海之民恃以樂業然後修大成殿又修庾倉又以坊市
之名表而揭之凡境內有功德於民如青山之鮑君小溪之善
政侯咸請於
朝新其廟貌若神若人罔不咸格又以其餘力修平橋及湖上
皆指麾於談笑之餘初若不經意者斤斧既作所須畢給而民
不知焉非其才識過人詎能爾耶公少遊太學有聲以其所學
施之政事事無繁劇迎刃輒解既以課最聞矣去是而羽儀
天朝必有豐功鉅績震耀一時其所設施於一郡之閒特緒餘
而已在公未足多也五年三月日左朝散大夫新權知閬州軍
州主管學事王伯庠記

四明圖經卷十一

碑文　銘

後漢孝子董君碣銘

崔殷

後漢至行董君諱黯字叔達句章人也依乎中庸率性純白少派獨立事親不匱歡菽以盡其歡柔色以溫其省高堂登壽慈顏裒如和以肥家安不擇地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明誠必感厥德惟懋施及千載橫於四海其大孝也歟夫大道未隱不獨親親逮德下衰乃有慈孝行以名蕩情以禮飾季武矯而服縗于春強而過禮此離道以善非天性之孝也子云無違參則直養素冠有諷和琴不成此禮經之孝也文舉棄子士游出妻動非先意何以觀適雖曰可紀或近沽名此非教之孝也夫子一與之盾道與之和生於東溟介居島夷俗遠詩禮性復著存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負土成壟枕干不言卒斬東隣祭於中埜所謂生知而上成心以隨欲蓋而彰強名曰孝加於古之君子數等矣和帝聞其異行特舍專殺之罪名拜郎中不起竟以壽終夫受命令於時惟松柏也冬夏青

青禀靈於天惟夫子也能全正性六代祖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宇春領廬江太守世為郡中名族故以董孝名鄉慈溪署縣郎江之俗薰然遺風皇唐大歷八年余分竹茲郡訊古欽賢璠堵已蕪遺記將落緋徊故邑尚想餘範則夫子之行可以德類於人莘宇崇祠昭昭乗代豈不務矣銘曰

白刃可蹈仁鮮能存黃金可鑠德無間言道喪於季賢生復古知禮近夷變風於魯豈曰可衣寒燠以寧豈曰無魚泉流在庭黃烏哀音下感棘心哭無常聲洒血盈襟江水湯湯東注窮越夫子德音與之不絕

奉國軍節度彭城錢公碑銘　崔仁冀

嗚呼魯誄宣尼謂旻天不弔齊銘文獻謂半岳摧峯彼惟歎哲此乃傷宗終始禮全倘有貴乎啟足短修分定亦奚甚乎戚容我、國家系自仙靈基於神武岐周孫子瓜瓞綿綿而愈長魯衛兄弟棣華韡韡以方盛其分宗之大剏業之高班布前書煥列令史可得而畧焉公即武肅王之孫文穆王之第十子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之大弟也諱億字延世錢塘人也天乗象而列為公輔岳炳靈而誕作英麾神清如水鑑旁輝表異而山庭上聳未當就傅之歲已有能文之性採蠙珠而為鳳智與識偕洩鷄白以成碑詞兼理勝生七歲而後異志千里以自然驪珠擅愛於掌中鳳綍推恩於膝下未出閣歲制授尚書禮部郎中尋改中直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罷南宮之錦帳講上將之玉鈐鴻翮漸昇　渠是肅辛丑歲文穆王升遐八極中獻王纘服二邦繼體守文作洽輿人之望自家刑國先推睦族之恩天福八年六月授公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子太保尋歷太傅太尉尚書右僕射開國侯加食邑至一千五百戶端右纔儀於庭鷺具瞻旋逼於鸞臺俄自五宗言同三品丁未歲我上應楚庭之當拜副代邸之奉迎乾坤定位於太初雷雨覃恩於洪覆指棲鷄之墚將正階司顧畜像之求不遐天序堯俞所屬康誥屢行公於是太空土之資貢濟川之秩監董狐之史筆總天祿之殿書宗相燮和而惟允霸君乗拱以仰成未幾上以鎔山煑海之權富國强兵之本式資心計以贍軍需乾祐元年四月委公判兩浙塩鐵仍封新定郡公加食邑五百戶夜思

經濟豈唯孔師僅前修歲入羨盈不假辟李華旁贊四明提封
千里雲屋萬家貢分於蟲葦羽毛俗殷於魚鹽蜃蛤南琛交貿
有蠻舶以時來東道送迎有皇華而歲至御名選兹任非親勿居明
年五月授公判四明諸軍事易利建侯詩優布政攬轡有蘊舒
之志下車多惠愛之方南畝嗇夫荷決渠降雨之利東野編戶
安熬波出素之業郡歌來暮朝議陟明屬我上守位以仁因心
則友念犬牙之相制式賴親親當龍首之高居常迴睠睠奉綸
言而奬授擇寶器以頒宣絡繹道途蟬聯歲序其間擁旄入覲
執玉在庭每將梁孝同居親爲東平行　恩光不二禮分特高
故得大國進封遥裂蕭鶉之壤群官處長兼同浴鳳之儀顯德
初丁周國明懿善慶太夫人憂尋從泣血之中仰奉奪情之典
洎
大宋皇帝起陸龕難應天革命以我上東三世之大節北面尊
周率萬國之諸侯同心戴舜霸業騰交於踐土寵章蔭及於在
原建隆元年　敕命公爲奉國軍節度使自膺
帝命彌勵政經內和民人外固封守福星坐照周旋六考之間
甘雨行隨康濟一方之內必謂受祿未艾介福猶登無何方寸
之間忽御名在肓之亟台星中折晉司空早自知之喪氣東行荊
太守俄鍾此疊以乾德五年春二月丁卯薨於府城之正寢享
壽凡二百二十六甲子哀聞違聽痛軫
上心七日罷朝百官奉慰博議易名之典御名求監護之才制增
官謚曰康憲以其年四月庚午葬於本軍奉化縣禽孝鄉白石
里之原禮也守龜吉日賠馬開塋哀引長駈指蒿埏而去去悲
風四起咽笳吹以淒淒北印永閟於幽扃南氏空書於遺績公
星漢演派虹玉滋苗出藩入輔之才諒由天賦緯武經文之業
且見日新其政理也簡靜爲先緩猛相濟愛如冬日穆如清風
班錢赤於旗亭市無二價設鮎箭於閭里路不拾遺其課績也
與賦均登逋民緩覆疏鵠陂而資溉注劉藪樹以勝追遊設險
守邦大峻金墉之制樹碑紀績親刊黃絹之辭其文學也洞究
百家冥搜萬象蝌蚪書出於魯壁芙蓉詩生在謝塘玉如意之
揮時紛紛兼講銅鉢聲之敲處續續成章其伎藝也授劍術於
猿公傳弓聲於雁將章呈擅敏草聖推工顧悞曲於坐隅五音

潛別覆殘棋於碑背一路無遺其風度也玉海千尋黄陂萬頃折旋中矩終讌不疲菊映漉巾陶亮乃羲皇上客雪沾鶴氅王恭真神仙中人其理性也得古佛之指歸經祖師之印可鍊寳結生天之果布金追陟屺之恩啟廸言筌豈止作山陰都講發揮心要固將同方大上人總是全材誕為英器而乃際主隆平之運極周親友愛之恩入專和嶠之車出仗辛毗之節況復有厚於國有慶於家慮樂鳳毛悉聯榮於仕路太沖紈素俱結偶於相門委大化以如歸考終命而不亂斯盡善矣復何慊矣紀是殊政宜乎大手仁冀也絲筆甄名銀臺辱名奉　綸言而比事抽軋思以僅成刻在琅玕遠愧乎披文相質諸寞寞聊防乎深谷為陵謹為銘曰

東南福地表裏仙岡牒稱著姓讖述興王極天基大積石流長泰中鹿走浙右龍驤武祖　興文考光啟國霸魯史家肥戴禮乃子乃孫宜兄宜弟盤石分封平臺立邸國之貴介才自天生蟾供研滴霞翦詩情爰居邸是則東平為霖入用同氣分榮地曰句章州名海岱乃穀牢盆言駈大旆六考之閭百城之内民詠安堵史書課最霸君敦愛裂地酬勳天王覃寵奉國名軍圭桐舊剪符玉新分如擒天柱如捧日雲誓著山河任兼將相水蒞政聲金滕德望適賴永藩忽悲中喪影淪三階位虛五帳節山之下鄞水之濆今茲著兆擇得蔦隣風生飄瞥露挽酸辛為陵有日大夜無晨生理四明民享餘利没空四明神資吉地有召芰兮興歌有羊碑兮墮淚公之德兮公之功百世可知於錫謚

唐心鏡大師碑

崔琪

釋氏之崇也得了悟真機則曠刼不礙自釋迦去世至曹溪已降指心傳心祖系錦繢下分萬派不墜本枝故得之者則迥超覺路坐越三界大師之道契萬派之一流也大師諱藏奐俗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常聞異香則知梵宰降祥來從百億幼懷貞懿長契奐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為兒時常墜井有神人接持而出非歲出家師事道曠禪師弱冠詣中嶽受其戒母念其遠思之輒泣因一目不視

及歸省母即日而明母喪哀毀廬墓徵瑞備顯由是名稱翕然歸敬者衆因欲蕝茆洙水與禦燥濕遂感財施充積堂廡乃崇院側有湖湖有妖神漁人禱之必豐其獲罾罿交翳腥羶四起大師詣其祠而戒之鱗介遂絕後挈瓶屨以歷湖山靈境異跡遊覽將畢復詣五洩山遇虛默大師一言辯析旨契符會噫顯晦之道日月之所然也聖教其能脫諸故會昌大中哀而復盛惟大師居之瑩不能惑所謂焚之不熱溺之不濡者也洎周洛再緇御長壽寺勑度大師居焉時內殿焚毀梵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為大藏故南海節度楊公典姑蘇日請大師歸於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分寧宰任景求舍宅為禪院迎大師居之剡寇裘甫卒徒二千執兵晝入大師冥心宴坐神色無撓盜衆皆悸慴叩禮逡巡而退寇平郡中奏請改禪院為棲心寺以旌大師之德凡一動止禪者畢集環堂擁榻堵立雲會大師學識泉湧指鑒岐分詰難排疑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霧坐泮堅氷一言入神永破沈惑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七先是命香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門人童弟號擗泣血乃權窆於天童巖弟子培墳藝樹三載不闕忽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奉大師遺囑令三載之後當焚我身今三載矣異香其啟我心乎乃定厥議揭龕發塔再睹靈相儼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禮法荼毗於天童巖下祥風瑞雪竟日隱現獲舍利數千粒紅翠交輝白光貫上十三年弟子戒休賷舍利述行狀詣闕請謚奉勑褒誄謚曰心鏡塔曰壽相嗚呼菩薩之變通也出顯入幽視現無極其可究乎大師自童孺距耆耋陳言措行皆貽感應復以澄前生行業知示滅之日時苟非位躋十地根超上品孰能造於是耶在長壽寺時謂衆僧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乃吾之前生也有墳塔存焉相去遼遠人有疑者及追驗事實皆如其言景求將迓大師也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生令大其門二十年之後當有聖者居之比大師至止二十一年矣初大師將離姑蘇為徒衆留擁乃以櫻拂與之曰吾拂在此矣爾何疑焉及大師潛行衆方喻其深意又令寺之西北隅可為五百塋以鎮之衆曰力何可及大師曰不然作一塋種柏五株

即五百壑也凡微言奧旨皆此類也至若闢玄關諭生死弭敷
至績不可備論咸通十五年琪祇命四明郡戒休以其跡徵余
之文遂直書其事以旌厥德銘曰
空王沒喻煩惱無涯惟大師心惡盡塵沙大師降靈吳之華亭
方娠載誕厥聞惟馨童蒙墮井神扶以寧毋思眇目歸省而明
漁人禱神其獲豐盈一戒祠宇施眾莫嬰象教中虧貝葉斯穢
手集三乘遺文可披識羊祜環知仲尼命正色兵威寄詞談柄
我來作牧空企音塵琢茲貞石庶乎不泯

雪竇山資聖寺明覺大師碑　呂夏卿

夫貞空不空是有無證寂滅是往來相佛以權實之法開頓漸
之徑使隨器而趣之有不離道塲得大智慧有難行若行為人
天業日月為明矣而盲者不見聵毛舟楫可濟矣而溺者淪於
波浪人之未有惡明而忘濟者其心一也其塗異矣昆蚑之性
群行食喙倦則息觸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人之於
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知分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
桎梏無所解脫晝勞形骸夜動夢寐至老死且不知息彼昆蚑
之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惟性命之際以極天地之
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傳付法寶不寓文字是為禪那山岳之
大有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利刑器之用也我則異於是無
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於外不見中內不見於間自利義也利
他人也是謂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
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梨衣以待補處出世為成道
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謚曰圓
覺圓覺傳太祖太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大滿傳
大鑒大鑒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
稱若天皇龍潭德山雪峰雲門香林智門此其世次也禪師諱
重顯字隱之大寂　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
氏以太平興國　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
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有僧過其門挽持
袈裟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輟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
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
銑師落髮為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

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
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予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
法眼者予其從之彼待予之來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
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
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予之師也師乃徒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
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之趨進祚以拂子
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荅次祚又擊之師豁是頓悟
尋往廬山承天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
只為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股栗有毀於林者林諭衆
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舍心可了別也師辭往
池州景德寺為首坐為衆解肇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至以
果子抵於地曰古人云不離常處常湛然即今在何許師指景
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
曰明眼人難瞞師南游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峰嗣智門也未
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
曰出家人止如派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雪竇本

智覺禪師之道場智覺亦雪峰五世孫備傳琛琛傳益益傳韶
而壽繼之智覺其號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
決橫洿變清洮掖壁偃爭迅馳州邦遠近輻湊下座駙馬都尉
和文李公表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
一載度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南五百餘
步一日命侍者洒埽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
日復至左右皆大驚衆迎師還師竪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埨
前或曰師獨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
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
來相見是夜盥浴整衣側臥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
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
妙用善機不取諸法故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升堂皇游
牆藩者悟性相體空頓息萬緣為大乘法器曰義懷在和凡百
五十人傳其法於天下彼遮護意根綢繆初心背覺合塵遂念
流徙得少為多妄立知見難三詣投子九陟洞山師亦援手濡
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我孟子之有盈成括非其師

之過也自師出世門人惟蓋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
與裒記提唱語句詩頌為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
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患語之多而其徒悵然
猶以為編擴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得其言而讀之二十餘年
矣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露被法
雨覺悟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
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明繼踵
過門褎文請以余跂慕之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
愚公叩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拜繫之銘
曰
噫惷愚背本源一念異生二根勝劣駟馬奔躇所得自詐諼
失大道南北轅艾至老愉朝昏正遍覺天人尊述者挽溺者拯
朝暾出慧靆雲渴得漿寒得薪悟報化知非貞趣安穩擺客塵
王叔生廣佛事破六宗應彈指法來東非會際信衣傳隻履逝
頂五山真法器立積雪殊其臂忍非忍得法髓債必償有裔嗣
皖公潛佛日翳翩南游立如榴乞解脫强哉慧攘蜂蠆神兵衛

破頭峰衆雲從橫六氣釃二宗教任意付懶融黃梅兒陌上童
闕七相了諸空聖服勞杵臼傭和心偈搪爭鋒夜南驚懷是逢
帝稽首睇下風再復新葉歸叢有道得無心通世有承四衆依
燈相續熏應箎師異禀自孩提斥腴雋蹈聖梯慈固拒不得施
起恭孝終苴絰銑落髮瑩質疑漢之東得我師扶盲瞶柞荒菑
昔無有今委蛇遇露洽發萌蕪溪龜鳴鐘未簇魚目藏明珠吐
歸二山下擔負來萬里足繭踮匐春雷披蟄戶辨縛解決去住
沃醍醐斟甘露百五十冑蕃彝窮車轍誦句語瞻骨目軸繪素
遠胡越近杖屨捐粗相悉開悟山茀鬱泉咿幽虎跡交鼯猱啾
塔門閟松柏樛天南垂海瀰瀰囊破裼笈單裯來環繞五體投
名韁身綠袍喉狃怨憎甘鮑鱅睨真乘等贅疣慶我　辨薰蕕
蘄誘掖邈無由琢堅石攄我憂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龜年

黃龍南禪師受法於慈明傳臨濟正法眼藏叢席之盛冠絕諸
方一傳而東林總得之東坡先生贊之曰巍巍總公僧中之龍
再傳而泐潭乾得之無盡居士贊之曰禪人過得香卓子它日

爐中莫負恩又再傳而天童交得之頴川了翁贊之曰樗破黄
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是二三巨公遍遊名社究此一事
因緣非大善知識深悟宗乘確然奇特為天人眼目詎肯筆端
推重之如此耶余大觀初寓四明招提見了翁贊語讀之聳然
又聞四方衲子𥀎足而至者歎慕畏服交口一詞詢其宗旨所
自來則曰臨濟兒孫是真端的者遂携杖屨請從師遊徐而叩
之則崇岡峻嶺壁立千仞未足以喻堂皇之峭拔也迅霆怒雷
不及掩耳未足以喻機鋒之敏捷也長江活流洪鐘巨響未足
以喻辨才之無窮也是真所謂大善知識者歟從遊久之因以
遐想當年黄龍叢席之盛而坐揖東林泐潭之遺風知師之門
庭凛凛其所由來者舊矣師諱普交明州鄞縣萬齡鄉畢氏之
子自幼頴悟未冠從釋初住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
悔佛事遇道人於途中忽問曰師之懺罪為自懺耶為懺它耶
若自懺罪罪徃何來若懺他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
歸詰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尋師訪道幾徧天下逮造泐
潭泐潭知其為法器見入門即訶之凝問則杖之使去師不敢

復進一日忽呼之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
師擬進泐潭喝之師豁然有省呵呵大笑泐潭下繩牀執師手
曰汝會佛法耶師以毛托開亦喝之泐潭呵呵大笑而坐師以
偈呈曰若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黄虀飽喫了
生涯總在鉢盂中自是機辨迅發學徒爭歸之士大夫數虛席
以迎師悉遁去歸隱天童山掩關却埽者八年偶寺闕主僧郡
僚邀師甚力遣介俟於道師不得遁居之六年引退以宣和六
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留偈辭衆曰寶杖敲處觸空春光陰
掣電舊曾聞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眄白雲擲筆坐逝俗
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八後七日開龕儼然如生闍維獲五色舍
利頂骨牙齒不壞以其年四月十日葬於天童山寺之西原師
修持清苦行屨𣲖潔正揚祖令洒落軼群鮮有能湊泊其機者
凡見僧來必訶罵之曰椰標未擔時為汝説了也且道説个什
麽吹毛洗鉢招扇張弓趙州柏子靈雲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
無恁麽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悉逐之泐潭
聞之笑曰要人如此悟解僧堂草深一丈去也師既得法於泐

潭猶欲遍參一時號為尊宿者聞師至皆倒屣出迎必居第一座故雖為天童山主人矣而叢林至今猶以交首座稱之亦足以見師之禪望疇昔靄然不待出世而後道行也嗣法者三十餘人雲巖泰誠香山彥文吉祥清蓮智門行潛茂椿圓應太平子瑫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師之道闡揚於時以余知師最詳屢文見屬義不可辭乃銘曰

西來誰露真消息教外別傳要端的黃龍佛法付兒孫臨濟宗風本奇特珍重天童古老錐聲名四海日星垂當年一喝獅子吼狐狸望風而避之直截機鋒難湊泊摘葉尋枝何太錯滿堂龍象競交參側耳惟聆師一諾虛堂撲落水流東護塔松楸長舊叢龜毛拂子三千丈光彩流傳大白峰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

何涇

余故居鄞江之東舍南不百步有古招提曰廣壽崇寧間住持圓照法師者以義學導其徒以求丐給其食以寬恕不擾御其下時廣壽眾二百堂廚蕭然無儋石儲師每旦未明則就講講罷具小走徧走闤越門所至無貧富皆樂施暮必捆載而歸如是者十餘年雖嚴寒隆暑不少輟余固已異之未幾偶相見軀幹堂堂音吐如鍾蓋偉然奇男子也徐與之語論辨蟬聯出人意表詞深意秘落落難窮詰其所宗則曰天台大師吾祖也其教即言說而詮解脫離文字而契性空語其次第因戒入定因定發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攝諸方寸而無餘擴之照用而皆足要其極致則心離名字法等虛空空假雙融有無俱遣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包大千而不礙亘萬古而常存茲所謂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無得無證極深而探賾者歟不然又安得稱不思議境耶余益服其辨博始大奇之爾後師數主名剎余亦官游南北聲跡了不相聞一日比丘悟定清皎自城抵山居寒暄外袖出文書一通曰先師圓照法師已葬願丐公筆誌其塔余既與師有疇昔之雅又熟其行業之詳故不辭而與之銘師諱梵光字和甫姓楊氏圓照其錫號也世居明州奉化縣初母王氏感異夢而娠十有二月乃生既生室有異香親族嗟駭髫齡警穎不類常兒授以儒書一覽輒誦年十二出家依普安院鑒修為師十六落髮受其戒器識已自卓越一

朝語曹輩曰三世諸佛戒為根本菩薩六度率先尸羅戒律吾儕稱梁也詎可一日忘哉乃詣湖心壽聖見通照律師授以毗尼之學凡三年盡通律部始來延慶從神智習台教無幾何厭城市囂塵慨然有游方志即東走丹邱禮智者塔仍徧歷祖師往昔經游地當是時天台教盛於浙西秀有智普杭有元淨梵臻四海學徒風馳霧合惟恐其後師聞欣然即日並蘂西去初見辯才淨師於天竺嘉其精專為授記莂及傳圓頓大義得解脫知見復之白牛慧海謁梵慈普師心法相契一見忘歸留十有三年日夕咨叩雖疾病不廢業或勸其養痾少休則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普講法華至如來壽量品廣揚三身報應遂於言下大悟久之求還鄉普撫其背曰吾道東矣子去必大振四明法席宜自愛既歸止郡之承天衆請說法舉麈揚音滿座歎服俄請住茅山普安師受業也院居有聞太守王公資深以廣壽名師焦勞一紀聲價愈光政和四年春屬延慶虛席太守呂公淙固請不獲辭初離廣壽其徒願從者百有二十却之弗聽於是延慶增至五百衆其盛殆過法智之席矣給事中傅公墨卿使三韓寄涇四明傳家會稽檜師譽望首過延慶請陞座敷宣妙旨歎重久之因所贊繪像以示傾倒靖康改元高麗遣使修貢及境訪師云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一并寄海東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屬師流通名稱遠聞雖蠻夷亦知嚮慕焉建炎三年以老謝去退居茅山湛明菴婆娑林泉七閱寒暑將有終焉之志後寓奉化之福聖會延慶燬廢積年太守仇公悆思得人以振起之乃迎師再還至遯避力辭終不許入院日群僚畢集佇聽講演仇公歎曰微言發覆聞所未聞士庶無不改觀紹興十二年示疾丐閑衆挽留之不能乃以院事付傳法弟子道琛而歸老於擇陽之悟真住持義真誠者師弟子也平日尤所親善故往依焉擇陽之西半里許即前發運使陸公寘之舍館陸倅明時雅重師與為方外友至是數過從明年春忽謂陸曰老病久以口腹累悟真且辱公異顧銜戢之可言者生雖無常滅必有所今將以後事託延慶請從此辭陸公即具舟楫遺行既抵延慶沐浴更衣跏趺晏坐集衆誦無量壽經索筆書遺訓付稟法弟子復作頌告別投筆於几再命衆誦安

樂行品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恬然隱几而逝實紹興十三年三月八日也俗壽八十僧臘六十四手度弟子二人曰正勤正因師孫八人升堂入室稟法傳道者二百餘人其餘四方學者殆不可勝紀以是年四月二十八日葬於城南崇法院祖塔之側師天資樸素不事矯飾坦率有度量待人無貴賤之殊公卿輿臺禮遇惟均或者難之則曰吾法以平等為心常不輕為行豈容分別耶其在講席妙如宣文句止觀皆再終帙平居似不能言至剖析經旨決隱破疑霏霏如吐木屑聽者終日忘倦諷唄齋薰尤務虔恪雖隂功密行痛自韜晦若乃隨緣利物却鬼救災顯然在人耳目有不可得而隱者初住延慶宣和壬寅夏旱祈禱備至而旱日甚郡中官吏以式法築壇請講雲雨經如披軸則雲興甫離席而雨作一境沛然卒賴以濟昌國縣戴氏為鬼物所擾呼巫覡召羽流百方駈讓故弗效迎師誦咒及門而祟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師增授大乘菩薩戒奉化縣鄔氏子方疾革如有物憑附語家人輩曰吾汝之先人久處幽冥聞人間有光法師者道行高潔為眾施戒是日冥中異類悉脫沈淪故得暫歸別汝師之異跡如此非一然亦未嘗語人人或詰問則正色拒之領家衆逾五十載接物度人始終如一日及其示滅識與不識皆涕泣戀慕云頌曰

宣尼居　士絕横議夢奠之後儒墨分類大雄降靈心印不二
金棺甫闔教禪殊致岐判途別其歸則同曰教曰禪均助宗風
教或譏禪執有非通禪復訶教病在溺空兩者紛紛互相矛盾
孰能統一各固封畛於赫天台悼法將泯兼綜二家為世標準
妙乎文句教是以明開止觀門禪那乃行智者既寂傳數十燈
乘五百禩法智中興飛英鄞江掀雷扶電又百餘年不絕如綫
逮生圓照死灰復煽適追三智示佛知見脫法齊衆盖五十春
匪恕伊教其徒日親攘斥異端如薙荊榛拯漂援溺如航巨艦
盛德辟邪妖魍奔怖聲譽遠騰蠻夷嚮慕旱既太甚演經澤注
幽魂靡託戒法能度襟量汪汪軀幹堂堂釋門領袖慧苑琳琅
道行雖高鏟采埋光豈如盧鄗自伐已長化緣既周跏趺告別
不斷世諦示有生滅惟師之心鑑像水月萬代可磨師名不沒

龍井新廟紀德碑　張良臣

乾道二年郡自夏不雨六月我制置敷學趙公分禱山川丁丑鄞尉趙君公砫將命來龍井讀祝竟天油然作雲得蜥蜴二以歸戊子有司迎神甬水門至則猶不雨公亟起告中甫燎薰雨則大至越三日告足尉復奉神歸已事而竣俄有光發波間如叢炬復紅燄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違顏咫尺大復現小全體鱗甲爚爚有光久不沒陰風颯然見者魄變神動已而前二蜥蜴躍起注視尉若送歸者問傍香火老僧皆合爪歎未有焉上其事七月建新祠拜神之庥不忘良臣謂周漢之際咸有壯侯巨屏以衛王室晉介江甸廼有琅琊武王保釐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遮据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雖託茲腹心而風迹不競惟我敷學內自色養外以事君庇民無不誠惟誠故能幽通萬物之情龍宜有知者也故公命之不愆期而雨施轉耗斁之憂為豐年之慶新祠是營以妥神娭於惟休哉方尉之眂其事盡勤又圖有言以見之良臣不肖實拜其辱夫以羊祜登臨峴山而湛輩依以揚聲矧吾屬橐筆撰纔得以奉公周旋異時依乘餘光圖寫金石且有大於此者今姑志祠之所從事以刻諸其側尚俾來者有攷歲次丙戌八月十三日

隱學山復放生池碑　沈遼

隱學山之棲真寺有放生池焉在錢湖之陰其流西出而南滙其為浸三百畝唐大曆時弘教詮師於此修行垂三十年有徒萬指方天下鑿放生池而此寺最為勝者以錢湖之廣彌亘數百里而蟲魚龜鱉蠡蚌之屬咸集於幢下洋洋然圉圉然使有生之命享無窮之樂者於是為聖人之澤其至乎詮師入滅其徒散去五代焚擾寺與池且廢而其故址餘波幾不可辨較大歷之世方袍圓頂者百無一在居離離若將旦之星或在或亡尚誰統律哉熙寧元年太常博士張侯峋為令乃復改作使聚十方僧以寶雲正公領之未踰時而正公去以修公至主之縣為召山旁耆耋晝其經界於是地僦正矣後二年黃侯頌時民或治其地蓋辨正之四隅為立石表焉蓋池與湖相通而不相犯也迨今光祿丞虞侯大寧乃始白於州州為出檄以詔來者然後　然復大歷之勝矣余以為放生池者以好生之德被及羣物堯舜之事也為政者以堯舜之事事於上其可不謂賢於

人乎今教主修公乃昭慶法師之高弟本天台之學為時所依嚮以余備官於州往來數相從請余記其因緣之諸余方得惠施而識流水之義於是喜為書之而不拒焉熈寧七年十一月辛亥承奉郎行太常寺奉禮郎監司舶司錢塘沈遼記

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屬謂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惟兹兹惟其中俾我後思

香山智度寺新鐘銘　舒亶

慈溪香山智度寺作鐘樓而鐘不稱於是正覺禪師謀新之一治而就實元符改元十一月五日也是寺真應大師真身在焉冥感旁通四走檀施則是鐘不日而成豈特人力也哉亦樂居士舒亶而聞贊歎為之銘曰

三界冥冥白日夜行非雷非霆聞者震驚是聲是空破一切聾十方三世不離其中是聲非有假一切手復歸於盡誰作誰受是大因緣具大神力非聲而聲不德而德其萬斯年與世作則

白鶴廟銘　陳玠

白鶴廟本出臨海郡民世奉事舉無怠者凡所度請疾若響荅明之象山與台境連其民素聞神之異遂立祠塑像如台民之事每亢旱禱雨亦未嘗無應焉乃知神公心享誠靈通濟物不特限乎一方也神之本末事跡向台從事蘇君作記得其詳此不復紀敢從而為之銘以刻諸象山之祠且以示來者銘曰

道本虛寂術無邪正在人施為孰譎孰令譎焉則詭令焉則行偉哉公阿學仙臻聖曩歲入台時方薦病爰以其術救民之命民受其賜莫不安定及乎云亡衆惘遭橫共建祠宇依山勝至今禱祈蔑有虛應生術弗佞沒靈孔多禦患捍災厥功可歌酌是道也非正而何象山之民享神之異乃敝廟寢塑神像位祠祭必恭曷敢慢事凱此蒙福與台同致前歲仲夏時雨輒愆邑簿石君欵祠告虔曾未崇朝四野滂然今我來斯甫十旬日復遇亢陽苗殖幾焦三詣謁欵應禱若一焉知炳靈非昔之術我禾既盈我稼既蔚家室咸熈如愈重疾皆神錫休敢不昭述

簫鼓喤喤牲肥稻香民之德神子孫不忘海波渺瀰海山巍大
神其福民萬世永賴

妙喜泉銘　張九成

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穿穴玆地為一大池鍬鍤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為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為一居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即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

贊

寶陀山觀音贊　黄龜年

稽首寶陀山觀音大菩薩三十二妙應垂福於人天慧日廓圓明隱微無不照我等由宿植於菩薩有緣囊善一毫端菩薩悉能鑒今玆一何幸聯檣來寶山淑景德惠風滄海如鑑淨朝發東秦峤須臾達蓮宮僧飯洗鉢時相與瞻遠嶠　跨巨浪側足骨毛　自念塵垒身得伴清淨侶同聲諷密語復念我師名汪目渇慈光忽覩紫金相崆峒石窟上宴坐自在容雲霧不蔽虧跪禮得良久偕來無老稚咸識應現尊讚歎且忻懽得所未曾有我念現前衆中多大福人久新迎我師所禱如響應為我懺衆惡遂亦見如來同辨起心香復陳一日供倘以昔善積獲此大吉禎願敦未來同永託如來記浮生如夢幻敦處放教生我殺多素羞廣閱如來藏分陰實可惜棲遲必山林料理般若舟長想善提峤羣生迷苦海拯援使知津共發向上心世世同佛會

基法師真贊　楊億

巍巍哲士出生像李演教台巖領徒鄞水安養靜因假中了義花綫談空薪灰滅智雷潮聞寂丹采章施卓爾具相儼然正思半檀匪歇犀柄如揮師承有衆瞻謁焉依

智覺禪師真贊并序　陳瓘

吳越錢氏崇信佛法智覺禪師妙以覺應身為其師範錢氏之

好生戒殺師有助焉

聖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别歸總用師之勸誨也嗚呼總相無虧别願自滿錢氏之尊主庇民餘波自潤不悋之福流及其後師之方便總别偏圓無不具矣初吳越天台智者教有録而多闕師謂錢氏曰日本國有之錢氏用師之言貽書致金求寫其本今其教盛行江左發信之士得而習諠師之力也師所著宗鏡録一百卷禪經律論與世間文字圓融和會集佛大成考師之行事然後讀師之書則師所建立可不言而喻矣師録所引周易禮記之意言謂佛不同建立各異語不可徇文不足據故曰後儒皆以言辭小同不觀前後本所建立但見言有小同不知義有大異是知不入正宗焉知言同意别未明正眼寧監名異體同所以徇語者迷據文者惑然則入宗明眼者不着文字依語滯文者未免迷惑融乎宗鏡則一而已矣一而不一三亦非三寂然不動犹為建立之言名異體同何必泯和其相我今所讚歎者亦師之相而已矣雖然既有相焉敢不讚乎讚曰

師之性大而嚴師之相人所瞻性相不二南北一致别不壞總大故如是

與雪竇法藏大師開堂病不能赴以偈隨書

陳瓘

明覺曾來坐道場百年優鉢再馨香清天忽作風雷吼知是高人正舉揚

四明陳及之日誦金剛經於如如堂多年矣忽於誦經之所有芝草之祥作伽陁以讃之

念念然燈佛發此無根草堂上默觀之髮白何曾老

傳

江瑶柱傳

蘇軾

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海南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子孫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向于平何人哉遂弃其弩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

為明州奉化人琛柱其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襍類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琛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我眉洞東公清溪遐邛于望潮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座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為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里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宴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宦游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益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弃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慙而歸語其友人曰吾弃先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尊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其然人亦有之嗟乎琛柱誠美士也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灩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書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

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教以學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再書

惠書何推褒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為有之者豈某人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為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惟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惟某人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所存甚善甚善

四明圖經卷十二

題名記

太守題名記

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首命秦昌舜為本州刺史至

皇朝建隆二年就畀錢億以奉國軍之節凡十有八年而其猶子惟治繼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浙圖籍歸我職方徙惟治於鎮國軍始選朝臣右贊善大夫趙易知為太守自建隆迄今蓋百一十有八人而既去復來者劉珵陸傅李友聞張汝舟仇悆趙伯圭六人典鄉郡而留再任者樓异秩未滿而被命再任者張公津今著列於後

錢億 奉國軍節度使建隆

錢惟治 奉國軍節度使開寶中

趙易知 太子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年

錢象先 太常博士雍熙年

陳詒 侍御史端拱年

孫扶 戶部郎中端拱中

邱崇元 淳化年

陳充 殿中丞淳化年

胡旦 秘書監淳化年

凌景陽 度支員外郎淳化年

鮑當 職方員外郎至道年

徐繼宗 司封員外郎至道年

丁顧年 庫部員外郎咸平年
蘇耆 戶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年
康孝基 太常博士大中祥符年
李袠庚 吏部員外郎直史館天禧年
曾會 戶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天聖中
張交 司封員外郎明道中
林殆庶 屯田郎中集賢校理景祐年
張弁 司封員外郎景祐年
李制 侍御史寶元中
錢延年 工部郎中集賢校理慶歷年
王周 司封郎中慶歷年
沈扶 祠部員外郎慶歷年
呂昌齡 金部郎中皇祐年
齊廓 兵部郎中秘閣校理嘉祐年
錢公輔 太常博士秘閣校理嘉祐年
李思道 兵部郎中治平年

王膺 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年
范諷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大中祥符年
劉綽 太常博士大中祥符年
燕肅 司封員外郎天聖年
劉賡 司勳員外郎天聖年
李照 刑部員外郎明道年
徐起 太常少卿景祐年
席平 太常少卿景祐年
鮑亞之 兵部郎中康定年
陸軫 工部郎中直史館慶歷年
范思道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慶歷年
安積 度支郎中秘閣校理皇祐年
沈同 工部郎中至和年
鮑軻 工部員外郎嘉祐年
郎玘 工部郎中嘉祐年
俞昌年 仝上

趙誠 太常少卿治平年
苗振 光祿卿熙寧年
曾鞏 直龍圖閣熙寧年
馬琉 曾任左司員外郎元豐年
王汾 直龍圖閣元豐年
李莘 曾任兵部郎中元祐年
王子淵 曾任光祿少卿元祐年
劉淑 曾任戶部郎中元祐年
姚勔 寶文閣待制紹聖年
王子韶 集賢殿修撰紹聖年
葉濤 曾任起居舍人紹聖年
陸傳 曾任兵部員外郎建中靖國年
葉棣 曾任吏部員外郎崇寧年
白同 曾任刑部郎中大觀年
宋康年 曾任戶部郎中大觀年
檀宗旦 曾任太僕少卿大觀年

王罕 太常少卿熙寧年
李綖 戶部郎中秘閣校理熙寧年
李定 集賢殿修撰元豐年
王誨 曾任宗正少卿元豐年
韓宗道 曾任司農少卿元祐中
李閌 曾任虞部郎中元祐中
張修 曾任太府少卿元祐中
呂溫卿 曾任軍器少監元祐中
劉珵 曾任戶部郎中紹聖年
劉珵 仝前
韋驤 曾任戶部郎中元符年
王資深 集賢殿修撰崇寧年
彭休 曾任吏部員外郎大觀年
錢景逢 曾任本路提刑就差大觀年
陸傳 曾任祠部郎中大觀年
蔡肇 顯謨閣待制政和年

李圖南 顯謨閣待制政和年
周秩 集賢殿修撰政和年
毛友 顯謨閣待制宣和四年
李友聞 直龍圖閣宣和四年
蔣猷 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四年
魏憲 顯謨閣直學士宣和七年
李友聞 集賢殿修撰宣和八年
金受 直秘閣建炎二年
張汝舟 直秘閣建炎三年
向子志 直秘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張汝舟 直顯謨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吳懋 直秘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建炎四年八月四日到任
陳戩 寶文閣待制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
陸長民 直秘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到任
永造 直龍圖閣紹興三年三月初三日到任
郭仲荀 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兼沿海制置使紹興三年十月十三日到任

呂淙 曾任軍器少監政和年
周邦彥 直龍圖閣政和五年
樓异 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至宣和四年
蔣彝 直秘閣宣和四年
趙億 右文殿修撰宣和六年
李弼孺 直秘閣宣和八年
蘇攜 直龍圖閣建炎元年
沈晦 集賢殿修撰建炎三年
劉洪道 徽猷閣待制建炎四年

仇悆 徽猷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紹興五年八月十六日到任
周綱 直龍圖閣兼主管內安撫使公事紹興八年二月十三日到任
潘良貴 集英殿修撰兼主管內安撫使公事紹興九年六月初九日到任
仇悆 徽猷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紹興十年六月十八日到任
梁汝嘉 寶文閣學士兼浙東沿海制置使紹興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十二年十一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莫將 敷文閣學士左朝請郎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四年十一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秦棣 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到任十七年四月除知宣州
徐琛 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年四月十日除知平江府
曹泳 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紹興二十年五月初三日到任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除知紹興府
韓璡 右奉直大夫提舉兩浙路市舶兼權知明州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到任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除兩浙運判

李莊 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到任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差提舉台州崇道觀
王會 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改除兵部侍郎
李洸 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是年七月二十五日致任
方滋 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紹興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任是年十二月初一日罷任

王俁　右朝議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赴召

姜師仲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任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趙善繼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罷任

張偁　右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到任三十年六月初六日除提舉台州崇道觀

沈該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三十年七月十三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十三日致仕

韓仲通　敷文閣直學士右正議大夫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到任隆興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除知紹興府

趙子潚　龍圖閣直學士左通議大夫兼沿海制置使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二年六月初八日除知福州

趙伯圭　敷文閣直學士右奉議郎兼沿海制置使隆興二年十月十八日到任乾道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再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丁母憂罷任

張津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兼主管沿海制置使公事乾道三年五月十五日到任五年五月十五日被命再任

趙伯圭　龍圖閣學士右朝請郎兼沿海制置使乾道五年十月初五日到任八年三月十三日再任淳熙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宮觀

皇子魏王　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兼沿海制置使淳熙五年十二月到任七年二月初七日薨

范成大　中大夫兼沿海制置使淳熙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

趙益　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獲旨兼權淳熙八年閏三月初五日到任是年四月十一日交割回司

謝師稷　朝散大夫秘閣修撰主管沿海制置使公事淳熙八年四月十一日到任九年十月十三日赴召

楊獬　司農少卿直顯謨閣淳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知寧國府

趙師夔　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十三年七月初九日改差知平江府

耿秉　朝奉郎秘閣修撰兼主管沿海制置使公事淳熙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到任是年九月二十七日請朝假

延璽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權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淳熙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到任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交割回司

岳甫　朝奉郎兼主管沿海制置使公事淳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以本路提舉常平司除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除尚左郎中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交割起發

林栗　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在任除煥章閣待制紹熙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差提舉江平太平興國宮

程大昌寳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紹熙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初八日宮觀

林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明州兼主管沿海制置使公事紹熙二年正月初六日到任是年十月內除直徽猷閣知福州

虞儔朝奉大夫權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命兼權紹熙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是月二十九日交割回司

高夔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紹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改除邊郡

朱佺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明州軍州兼沿海制置使公事紹熙四年二月廿二日到任

進士題名記

端拱二年陳堯叟榜

楊説　王慈

淳化三年孫何榜

李泳

咸平五年王曾榜

許鋐

景德二年李迪榜

郎簡　盧名御徽　張合

祥符五年徐奭榜

王周　葛源

祥符八年蔡齊榜

沈偕　許惲

天聖二年宋郊榜

沈兼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李奕　虞協

天聖八年王拱辰榜

朱公綽　施渥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許敏　沈言

景祐五年呂溱榜

丁漸

慶歷二年楊寘榜

沈起　申屠會　周造

慶歷六年賈黯牓
陳說
周處厚　馮準　王該
沈[illegible]　李撫辰　俞翺
皇祐元年馮京牓
杜諮　郭暨　陳翊
皇祐五年鄭獬牓
盧隱　陳詥堂兄說之　樓郁
陳誴兄說之　項晞　葛良嗣
周師厚子造之
嘉祐二年章衡牓
陳輔父詥之　劉仲淵　于銳
嘉祐四年劉煇牓
俞充　朱長文　豐稷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
童于　項瞻堂弟晞之　袁轂

嘉祐八年許將牓
葛蘊　馮碩　陳謐
柳韶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
樓常子郁之　舒亶
治平四年許安世牓
馮師古
熙寧三年葉祖洽牓
王廓欽宗諱　王夬子周之　馮景
沈輔臣
熙寧六年余中牓
項傳　俞偉叔充之　章著
熙寧九年徐鐸牓
陳伯疆　姚孳　杜屺
樓光子郁之　翁巘　王說
郭渾弟暨之

元豐二年時彥榜
吳裕 周鍔師厚子 陳諤諮之子
元豐五年黃裳榜
江炳 翁升 俞夔
豐安常稷之子 陳撝宗之族 王瓘該之子
楊總 周溫厚造之子 陳讜誄之堂弟
元豐八年焦蹈榜
樓异常之子 陳詡讜之子 王景賢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吳正平 姚希 張宏舉經明行修
陳櫶撝之弟 陳諷讜之堂弟 王發
姚球
元祐六年馬涓榜
童韡 袁灼轂之子 劉渭
俞伸偉之弟 吳遵古裕之子
元祐九年畢漸榜

俞袞偉之子 胡幹化 舒介亶之兄
沈俞
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蔣璿 馮涇 童韞韡之堂兄
始開 夏敔 吳博古遵古之兄
元符三年李釜榜
陳禾謐之子 陳　撝之弟 樓弁常之子
郭敔賞瑿之子 馮軫
汪洙 楊師旦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周銖師厚之子 李育
崇寧五年蔡薿榜
馮滋涇之弟 蔣琬璿之弟
馮子濟涇之堂弟 夏承敔之子 汪思齊洙之子
曹貫 顧文 汪鎮
大觀二年舉遺逸榜

陳之翰 伯疆之兄
于定 銳之子

大觀三年賈安宅牓

王珩 說之子
胡旦
吳升 矜之從弟
姚阜 希之堂弟
翁斯
貝雲
蔣安義
張邠 宏之姪
陳伯修 伯疆之兄

政和二年莫儔牓

汪思溫 洙之子
汪庭秀 發之子
張邦彥 宏之姪
林保
林霆 保之堂弟
徐特
王玉 詠之子
李嗣宗

政和五年何㮚牓

樓航
劉待旦

政和八年王嘉牓

林孝雍
陳時舉
陳秉 舉八行
姚持
桂舟
陳宗翰 說孫
吳秉義
汪庭彥
史才
薛朋龜
王勲 說之孫
姚大任
陳休錫
林唐
顧良能
樓肖 郁之子

宣和元年上舍釋褐

樓璹 航之子

宣和三年何煥牓

王琥
何涇
楊正權 師旦孫
吳秉信 升之子
莫昌
張宣 宏之弟

宣和六年沈晦牓

王璧 庭秀之子又於紹興五年魁博學宏詞科
林孝友 孝雍弟
于銍 銳之弟
曹粹中
雋成可
江與文
汪廷衡 鎮之子

建炎二年李易牓

張嗣良
于閌 銍之子
嚴翼
馮輗 軫之從叔

紹興元年上舍釋褐

高閌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王瑋 琥之弟
史純臣
于庭式 定之子
周廣譽
薛靖
葉之才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郭敦顒 敦賓從弟
石師能
趙敦臨
史師雄
高安世
鄭若谷
劉濤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陳該
吳邦傑
余遇
林端
黃麟之
蔣枎 璿從姪
蔡毅
汪思文 洙之姪
陳曦 禾之子
徐公庠
何修文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豐至 稷之姪孫
姜濤
鄒審權
姚孚
褚棣
翁褒
俞觀能
蔣袞
吳秉仁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陳晉錫 休錫弟
汪大猷 思溫之子
周維
林大節 孝雍之弟
林嵩
史
莫冠卿
高閭 安世之弟
沈子霖
張濟
王瀹 夬之孫
陳瑀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沈中立
陳雲從
童大定
方逢辰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方天保
吳化鵬
項伋 傅之從弟
陳居仁
張遜
裴定
任三傑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蔣鐔 璿之從弟
胡滂 旦之姪
顏師尹
陳栖筠
姚僎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

樓鍔（昇之孫）
高文虎（安世之姪）
鄭鍔
莫堂（冠卿之子）
翁才

樓鉉（昇之孫）
葉時
劉侁
黃巖叟
舒黻

卞圜
王明發
沈元憲
董彌明

隆興元年木待問牓

李唐卿
樓鑰
馮偉文
張孝伯
趙省
薛敏思（朋龜從姪）
童亦顔
傅巖

李霖
張良臣
汪大辯（思文之子）
王廣
趙大方
劉宏
任允廸

鄭若容
林圭
林顒
邊友聞
李爗
嚴九齡（翼從弟）
陳綸（居仁之叔）

乾道二年蕭國梁牓

施純仁
高開（安世之弟）

楊王休
沈銖（子霖之子）

俞茂系
俞茂先

乾道五年鄭僑牓

楊僩
袁章
戴樺
葉遜志

王時會
王時叔
沈鏜（銖之弟）
林東之

沈煥（銖之子）
史彌大（浩之子）
楊正功

